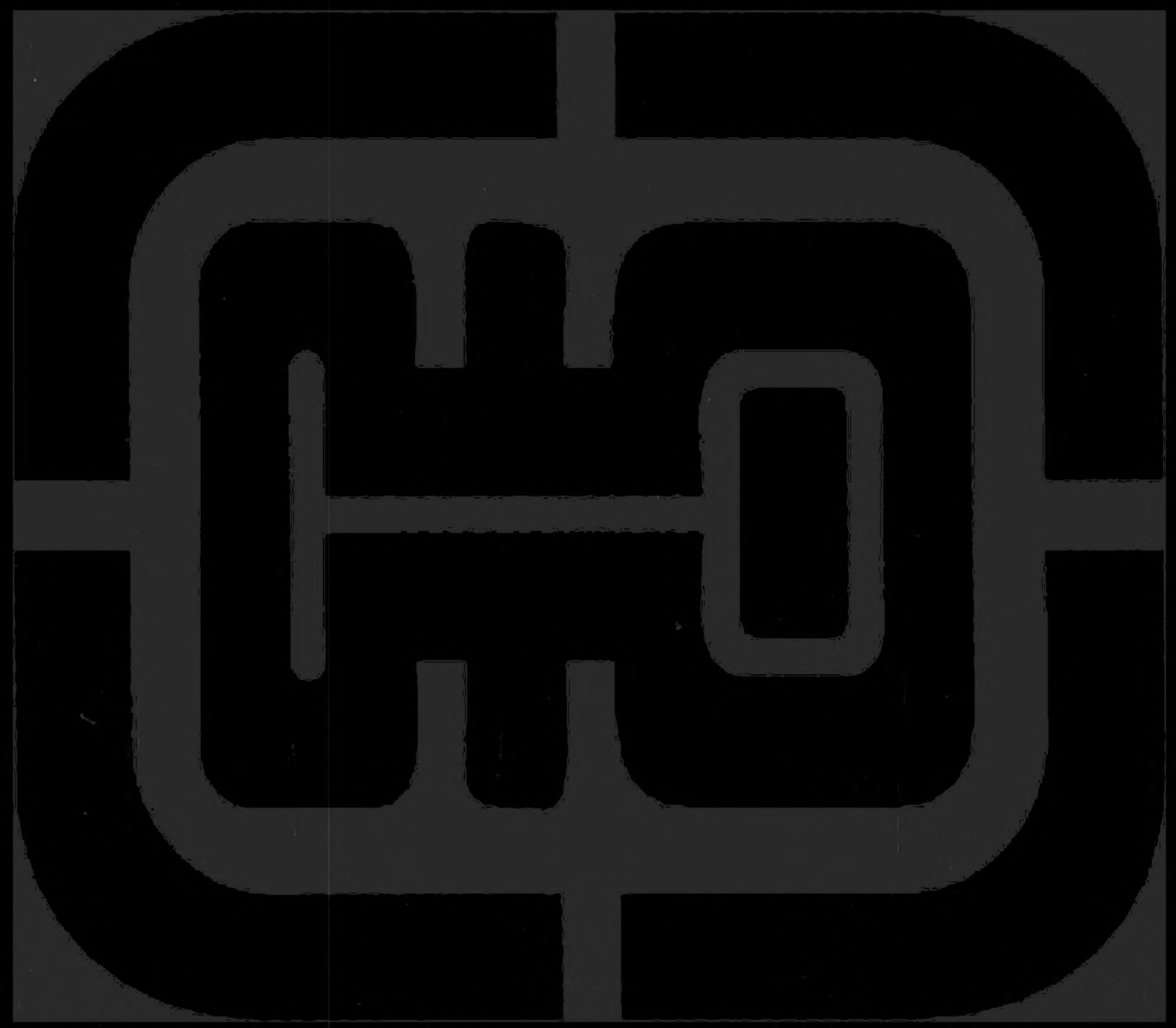


# 列傳第六十三

孝義上

李　延壽

龔頴
賈恩
嚴世期
潘綜 陳遺 秦綿
立傑
王彭
徐耕
劉瑜 董陽
郭世通 子原平
吳達
張進之 俞兗 張楚
師覺授
蔣恭
孫法宗

范叔孫吳國夫　卜天與弟天生

許昭先　余齊人

孫悚妻許　徐元妻許　何子平
錢延慶

崔懷順　王靈之　顧昌衍　江柔之
江軻

吳慶之　蕭叡明　鮮于文宗

蕭嶠妻羊　羊緝之女佩任　吳康之妻趙　蔣儁之妻黃
吳郡陳氏三女　永昌縣中里王氏女
諸暨暑氏女　吳興秦公濟妻姚　公孫僧遠
吳郡范悛恂妻褚

吳欣之　韓係伯

立冠先　孫淡

華寶辭天生　劉懷徽　解叔謙宗完卿　庾震　朱文濟
匡昕　魯康祚　謝曼禹

韓靈敏

封延伯　陳玄子　邵榮與　文獻叔　徐生之　范安祖　李聖伯
范道根　譚弘宝　何弘　陽黑頭　王續祖　郝道福

吳達之　蔡曇智　何伯玭

樂頤之　弟預　沈昇之

庾道愍　族孫沙弥　沙弥子時

劉淵弟濂　柳叔夜

王文殊

江泌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實忠
孝之所資離義發因心情非外感然企及之貞聖哲貽言
至於風離化薄禮違道喪忠不樹國孝亦愆家而一代之
此權利相引仕以勢招榮非行立乏嘿翔之感棄捨生之
分霜露果汶大痛已忘於心名節不變戎車遽為其首斯

並軌訓之理未弘汲引之塗多闕若夫情發於天行成乎已捐軀捨命濟主安親雖乘理闇至匪由勸賞而宰世之人曾微誘激乃至事隱閭閻無聞視聽考千載籍何代無之故宜被之圖象用存旌勸今搜綴湮落以備闕文云爾

龔頴遂盛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為勸學從事璩為譙縱所殺故佐吏並逃亡頴號哭奔赴殯送以禮縱後設宴延頴不獲已而至樂奏頴流涕起曰北面事人士不能死何忍舉觴闔樂蹈跡逆亂乎縱大將譙道福引出將斬之道福母即頴姑也跣出救之得免及縱僭號備禮徵又不至乃脅以兵刃執志終無回改至于蜀平遂不屈節

其後刺史至輒加辟引歷府參軍州別駕從事史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刺史陸徽表頴節義遂不被朝命終於家

劉瑜歷陽歷陽人也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又喪母三年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絕聲勤身力以營葬事服除一十餘年布衣蔬食言輒流涕常居墓側未嘗暫違宋文帝元嘉初卒又元嘉七年南豫州舉所統西陽縣人董陽三世同居外無異門內無異煙詔褒門曰篤行董氏之閭蠲一門租布

賈恩會稽諸暨人也少有志行元嘉三年母亡居喪過禮未葬為隣火所逼恩及妻拍氏號哭奔救隣近赴助棺槨

得免恩及相俱燒死有司奏改其里爲孝義里蠲租布三
世追贈恩天水郡顯親左尉
郭世通會稽永興人也年十四喪父居喪殆不勝哀家貧
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恐廢侍養乃垂泣塗之母
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賙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賃還先直
黨隣村小大莫有呼其名者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
服除後思慕終身如喪者未嘗釋衣帢仁孝之風行於鄉
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錢主驚歎以半
直與之世通娶之而去元嘉四年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常
侍表愉表其淳行文帝嘉之敕榜表門閭蠲其租調改所

居獨楓里爲孝行焉太守孟顗察孝廉不就
子原平字長恭又稟至行養親必以己力傭賃以給供養
性甚巧每爲人作正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
父母不辦有肴味唯飡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
日義不獨飽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里糴買然後舉爨
父篤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口不嘗鹽菜者跨積寒暑又
未嘗睡臥父亡哭踊慟絶數日方蘇以爲奉終之義情禮
自畢塋壙凶功不欲假人本雖巧而不解作墓乃訪邑中
有營墓者助人運力經時展勤父乃閑練又自賣十夫以
供衆費密突之事儉而當禮性無術學因心自然葬畢詣

所買主執役無懈與諸奴分務讓逸取勞主人不忍使每
遣之原平服勤未嘗暫替傭賃養母有餘聚以自贖既學
構冢尤善其事每至吉歲求者盈門原平所起必自貧始
既取賤價又以夫日助之及父喪終自起兩間小屋以爲
祠堂每至節歲常於此數日中哀思絕飲粥父服除後不
復食肉高陽許瑤之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綿一斤遺之不
受瑤之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下
耳原平乃拜而受之及母終毀瘠殫羸乃免喪墓前有
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
久慢其壙墓乃貿家資貴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
躬自耕鋤每出貴物裁求半價邑人皆共識悉輒加本價
與之彼此相讓要使微賤然後取直宅上種竹夜有盜其
筍者原平遇見之盜者奔走隱溝原平乃於所植竹處溝上
立小橋令通又採筍置籬外隣里輒愧無復取者宋文帝
崩原平號慟日食麥餅一枚如此五日人曰誰非王臣何
獨如此原平泣而答曰吾家見異先朝蒙寵賚之賞不能
報恩私心感動耳又以種瓜爲業大明七年大旱瓜漬不
後通船縣令劉僧秀愍其窮老下漬水與之原平曰普天
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乃步從
他道往錢唐賣瓜賣每行來見人牽埭未過輒迅檝助之已

自引船不假旁人若自船已畢後人未及常停住須待以
此爲常嘗於縣南郭鳳埭助人引船遇有鬬者爲吏所錄
鬬者逃散唯原平獨住吏執以送縣縣令新到未相諳悉
將加嚴罰原平解衣就罪義無一言左右大小感稽顙請
救然後得免由來不謁官長自此乃始脩敬太守蔡興宗
臨郡深加貴異以私米饋原平及山陰朱百年妻各百斛
原平誓死不受百年妻亦固辭會稽郡貴重望計及望孝
盛族出身不滅褚淵明帝素知之七年興宗欲舉山陰孔仲
智子爲望計原平次息爲望孝仲智會土高門原平一邦
至行欲以相敵會明帝別敕用人故二選並寢興宗徵還
都表其殊行舉爲太學博士會興宗薨事不行卒於家三
子一弟並有門行

嚴世期會稽山陰人也性好施同里張萬等三人妻各產
子歲飢欲棄而不舉世期分食解衣以贍其之子並得
成長同縣俞陽妻莊年九十莊女蘭七十並老病無所依
世期飴之二十年死並殯葬宗親嚴弘鄉人潘伯等十五
人荒年並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殯埋存育孩幼宋元
嘉四年有司奏榜門曰義行嚴氏之門復其身徭役蠲租
稅十年

吳達吳興烏程人也經荒飢饉係以疾疫父母兄嫂及羣

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達時病困隣里以豆席裹之埋于村側既而親屬皆盡唯達夫妻獲全家徒四壁立冬無被褥書則傭賃夜則伐木燒塼妻亦同達此誠無有懈倦達遠夜行逕猛獸猛獸輒下道避之暮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隣里赴助送終之事亦儉而周禮力報若為太守張崇之三加禮命太守王韶之擢補功曹史達以門寒固辭不就舉為孝廉

潘綜吳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扶黨攻破村邑綜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驃語綜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困乏坐地綜迎賊即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賊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為老子不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絕有一賊從傍求相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殺殺孝子不祥賊乃止父子並得免鄉人表書豎立系祖廷尉沈赤黔以綜異行薦補左戶今史除遂昌長歲滿還家太守王韶之臨郡發教列上州臺陳其行跡及將行設祖道贈以四言詩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為純孝里蠲租布三世又宋初吳郡人陳遺少為郡吏母好食鎗底飯遺在役恒帶一囊每煮食輒録

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恒帶自隨及敗逃竄多
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爲失明耳無所聞遺
還入戶再拜號咷母豁然即明後又有河南孝廉秦綿遭
母喪送葬不忍復還鄉人爲作茅菴仍止其中若遇有米
則食粥無米食菜而已哀號之聲行者爲之潸淚服訖猶
不還家遇疾不療卒臨亡告人曰若死者無知固不宜獨
存有知則大獲吾志

張進之永嘉安固人也爲郡八族少有志行歷五官主簿
永寧安固二縣領校尉家世富足經荒年散財救贍鄉里
遂以貧鞏全濟者甚多太守王味之有罪當見收逃避進
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力味之嘗避地墮水沈沒進之投
水拯救相與沈淪久而得免時劫掠充斥每入村抄暴至
進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犯其信義所感如此元嘉初詔
在所蠲其徭役又孫恩之亂永嘉太守司馬逸之被害妻
子並死兵寇之際莫敢收藏郡吏俞僉以家財冒難棺斂
逸之等六喪送致都葬畢乃歸鄉里元嘉中老病卒時又
益州梓潼人張楚母疾命在屬纊楚祈禱苦至燒指自誓
精誠感悟疾時得愈見榜門曰孝行里蠲租布三世身加旌命
丘傑字偉時吳興烏程人也十四遭喪以熟菜有味不嘗

於口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茶苦汝
啾生菜遇蝦蟇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
得甌甌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乃氏世保此甌大明
七年災火焚失之

師覺授字覺授南陽涅陽人也與外兄宗少文並有素業以
琴書自娛於路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至孝顧君前俄
而不見捨車奔歸閨家哭聲一叫而絕良久乃蘇後撰孝
子傳八卷宋臨川王義慶辟爲州祭酒主簿並不就乃表
薦之會卒

王彭字台真漬人也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亡家貧力弱
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並哀之乃
各盡夫力助作塼塼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
處去淮五里荷檐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如此積日
一旦大霧霧歇塼竈前忽生泉水鄉隣助之者並嗟神異
縣邑近遠悉往觀之葬竟水便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
龍依事表言改其里爲通靈里孟蠋祖布三世

蔣恭義興臨津人也元嘉中晉陵蔣崇平爲劫見禽云與
恭妻弟吳睎張爲侶睎張先行不在本村遇水妻息避水
移寄恭家時録睎張不獲禽收恭及兄協付獄科罪恭協
並款會住睎張家口而不知劫情恭列睎張妻息是婦之

親親今有罪恭身甘分求免兄弟二人爭求受罪郡縣不能制依事上詳州議以為並不合罪後除恭義成令恊義招令徐耕晉陵延陵人也元嘉二十一年大旱人飢耕詣縣陳辭以米千斛助官振貸縣為言上當時議以耕比漢卜式詔書褒美酬以縣令大明八年東土飢旱東海嚴成東莞王道蓋各以私穀五百餘斛助官振卹孫法宗一名宗之吳興人也父隨孫恩入海溢被害屍骸不收母兄並餓死法宗年小流迸至十六方得還崖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遣立冢墓葬送母兄儉而有禮以父屍不測入海尋求聞世間論是至親以血瀝骨當悉漬浸乃操刀泣海見枯骸則刻肉灌血如此十餘年脛脛無完皮血脈枯竭終不能逢遂衰經終身常居墓所山禽野獸皆悉馴附每麛麛觸網必解放之償以錢物後忽苦頭劍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來相謝行劍本不關善人使者遠相及取牛糞煮傳之即驗一傳便差一境賴之終身不娶饋遺無所受宋孝武初揚州辟為文學從事不就卒范叔孫吳郡錢唐人也少而仁厚周窮濟急同里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時疫死唯餘法先病又危篤喪屍經日不收叔孫悉備棺器親為殯埋又同里施夫疾病父死不

孃范茜父子並亡范敬宗家口六人俱得病二人喪沒親
隣畏遠莫敢營視叔孫並爲殯瘞鄰鄙病者並皆得全鄉
曲貴其義行莫有呼其名者宋孝武孝建初除竟陵王國
中軍不就義興吳國夫亦有義讓之美人有竊其稻者乃
引還爲設酒食以米送之
上天與吳興餘杭人也父名祖宋武帝聞其有幹力召補
隊主從征伐封關中侯歷二縣令天與善射弓力兼倍容
貌嚴毅笑不解顏文帝以其舊將使教皇子射元嘉二十
九年爲廣威將軍領左細仗元凶入弒事變倉卒舊將羅
訓徐罕皆望風迎謝天與不服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
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爲天與罵曰殿下常來去云
何即時方作此語邪汝是賊手射劭於東堂幾中逆徒擊
之臂斷乃見殺其隊將張弘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同出
拒戰並死孝武即位贈天與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諡曰壯
侯車駕臨哭弘之等各贈郡守給天與家長禀子伯宗
殿中將軍明帝泰始初領幢擊南賊於赭圻戰沒伯宗弟
伯興官至南平昌太守直閤領細仗隊主昇明元年與袁
粲同謀伏誅天與弟天生少爲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一
坑廣二丈餘十人共跳之皆度唯天生墮天生乃取竇中
竹刻其端使利交橫布坑內更呼等類共跳並懼不敢

天生乃復跳之往反十餘曹無留礙衆並歎服以兄死節
爲孝武所留心大明末爲弋陽太守明帝泰始初與殷琰
同逆被斬

許昭先義興人也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二
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訴無日在家餉饋肇之莫
非珍新資產既盡賣宅以充之肇之諸子倦怠唯昭先無
有懈息如是七載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
釋昭先舅吳妻並疫病死亡家貧無以殯送昭先賣衣物
以營殯葬舅子三人並幼贍護皆得成長昭先父母皆老
病家無僮役竭力致養甘旨必從宗黨嘉其孝行雍州刺
史劉真道板爲征虜參軍昭先以親老不就補迎主簿昭
先以叔未仕又固辭

余齊人晉陵晉陵人也少有孝行爲邑書吏宋大明二年
父殖在家病亡信未至齊人謂人曰比肉痛心煩有如割
截居常悽駭必有異故信尋至以父病報之四百餘里一
日而至至門方知父死號踊慟絕良久乃蘇問父所遺言
毋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齊人即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叫
殯所須臾便絕州縣上言有司奏改其里爲孝義里蠲租
布賜其毋穀百斛

孫棘彭城人也宋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

期不至棘詣郡辭列棘爲家長令弟不行罪應百死乞以身代薩薩又辭列自引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顏色並悅甘心赴死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户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州加辟命并賜帛二十疋先是新蔡徐元妻許二十一喪夫子甄年三歲父攬愍其年少以更適同縣張買許自誓不行父逼載送買許自經氣絶家人奔赴良久乃蘇買夜送還攬許歸徐氏養元父季元嘉中八十餘卒又明帝泰始二年長城吳慶恩殺同郡錢仲期子延慶屬役在都聞父死馳還於度浦埭逢慶恩手刃殺之自繫爲程獄吏與太守郗顯表不加罪許之

何子平廬江灊人也曾祖偕晉侍中祖友會稽王道子驃騎諮議參軍父子平太守子平世居會稽少有志行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奉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曰所利無幾何足爲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得米何心獨饗白粲每有贈鮮者若不可寄致至家則不肯受母本側庶籍注失實實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時鎮軍將軍顧覬之爲州上綱謂曰尊上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禄當啓相留子平曰公家正取信黃籍

籍年既至便應扶侍何容苟冒榮利乃歸家竭力供養元嘉三十年元凶弒逆隨王誕入討以為行參軍子平以凶逆滅理故廢已受職事寧自解未除吳郡海鹽令縣祿唯供養母一身不以及妻子人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在養親不在為已問者慙而退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至哭踊頓絶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飢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不避清涼一日以數合采為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為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為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為營家墻子平居喪毀甚及免喪殆至不立幼持操檢敦厲名行雖夙閒室如接大賓學義堅明勵之以默安貧學善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彌以此貴之卒年六十

崔懷慎清河東武城人也父邪利魯郡太守宋元嘉中為魏所獲懷慎與妻房氏篤愛閒父見虜即日遣妻弟衣蔬食如居喪禮威時北向流涕邪利後仕魏書戒懷慎不許如此懷慎得書更號泣懷慎從叔模為滎陽太守亦入魏模子雖君勵改節不廢婚宦宋大明中懷慎宗人冀州刺史元孫北使魏魏人問之曰崔邪利模並力屈歸命二家子姪出勵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驅王陽回車欲

令忠孝並弘臣子兩遂泰始初淮北入秘懷順因北歸至代都而邪利已卒懷順絕而後蘇載喪還青州依跣水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傷時人以為孝感喪畢以羊在南齊建元初又逃歸而卒已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二其斗米永明中卒

王虛之字文靜廬江灊人也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二十五年盲酢不入口疾病著牀忽有一人來問疾謂之曰君病尋差俄而不見病果尋差庭中楊梅樹隆冬三實又每夜所居有光如燭暮上橘樹一冬垂實時人咸以為孝感所致齊求明中詔褒門閭其三世時又有顧邕衍江柔之江斬並以篤行知名邕衍吳人居喪滅性致毀性王儉言之天子曰昌衍既有至行張永之甥宜居禮闈以光郎署乃以為尚書虞部郎柔之斬並濟陽人柔之字叔遠孝悌通亮亦至臺郎斬字伯倫嚴有行尚宗人江槩位至侍中性豪侈唯見柯則敬柏屋高居江與宋江夏王義恭為揚州召為西曹書佐公義恭謀廢之自傷為客無狀不復肯仕終身蔬食後王現為吳興太守飲召為功曹答曰走素無人世情直以明府見接有禮所以奔走感時若欲見吏則是蓄魚於樹栖鳥於泉豈不餓而退現追謝之乃遲不

及矣

蕭敬明字景濟南蘭陵人也母病風積年沈臥敬明晝夜祈禱時寒敬明下淚爲之冰如筯額上叩頭血亦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敬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唯有三寸絹丹書爲日月字母服之即平復千時林陵朱緒無有母病積年忽思孤姜緒妻到市買菜爲姜欲奉母緒曰病復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姜妝何心併啖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便聞心中介介然即刺血明日而死敬明聞之大悲慟不食積日閭緒尸在何處營葬之既而曰涔吾力乃止永明五年居母喪不勝喪卒詔贈中書郎時又有解千文宗潯陽人年七歲喪父父以種芋時亡至明年芋時對芋嗚咽如此終身姊文姜適荀氏七日而夫亡執節不嫁及母卒晝夜哭泣遂喪明

蕭矯妻羊字淑禕性至孝居父喪哭輒吐血母嘗有疾淑禕於中夜祈禱忽見一人在樹下自稱枯桑君曰若人無患令泄氣在亥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疾愈又時有羊緝之女佩任者爲程人隨母還舅氏母亡晝夜號哭不飲食三日而亡鄉里號曰女表又有晉陵吳廙之妻趙氏父亡弟幼遇歲飢母老病篤趙詣鄉里告乞

言辭哀苦鄉里憐之各分升米遂得免又嫁康之少時夫
亡家欲更嫁誓言不貳黃氏夫亡不
重嫁家逼之欲自殺乃止建元三年詔蠲表門閭又會稽
永興吳翼之母丁氏少喪夫性仁愛遭年荒分衣食以飴
里中飢餓者隣里求借未嘗違同里陳攘父母死孤單無
親戚丁收養之及長為營婚娶又同里王禮妻徐荒年客死
丁陰為買棺器自往斂葬元徽末大雪商旅斷行村里比
室飢餓丁自出粟米計口分賦同里左僑家露四喪無以葬
丁為辦冢槨有三調不營者代為送丁長子婦王氏守寡執
志不再醮州郡上言詔表門閭蠲租稅又會稽寒人陳氏
有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無所知父篤疾病母不
安其室遇歲飢三女相率於西湖採菱實更日至市貨賣
未嘗虧怠鄉里稱為義門多欲娶為婦長女自傷煢獨誓
不肯行祖父母尋相繼卒三女自營殯葬為菴舍居墓側
又永興虞中里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
年二十父死臨尸一哭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目即
開時人稱為孝感又諸暨東洿里屠民女父失明母痼疾
親戚相棄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紡舍晝採樵夜紡績
以供養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忽空中有聲云汝
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為人療病必得大富貴女

謂是貶賊弗敢從遂得病積時隣舍人有溪蜮毒者女試
療之自覺病便差遂以巫道爲人療疾無不愈家産日益
鄉里多欲娶之女以無兄弟誓守墳墓不嫁爲山劫所殺
又吳興秉公濟妻姚氏生二男而公濟及兄公願乾伯並
卒各有一子姚養育之賣田宅爲取婦自與二男寄止隣
家明帝詔爲其二子婚表閭復徭役又吳郡范法恂妻褚
氏亦勤苦執婦業宋昇明中孫曇瓘謀及亡命褚謂其子
僧簡曰孫越州先姑之姊子與汝父親則從母兄弟交則
義重古人逃竄脫不免汝宜收之曇瓘尋伏法褚氏令僧
簡往斂葬年七十餘永明中卒僧簡在都聞病馳歸未至
褚已卒將殯舉尸不起尋而僧簡至焉
公孫僧遠會稽剡人也居父喪至孝事母及伯父甚謹年
饑僧遠省飡減食以養母及伯父兄弟亡貧無以葬身自
販貼與隣里供斂送終之費鄉負土手種松栢兄姊未婚
嫁乃自賣爲之成禮名聞郡縣齊高帝即位遣兼散騎常
侍賁炎等十二部使表列僧遠等二十三人詔並表門閭
蠲租稅
吳欣之晉陵利城人也宋元嘉末弟慰之爲武進縣史隨
王誕起義元凶遣軍主華欽討之吏人皆散慰之獨留見
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齊建

元三年有詔蠲表之求明初廣陵人童超之二息犯罪爭死太守劉悛表以聞

韓係伯襄陽人也事父母謹孝襄陽人隣居種桑樹於界上爲誌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界上開數尺隣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父之隣人慙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

齊建元三年蠲表門閭以壽終時有吳興人聞人奠年十七結客報父仇爲高帝所賞位至長水校尉

丘冠先字道玄吳興烏程人也少有節義齊求明中位給事中時求使蠕蠕國尚書令王儉言冠先雖名位未升而義行甚重若爲行人則蘇武鄭衆之流也於是使蠕蠕蠕蠕逼令拜冠先執節不從以刃臨之冠先曰能殺我者蠕蠕也不能以天子使拜戎狄者我也遂見殺武帝以冠先不辱命賜其子雄錢一萬布三十疋雄不受詣闕上書曰臣父執節如蘇武守死如谷吉遂不書之良史甄之褒策萬代之後誰死社稷建元四年車僧朗衙使不異抗節是同詔贈正員外郎此天朝舊準臣父成例也今僧朗及葬家塋臣父湮棄絕域語忠烈則亦不謝東論榮苦則彼優而此劣名位不殊禮數宜等乞申哀贈書奏不省

孫淡太原人也世居長沙事母至孝母疾不眠食以差爲期母哀之後有疾不使知也齊建元三年蠲表門閭卒

於家
華寶晉陵無錫人也父豪晉義熙末戍長安年八歲臨別
謂寶曰須我還當為汝上頭長安陷寶年至七十不婚冠
或問之寶輒慟彌日不忍荅也同郡薛天生母遭艱菜
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喪而死天生終身不食魚肉又同
郡劉懷徵與弟懷則年十歲遭父喪不衣絮帛不食鹽菜
齊建元三年並表門閭
解叔謙字楚梁鴈門人也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
福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為湯便差即訪醫及本草
注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郡遥見山中一老公伐木問
其所用荅曰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便拜伏流涕具言
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叔謙受之顧
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為酒母病即差齊建武初以奉朝
請徵不至時又有宗元卿庾震朱文濟匡昕魯康祚謝昌
寓皆有素履而叔謙尤高元卿字希將南陽人有至行早
孤為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
病則小痛以此為常鄉里宗事之號曰宗曾子震字彥文
新野人喪父母居貧無以葬賃書以營事至手掌穿然後
葬事獲濟南陽劉虬因此為撰孝子傳文濟字敬達吳興
人自賣以葬母太守謝藩命為儒林不就昕字令先廬陵

人有至性隱金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病亡已經日所
奔還號叫母即蘇皆以爲孝感所致康祚扶風人亦有至
行母患乳癰請醫療不愈康祚乃跪兩手捧癰大悲泣母
即覺小寬因此漸差時人以其有冥應康祚位至屯騎校
尉昌寓陳郡人也爲劉俊廣州參軍孝性甚至嘗養一鵠
鳥寓病二旬而鵠二旬不食昌寓亡而鵠遂飛去
韓靈敏會稽剡人也早孤與兄靈珍並有孝性母尋又亡
家貧無以營凶兄弟共種瓜朝採瓜子暮生已復遂辦葬
事靈珍亡無子妻朝氏守節不嫁憲家人奪其志未嘗告
歸靈敏事之如母

劉淵字處和南陽人也父紹仕宋位中書郎淵母早亡綿
被救納路太后兄女爲繼室淵年數歲路氏又以爲子奴
婢輩捶打之無期度淵怜愛之不忍捨恒在牀帳側輒被驅捶
苦路氏生濂兄淵怜愛之不忍捨恒在牀帳側輒被驅捶
終不肯去路氏病經年淵晝夜不離左右每有增加輒流
涕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愛遂隆路氏富盛一旦爲淵
立齋宇筵席不減侯王濂有識事淵過於同產事無大小
必諮兄而後行淵妹適江祏弟禧與祏兄弟異常自尚書
比部郎後爲遥光諮議專知腹心任時遥光任當顧託朝
野向淵如雲淵忌之求出爲丹楊丞雖外遷而意任無改

及遥光舉事旦方召颺颺以為宜悉呼佐史颺之徙丹楊丞也遥光以蕭懿第四弟晉安王之文學暢為諮議領録事及召入遥光謂曰劉暄欲有異志今夕當取之遥光去歲暴風性理乖錯多時方愈暢曰公去歲違和今欲發動顧左右急呼師視脉遥光厲聲曰諮議欲作異邪因訶令出須臾颺入暢謂曰公昔年風疾今復發颺曰卿視今夕處分云何而作此語及迎垣歷生至與颺俱勸夜攻臺既不見納颺歷生並撫膺曰公欲作賊而坐守此城今年坐公滅族矣及遥光敗颺靜坐齋舍濂為覆支郎亦奔亡遇颺仍不復言去颺曰吾為人作吏自不避死汝可去無相守同盡答曰向若不逢兄亦草間苟免今既相逢何忍獨生因以衣帶結兄交俱見殺何徒聞之歎曰兄死君難弟死兄禍美哉又柳叔夜河東人父宗宋黄門郎叔夜年十六為新野太守甚有名績補遥光諮議參軍及事敗左右扶上馬欲與俱亡答曰吾已許始安以死豈可負之邪遂自殺

封延伯字仲連勃海人也世為州郡著姓寓居東海三世同財為北州所宗附延伯好學退讓事寡嫂甚謹垣崇祖為兖州請為長史不就崇祖軾其門不肯相見後為豫州上表薦之詔書優禮起家為平西長史梁郡太守為政清

靜有高士風俄以疾免還東海于時四州入魏士子皆依
海曲爭往宗之如遼東之仰邴原也建元三年大使巡行
天下義興陳玄子四世同居一百七口武陵邵榮興文獻
叔並八世同居東海徐生之武陵范安祖李聖伯范道根
並五世同居零陵譚弘寶衡陽何弘華陽陽黑頭疎從四
世同居詔俱表門閭蠲租稅又蜀郡王續祖華陽郝道福
並累世同爨建武三年明帝詔表門蠲調役
吳達之義興人也嫂亡無以葬自賣為十夫客以營家葬
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貸以
贖之與同財共宅郡命為主簿固以讓兄又讓舊田與
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閭發齊建元三年詔表門閭先是有
蔡雲智鄉里號蔡曾子廬江何伯璵兄弟鄉里號為何展
禽並為高士沈顗所重嘗云聞蔡雲智之風怯夫勇鄙夫
有立志聞何伯璵之風偽夫正薄夫厚云伯璵與弟幼璵
俱篤節操養孤兄子及長為婚推家業盡與之安貧枯槁
誨人不倦郡守下車莫不脩謁伯璵卒幼璵未好佛法翦
落長齋持行精苦梁初卒兄弟年八十餘
王文殊字令章吳興故鄣人也父沒魏文殊思慕泣血終
身蔬食不衣帛服麻縕而已不婚不交人物吳興太守謝
瀹聘為功曹不就立小屋於縣西端拱其中歲時伏臘月

朝十五未望不北嘗長悲如此三十餘年太守孔琇之表其行鬱林詔榜門改所居爲孝行里

樂頤之字文德南陽涅陽人也世居南郡少而言行和謹仕爲京府參軍父在郢病亡頤之忽悲戀涕泣因請假還中路果得父凶問便徒跣號叫出陶後渚遇商人附載西上水漿不入口數日嘗遇病與母隔壁忍病不言嚙被至碎恐母之哀也湘州刺史王僧虔引爲主簿以同僚非人棄官去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之爲設食唯茹魚菜蓴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仕至郢州中從事

弟預字文介亦至孝父臨亡執手以託郢州行事主簿預悲感悶絕吐血數升遂發病官至驃騎録事參軍隆昌末預謂丹楊尹徐孝嗣曰外傳藉藉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事人笑褚公至今齒冷無爲效尤孝嗣故吏吳興沈昇之亦說之曰昇之與君俱有項領之功今一言而二功俱解豈願聞之乎君受恩二祖而更參惟新之政以君爲及覆人事成則無處逃咎矣昇之草莽百姓言出禍已隨之孰與超然謝病高枕家園則與松柏比操風霜等烈豈不美邪孝嗣並政容謝之預建武中爲永世令人懷其德卒官時有一媼年可

六七十擔辦藂業造市貨之聞預亡大泣棄溪中曰失樂
令我輩孤獨老焉政應就死耳市人亦皆泣其慮化如此
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也父亮之員外郎泌少貧晝日斫
樵爲業夜讀書隨月光斜則捲卷升屋睡極隨地則更
登性行仁義衣弊蝨多綿裹置壁上恐蝨飢死乃復置衣
中數日聞終身無復蝨母亡後必生關供養過鮭不忍食
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唯食老葉而已母墓爲野火所燒
依新宮災三日哭泣盡係之以血歷仕南中郎行參軍所
給募吏去役得時病莫有舍之者吏扶杖投泌泌自隱邮
吏死泌爲買棺無僮役兄弟共輿埋之後領國子助教兼
帝以爲南康王子琳侍讀建武中明帝崩王後泌憂念
子琳訪誌公道人問其禍福誌公覆香鑪灰示之曰都盡
無餘及子琳被害必往哭之淚盡續以血親視殯葬畢乃
去泌尋卒族人兗州中從事泌黃門郎愈子也與泌同名
世謂泌爲孝泌以別之
庾道愍潁川陽陵人晉司空冰之玄孫也有孝行頗能屬
文少出孤悴時人莫知其所生母流漂交州道愍尚在襁
褓及長知之求爲廣州經寧府佐至南而去交州尚遠乃
自負擔冒嶮僅得自達及至交州尋求母雖經年日夜悲

泣甞入村見暮雨驟乃寄止一家見有一嫗貧薪外還而道愍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於是行伏號泣遠近赴之莫不揮涕道愍尤精相板宋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見道愍託以巳板爲他物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乃甚貴然使人多忌忤休祐以故諸彥回詐密求換其板他日彥回侍明帝自裁下官帝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乃意解道愍仕齊位射聲校尉族孫沙彌亦以孝行著

沙彌晉司空冰之六世孫也父佩玉仕宋位長沙內史昇明中坐流徙之事誅時沙彌始生及年五歲所生母爲製采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爲及長終身布衣蔬食爲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針藥輒以身先試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初進大麥薄飲經十旬方爲薄粥終喪不食鹽酢冬日不衣綿纊夏日不解衰絰不出廬戶晝夜號慟隣人不忍聞所坐廬爲淚露爲爛墓在新林忽生旅松百許株枝葉鬱茂有異常松劉好啖甘蕉沙彌遂不食焉宗人都官尚書詠表言其狀應純孝之舉梁武帝召見嘉之以補歙令還除輕車邵陵王參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靜咸以爲孝感所致後卒於長城令子持

持字元德少孤性至孝父憂居喪過禮篤志好學仕梁為
尚書左戶郎後兼建康監陳文帝為吳興太守以為郡丞
兼掌書翰天嘉初為尚書左丞封崇德縣子拜封之日請
令史為客受其餉遺文帝怒之因坐免後為臨安令坐杖
殺人免還為給事黃門侍郎歷掌官令祕書監知國史事
又為少府卿遷太中大夫領步兵校尉卒持善字書每屬
辭好為奇字文士亦以此譏之有集十卷





孝義下

滕曇恭 徐普濟 張悌 陶季直

沈崇傃 荀匠

吉翂 甄恬

趙拔亂 韓懷明

褚脩 張景仁 宛陵女子 衛敬瑜妻于 劉景昕

陶子鎒 成景儁

李慶緒 謝蘭子貞

殺不害弟不佞

張昭弟乾　王知玄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遇一叟問其故曇恭具以告叟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與母舉室驚異尋訪叟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曇恭並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慟嘔血絶而復蘇隆冬不著繭如喪禮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哀慟其門久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遠近道俗

咸傳之太守士僧虔引曇恭爲功曹固辭不就王儉時隨僧虔在郡號爲滕曾子梁天監元年陸璉奉使巡行風俗表言其狀曇恭有子三人皆有行業時有徐普濟者長沙臨湘人居喪未葬而隣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身蔽火隣人往救之棺及普濟俱已燋炙已閟絶累日方蘇又有建康人張悌家貧無以供養以情告隣隣富人不與不勝忿遂結四人作劫所得衣物三劫持去實無一錢入已縣抵悌死罪悌兄松訴稱與弟景是前母子後母唯生悌松長不能教誨乞代悌死景又曰松是嫡長後母唯生悌若從法母亦不全亦請死母又云悌應忍豈以弟罪在及諸

兄悌亦引分全兩兄供養縣以上讞帝以為孝義特降死
後不得為例
陶季直丹楊秣陵人也祖愍祖宋廣州刺史父景仁中散
大夫季直早慧愍祖甚愛異之嘗以四函銀列置於前令
諸孫各取其一季直時年四歲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父
伯不應度及諸孫故不取愍祖益奇之五歲喪母哀若成
人初母未病令於外染衣卒後家人始贖季直抱之號慟
聞者莫不酸感及長好學博涉於榮利徵召不起時人號曰
聘君後為望蔡令以病免時劉彥節蔡興宗高帝權盛
將圖之彥節素重季直欲與謀季直以衰劉儒者必致顛
殞固辭不赴俄而彥節等敗鄰初為尚書比部郎時褚彥
回為尚書令素與季直善頻以為司空司徒主簿委以府
事彥回卒尚書令王儉以彥回有至行欲諡文孝公季直
曰文孝是司馬道子諡恐其人非具美不如文簡儉從之
季直又請為彥回立碑始終營護甚有吏節再遷東蒙太
守在郡號為清和後為鎮西諮議參軍鄰武帝崩明帝作
相誅鋤異已季直不能阿意取容明帝頗忌之出為輔國
長史北海太守邊職上佐素士罕為之者或勸季直造門
致謝明帝留以為驃騎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遷建安太
守為政清靜百姓便之梁臺建為給事黃門侍郎常稱仕

至二千石始願畢矣無為父預人間事乃辭疾還鄉里梁
天監初就拜太中大夫武帝曰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十
年卒于家季直素清苦絕倫又舁居十餘載又死家徒四
壁子孫無以殯斂聞者莫不傷其志事云

沈崇傃字思整吳興武康人也父懷明宋兗州刺史崇傃
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事所生母至孝家貧常傭書
以養天監二年太守柳惲辟為主簿崇傃從惲到郡還迎其
母未至而母卒崇傃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
晝夜號哭旬日始將絕氣兄弟謂曰殯葬未申遽自毀滅
非全孝道也崇傃心悟乃稍進食母權窆去家數里哀至



輒之墓所不避雨雪每倚墳哀慟飛鳥翔集累旬有
來依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冢貧無以遷窆乃行乞經年始
獲葬焉既而廬于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
行服三年久食麥屑不敢噉鹽酢坐臥單薦屋牖盧腫不能
起郡縣舉至孝梁武聞即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乃詔令釋
服擢補太子洗馬遊其門閭崇傃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
喪固辭不受官乃除永寧令自以祿不及養哀思不自堪
未至縣卒

荀匡字文師潁陰人晉太保昬九世孫也祖璵年十五復
父仇於成都市以孝聞梁元嘉末淮逢武陵王舉義為

元凶追兵所殺贈員外散騎侍郎父法超仕齊為安復令
辛官匹駑慟氣絶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既而奔喪每宿江
渚商侶不忍聞其哭聲深天監元年其兄斐為鬱林太守
征俚賊為流矢所中死於陣喪還匹逆子豫章望舟投水
傍人赴救僅而得全及至家貧不時葬居父憂并兄服歷
四年不出廬戶自括髮不復櫛沐髮皆柔落矣無時聲盡
則係之以泣目皆眥爛形骸枯頓皮骨裁連雖家人不復
識鄣縣以聞武帝詔遣中書舍人為其除服擢為豫章
王國左常侍匹雖即吉而毀頓逾甚外祖孫謙誡之曰主
上以孝臨天下汝行過古人故耀汝此職非唯君父之命
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願豈獨汝身哉匹乃拜竟以毀卒
吉物字彥霄馮翊蓮勺人也家居襄陽物幼有善性年十
一遭所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親黨異之梁天監
初父為吳興原鄉令為吏所誣謙廷尉物年十五號泣
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為隕涕其父理雖清白而恥
為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物乃擣登聞鼓乞代父命
武帝異之尚以其童幼疑受教於人敕廷尉蔡法度嚴加
詰誘取其款實法度乃還寺盛陳徽纆厲色問曰爾求代
父死敕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前能死不且爾童
孺志不及此必為人所教姓名是誰若有悔異亦相聽許

劉曰因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弟幼藐唯因爲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胷臆上干萬乘令欲殉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法度知不可屈挽乃更和顏婉語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焉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童今若轉辞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鑊豹曰凡鯤鯨鰌蠖蟻尚惜其生況在人斯豈願豹但父挂深劾必正刑書故思須仵異延父命豹初見囚獄掾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令著一小者豹弗聽曰豹求代父死死因豈可減乎竟不脫械法度以此聞帝乃省其父母楊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并諸鄉君欲於歲首舉充純孝豹曰異哉王尹何量豹之莫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豹有靦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年十七應檗爲本州主簿出監萬年縣攝營葬月風化大行自雍還郡湘州刺史柳恢復召爲主簿後秣陵鄉人裴儉冊楊郡守臧盾楊州中正張瓦連名薦豹以爲孝行純至明通易老敕何太常旌舉初豹父父閉罪因成悸疾後因發而卒

甄怪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也世居江陵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發其小兒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嘗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形貌則

其父也時以爲孝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於墓側恒有鳥集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鳩白雀栖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憺表其行狀詔旌表門閭加以爵位恬官至安南行參軍

趙拔亳新城人也兄霞動亾財太守樊文茂求之不已霞動怒曰無慼將及我文茂聞其語聚其族誅之拔亳走免亡命聚黨鑿社樹呪曰文茂殺拔亳兄今欲報之若事克所樹勠更生不克即死三宿三析生十丈餘人間傳以爲神附者千餘萬既殺文茂轉攻傍邑將至成都十餘日戰敗退保新城求降文茂參州刺史文斌第襄陽人也



韋忄襄明上黨人也客居荊州十歲母患尸疰每發輒危殆忄襄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母須吏求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平復鄉里以此異之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傭賃以助無所受免喪與鄉人鄧麻俱師南陽劉虯虯嘗一日廢講獨垂涕泣忄襄明竊問虯家人咸云是外祖亡日時虯母亦已亡矣忄襄明聞之即日罷學還家就養虯歎曰韓生無乏吾之恨矣家貧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母側母年九十以壽終忄襄明水漿不入口一旬號哭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守乳馴狎若家禽焉服釋乃去及除喪蔬食終身衣衾

無所改梁天監初刺史始興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褚脩吳郡錢唐人也父仲都善周易為當時之冠梁天監中歷位五經博士脩少傳父業武陵王紀為揚州引為宣惠參軍兼限內記室脩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因患坁氣及丁母憂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每號慟輒嘔血遂以毀卒

張景仁廣平人也父梁天監初為同縣帛法所殺景仁時年八歲及長志在復讎普通七年遇法於公田渚手斬其首以祭父墓事竟詣郡自縛乞依刑法太守蔡天起上言於州時簡文在鎮乃下教褒美之原其罪下屬長蠲其



戶租調以旌孝行又天監中寧城宛陵女子與母同床眠母為猛獸所取女啼號隨拏猛獸行數十里獸毛盡落獸乃置其母而去女抱母猶有氣息經時乃絕鄉里言於郡縣太守蕭琛表上詔榜其門閭又霸城王整之姊嫁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為誓乃止遂手為亡壻種樹數百株墓前栢樹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分散女乃為詩曰墓前一株栢根連復並枝妾心能感木頹城何足音所住戶有鸜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栖乃以繒繫脚為誌後歲此鸜果復更來猶帶前繒女復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

春猶獨歸故人恩旣重不忍復雙飛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義節乃起樓於門題曰貞義衢婦之閭又表於臺後有河東劉景昕事母孝謹母常病癖三十餘年一朝而瘳鄉里以爲景昕誠感荆州刺史湘東王繹辟爲主簿

陶子鎖字海育丹楊秣陵人也父延尚書比部郎兄尚宋末爲佳臣所怨被繫子鎖公私緣訴流血稽顙行路嗟傷逢謝超宗下車相訪回入縣詣建康令勞彥遠曰豈忍見人昆季如此而不留心勞感之兄得釋丹終居喪盡禮與池雲隣雲每聞其哭聲必動容改色欲相申薦會雲卒初子鎖母嗜蕈母沒後恒以供奠梁武義師初至此年冬嘗蕈不得子鎖痛恨慟哭而絕久之乃蘇遂長斷蕈味

成景儁字超宗陽人也祖興仕魏爲五兵尚書父安樂淮陽太守梁天監六年常邕和殺安樂以城內附景儁謀復讎因殺魏宿預城主以地南入普通六年邕和爲鄱陽內史景儁購人刺殺之未久重購邕和家人鴆殺其子朱曉類俱盡武帝義之每爲屈法景儁家讎既雪每思報効後除北豫州刺史侵魏所向必推其智勇時以比馬仙琕兼有政績見懷北豫州吏人樹碑紀德卒謚曰忠烈云

李慶緒字孝緒廣漢鄭人也父爲人所害慶緒九歲而孤爲兄所養日夜號泣志在復讎稍長爲梁州將陳顯達仍於部伍

白日手刃其仇自縛歸罪州將義而釋之梁天監中爲東
莞太守丁母憂去職廬于墓側每慟嘔血數升後爲巴郡
太守號良吏累遷衛尉封安陸縣侯益州二百年無復貴
仕慶緒承恩至此便欲西歸尋徒太子右衛率未拜而卒
謝蘭字希如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之八世孫也父經北
中郎諮議參軍蘭五歲時父未食乳媪欲令先飯蘭終不
進勇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胄子之流事君則蘭
生之匹因名曰蘭稍授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
吾家陽元也及丁父憂晝夜號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常自
守視譬抑之服闋吏部尚書蕭子顯嘉其至行擢爲王府

注曹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參軍時甘露降上林館蘭獻
頌武帝嘉之有詔使製北郊宣城王奉述中庸頌後爲兼散騎常侍使魏會侯景
令製宣城王奉述中庸頌後爲兼散騎常侍使魏會侯景
入附境上交兵蘭母既慮不得還感氣而卒及蘭還入境
夜夢不祥旦便投列馳歸及至號慟嘔血氣絶久之水漿
不入口每哭眼耳口鼻皆血流經月餘日因夜臨而卒所
製詩賦碑頌數十篇子貞
貞字元正幼聰敏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風眩每發便一
二日不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往往如
此母王氏授以論語孝經讀訖便誦八歲嘗爲春日閑居

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曰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年十三尤善左氏春秋工草隸蟲篆十四丁父艱號頓於地絶而復蘇者數矣初貞父蘭以憂毀卒家人寘客復憂貞從父洽族兄昌乃共請華嚴寺長爪禪師爲貞說法仍譬以毋須侍養不宜毀滅乃少進饘粥及魏剋江陵入長安昌逃難番禺貞毋出家于宣明寺及陳武帝受禪昌還鄉里供養貞毋將二十年初貞在周晝侍周武帝愛弟趙王招讀招享禮之聞其獨處必晝夜涕泣私問知毋在鄉乃謂曰寡人若出居藩當遣侍讀還家後數年招果出因辭面奏請放貞還帝奇招仁愛遣隨聘使杜子暉歸國是歲陳太建五年也始自周還時始興王叔陵爲揚州刺史引祠部侍郎阮卓爲記室辟貞爲主簿尋遷府録事參軍領丹楊丞貞知叔陵有異志因與卓自疎每有宴遊輒以疾辭未嘗參預叔陵雅重之弗之罪也及叔陵肆逆唯貞與卓不坐再遷南平王友掌記室事府長史汝南周確新除都官尚書請貞爲讓表後主臨覽而奇之及問知貞所作因敕舍人施文慶曰謝貞在王家未有禄秩可賜米百石以毋憂去職頃之敕起還府累啓固辭敕不許貞哀毀羸瘠終不能之官舍吏部尚書姚察與貞友善及貞病篤問以後事貞曰孤子豐褐所集將隨灰壤族子凱等粗

自成立已有疏付之此固不足仰塵厚德弱兒年甫六歲名靖字依仁情累所不能忘敢以爲託是夜卒後主問察曰謝臯有何親屬察以靖荅即敕長給衣糧初貞之病有遺疏告族子凱氣絶之後若依僧家尸陁林法是吾所願正恐過爲獨異可用薄柩周身載以露車覆以草席坎山次而埋之又靖年尚小未閱人事但可三月施小床設香水盡卿兄弟相厚之情即除之無益之事勿爲也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也祖汪齊豫章王行參軍父高明梁尚書兵部郎不害性至孝居父憂過禮由是少知名家世儉約居甚貧晝有弟五人皆幼弱不害事老母養小弟勤劇無所不至士大夫以篤行稱之年十七仕梁爲廷尉平長於政事兼飾以儒術名法有輕重不便者輒上書言之多見納用大同五年兼東宮通事舍人時朝政多委東宮不害與舍人庾肩吾直日奏事梁武帝嘗謂肩吾曰卿是文學之士吏事非卿所長何不使殷不害來邪其見知如此簡文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錦裙襦氈席被褥單複畢備侯景之亂不害從簡文入臺及臺城陷簡文在中書省景帶甲將兵入朝陛見過謁簡文左右甚不遜侍衛者莫不驚恐辟易唯不害與中庶子徐摛侍側不動簡文爲景所幽遣人請不害與居處景許之不害供侍

益謹梁元帝立以不害爲中書郎兼廷尉卿魏平江陵失母所在時甚寒雪凍死者塡滿溝壑不害行哭尋求聲不輟輟過見死人溝中即投身棒視舉體凍僵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始得母屍憑屍而哭每輒氣絶行路皆爲流涕即江陵權殯與王褒庾信俱入長安自是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見者莫不哀之大建七年自周還陳除司農卿遷晉陵太守在郡感疾詔以光禄大夫徵還養疾後主即位加給事中初不害之還也周留其長子僧首因居關中禎明三年陳亡僧首來迎不害道卒年八十五不害弟不佞不佞字季卿少立名節居父喪以至孝稱好讀書尤長吏



術梁承聖初爲武康令時兵荒飢饉百姓流移不佞循撫招集纔畢至者以千數會魏剋江陵而母卒道路隔絶久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居處飲食常爲居喪之禮陳武帝受禪除晉令至是第四兄不齊始於江陵迎母喪柩歸葬不佞居處之節如始聞問若此者又三年身自負土手植松栢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文帝時兼尚書右丞遷東宮通事舍人及廢帝嗣立宣帝爲大傳録尚書輔政甚爲朝望所歸不佞素以名節自立又受委東宮乃與僕射到仲舉中書舍人劉師知尚書左丞王暹等謀矯詔出宣帝衆人猶豫未敢先發不佞乃馳詣相府面宣詔旨

令相王還第及事發仲舉等皆伏誅宣帝雅重不佞特赦之免其官而已及即位以為軍師始與王諮議參軍後兼尚書左丞加通直散騎常侍卒官不佞兄不疑不占不齊並早亡事第二寡婦張氏甚謹所得祿奉不入私室長子梵童位尚書金部郎

司馬暠字文昇河內溫人也高祖柔之晉侍中以南頓王孫紹齊文獻王攸後父子產即梁武帝之外兄也位岳陽太守暠幼聰警有至性年十二丁內艱哀慕過禮水漿不入口殆經一旬每號慟必至隱絕父每喻之令進粥然猶毀瘠骨立服闋以姻戚子弟入問訊梁武帝見其羸疾歎息之字其小字謂其父曰昨見羅兒面顏頹使人惻然便是不隊家風為有子矣後累遷安貞郎丁父艱哀毀愈甚廬于墓側日進薄粥一升墓在新林連接山阜蒼多猛獸暠高結廬數載豺狼絕迹常有兩鴈栖宿廬所馴狎異常承聖中除太子庶子魏剋江陵隨例入長安而梁宗屠戮太子殯瘞失所及周受禪暠以宮臣乃抗表求還江陵改葬辭甚酸切周朝優詔荅之即敕荊州以禮安厝陳太建八年自周還宣帝特降殊禮歷位通直散騎常侍太中大夫卒有集十卷子延義字希忠少沈敏好學初隨父入關丁母憂喪過于禮及暠還都延義乃躬負靈櫬書伏

宵行員履冰霜手足皸瘃至暮遂致攣廢數年乃愈位司徒從事中郎

張昭字德明吳郡吳人也幼有孝性父熯常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弟乾字玄明聰敏好學亦有至性及父卒兄弟並不衣綿帛不食鹽酢日唯食一升麥屑粥每一感慟必致歐血隣里聞之皆爲涕泣父服未終母陸氏又卒兄弟遂六年哀毀形容骨立家貧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十有餘年杜門不出屏絶人事時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辭不就兄弟並因毀成疾昭一眼失明乾亦中冷苦癖年並未五十終于家子孺俱絶嘗

帝時有太原王知玄者僑居會稽剡縣居家以孝聞及丁憂哀毀而卒帝嘉之詔改所居青苔里爲孝家里

論曰自澆風一起人倫毀薄蓋抑引之教導俗所先變里閈義存勸奬是以漢世士務脩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表義缺刻身厲行事薄膏腴若使孝立閨庭忠被史策多發潛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鄉大夫之恥乎

# 列傳第六十四

南史七十四



# 列傳第六十五

南史七十五

李延壽

隱逸上

陶潛　宗少文　孫測　從弟彧之

沈道虔　孔淳之

周續之　戴顒

翟法賜　雷次宗

郭希林　劉凝之

龔祈　朱百年

闕康之　辛普明　樓明　漁父

褚伯玉

杜京產 孔道徽 京產 朽 劉縣小兒

顧歡 盧度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語默之謂也故有入廟堂而不出徇江湖而求歸隱避紛紜情迹萬品若道義內足希微兩亡藏景窮巖斂名愚谷解榮捨於仁義示形神於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故堯封有非聖之人孔門謬鵝黍之客次則揚獨往之高節重去就之虛名或慮全後悔事歸知殆或道有不申行吟山澤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爲氣求志達道未或非然故須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爾則與夫樵者在山何殊異也若夫陶潛之徒或仕不求聞退不議俗或全身幽屢服道儒門或遁迹江湖之上或藏名巖石之下斯並向時隱淪之徒歟今並綴以備隱逸篇焉又齊梁之際有釋寶誌者雖厥非顯晦而道合希夷求其行事蓋亦俗外之徒也故附之云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晉陽柴桑人晉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故常著五柳先生傳云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

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蓋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而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卧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夫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粱肉麾而去之後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告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曹分之僕自給爲難不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以遂其志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以自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觞而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牕而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

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勤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而絕遊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棹將有事兮西疇或命巾車或棹扁舟既窈窕以窮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耔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義熙末徵爲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令



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輿及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潛每往必酣飲致醉弘欲要延之一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迹自

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
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
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爲訓戒
曰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
已必貽俗患偃蹇辭事使汝幼而飢寒耳常感孺仲賢妻
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隣罪二仲室
無菜婦抱茲苦心良獨罔罔少來好書偶愛閑靖閉卷有
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悦有喜聲
言五六月北窗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
識陋日月遂往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有藥石
兒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幼小家貧無須柴水之勞
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
兄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
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佗人尚爾況共父之人詩頴川韓元
長漢末名士身處鄉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鄰
比汜汜終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云高
山景行汝其慎哉又爲命子詩以貽之元嘉四年將葬徹
命會卒世號靖節先生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
耕於前妻鋤於後云

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祖父宜都太守父繇之湘鄉令母

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少文善吾喪爲鄉閭所稱宋武帝既誅劉毅領荆州問殺府諮議參軍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舊倍其惠澤貫穀門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武帝納之乃辟少文爲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栖岳飲谷三十餘年武帝善其對而止少文妙善琴書圖畫精於言理每游山水往輒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每從之未嘗不彌日也乃下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兄臧爲南平太守遍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閉居無事武帝召爲太尉行參軍驃騎道憐命爲記室參軍並不就二兄早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相贍頗營稼穡人有餉遺並受之武帝敕南郡長給吏役又數致餼餐後子弟從揚乃悉不復受武帝開府辟召卞書召少文與爲門周續之並爲太尉掾皆不起宋受禪及元嘉中頻徵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少文協趣羅氏沒少文哀之過甚既乃悲情頓釋謂沙門曇慧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衡陽王義季爲荆州親至其室與之歡宴命爲諮議參軍不起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潛懷觀道耳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之臥遊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

桓氏亡其聲遂絶唯少文傳焉文帝遺樂師楊觀就受之

少文孫測亦有祖風

測字敬微一字茂深家居江陵少靜退不樂人間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爲美談余竊有感誠不能潜感地金貴致江鯉但當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齊驃騎豫章王嶷徵爲參軍不起測荅府云何爲諂傷海鳥橫斤山木毋喪身負土植松柏崴俊遺書請之辭爲參軍測荅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雲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盧責有限魚鳥慕哉永明二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欲游名山乃寫祖少文所作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寘官在都知父此旨便求禄還爲南郡丞付以家事剌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寘父不皆贈送之測無所受齎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少文舊宅魚復侯子響爲江州厚遺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屢形而衣薜蘿淡然已定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不見後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子響不悦而退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已相對又貽書曰昔人有圖畫備札輕以自方耳王儉亦

雅重之贈以蒲褥筍牀頃之測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求
業寺絕賓友唯與同志庾易劉虯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
荊州刺史隨王子隆至遣別駕宗忻口致勞問測咲曰貴
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荅建武二年徵爲司徒主簿不就
卒測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鄣上坐卧對之又畫求
業佛影臺毘曇爲妙作好音律善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三
卷嘗游衡山七嶺著衡山廬山記尚之字敬之亦好山澤
徵辟一無所就以壽終

或之字叔叡少文從父弟也早孤事兄恭謹家貧好學雖
文義不逮少文而眞澹過之徵辟一無所就宋元嘉初大
使陸子眞觀採風俗三詣戔戔每辭疾不見告人曰我布
衣草萊之人少長隴畝何宜枉車冕之容子眞還表薦之
又不就徵卒於家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孫
恩亂後飢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爲立宅臨溪
有山水之玩時復還石山精廬與諸孤兄子共給庾之資
困不改節受琴於戴逵王敬弘深貴重之郡州府辟十二
命皆不就有人竊其園菜者外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
去後乃出人又拔其屋後大竹令人止之曰惜此竹欲令成
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竹送與之盜者慙不取道

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常以捃拾自資同捃者或爭穢道虔
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慙悉後每事輒云勿令
居士知冬月無複衣戴顒聞而迎之爲作衣服并與錢一
萬及還分身上衣及錢悉供諸兄弟子無衣者鄉里少年
相率受學道虔常無食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
給受業者咸得有成宋文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
二百斛悉供孤兄子嫁娶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累世事
佛推父祖舊宅爲寺至四月八日每請像請像之日輒舉
家感慟焉道虔年老菜食溫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爲樂孜
孜不倦文帝敕郡縣使隨時資給卒子慧鋒脩父業不就



州辟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也祖惔尚書祠部郎父粲祕書監微
不就淳之少有高尚愛好墳籍爲太原王恭所稱居會稽
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游
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
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于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
乃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居喪至孝廬
于墓側服闋與徵士戴顒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
之游又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爲羊繫所
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其飲迄暮而歸或怪其如此

苍曰固亦農夫田父之禮也會稽太守謝方明甚要之不能致使謂曰卿不入吾郡何為入吾郡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辯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草蕪徑唯牀上有數帙書亮嘉初復徵為散騎侍郎乃妣子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弟默之為黃州刺史出都與別司徒王弘要淳之集治城即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元嘉七年辛默之儒學注穀梁春秋默之子熙先事在范曄傳

周續之字道祖雁門廣武人也其先過江居豫章建昌縣續之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太守范寧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衆續之年十二詣寧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稱為顏子既而閉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人遁迹廬山陶深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劉毅鎮姑孰命為撫軍參軍徵太學博士並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續之不尚峻節頗從之游常以稽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為之注武帝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于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武帝俄辟太尉掾不就武帝北伐還鎮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每曰眞高士也尋復南還武帝踐祚復召之上為開館東郭外

招集生徒秉興隆幸并見諸生問續之禮記慨不可長與
我九齡射於矍圃之義辯析精奧稱為名通續之素患風
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通毛詩公羊義及禮
論注公羊傳於世無子兄子景遠有續之風

戴顒字仲若譙郡銍人也父逵兄勃並隱遯有高名顒十
六遭父憂幾於毀滅因此長抱羸患以父不仕復脩其業
父善琴書顒並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劉縣多名
山故世居剡下顒及兄勃並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
忍復奏各造新弄勃制五部顒制十五部顒又制長弄一
部並傳於世中書令王綏當攜客造之勃等方進豆粥綏
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荅綏恨而去桐廬縣又多名山
兄弟復共游之因留居止勃疾患醫藥不給顒謂勃曰顒隨兄得閑
非有心於語默兄今疾萬無營療顒當早祿以自濟耳
乃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乃止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
出居吳下吳下士人共為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
繁盛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遥論禮記中庸篇三
吳將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游野澤堪行便去不為矯介
衆論以此多之宋國初建元嘉中徵並不就衡陽王義季
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顒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
精舍林澗甚美顒愜于此澗義季發從之游顒服其野服

不改常度爲義季鼓琴新聲變曲其三調游弦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文帝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戲公山下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顯合何嘗白鶴二聲以爲一調號爲清曠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達特善其事顯亦參焉宋世子鑄文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改乃迎顯看之顯曰非面瘦乃臂肘肥耳及減臂肘瘦患即除無不歎服十八年卒無子景陽山成顯已亡矣上歎曰恨不得使戴顯觀之

崔法賜尋陽柴桑人也曾祖湯祖莊父矯並高尚不仕逃避徵辟法賜少守家業立室廬山頂喪親後便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及結草爲衣雖鄉親中表莫得見焉徵辟一無所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遠遁避徵聘遁跡幽深卒於巖石間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受徵辟宋元嘉十五年徵至都開館於鷄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總監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意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車駕數至次宗

館資給甚厚久之還廬山公鄉以下並設祖道後又徵詣
都爲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爲皇太子諸王
講喪服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
業二十五年卒于鍾山子肅之頗傳其業
郭希林武昌人也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業
徵召一無所就卒子蒙亦隱居不仕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枝江人也父期公衡陽太
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爲人推家財與
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行辟召一
無所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屬
親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居儉苦夫妻共乘薄車
出市買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爲村里所誣一年三輸公
調求輒與之又嘗認其所著屐咲曰僕著已敗今家中覓
新者備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臨川王
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並遣使存問凝之答書曰頓首
稱僕不爲百姓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
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棄許稱臣堯舜時戴顒與衡陽王
義季書亦稱僕荆州年飢義季慮凝之餒斃餉錢十萬凝
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
好山水一旦攜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絶人

迹爲小屋居之採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卒年五十九

龔祈字蓋道武陵漢壽人也從祖玄之父黎入並不應徵辟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之歎曰此荆楚之俶儻人也自少及長徵辟一無所就時或賦詩而言不及世事卒年四十二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祖凱之晉左衛將軍父濤揚州主簿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蕖採若爲業以蕖若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蕖若而去或遇寒雪蕖若不售無以自資輒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迎之有時出山陰爲妻營辦菜五三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言玄理時爲詩詠往往有高勝之言隱迹避人雖與同縣孔顗友善顗亦嗜酒相得輒酣對盡歡百年室家素貧每以冬月亡衣竝無絮自此不衣縣帛嘗寒時就顗宿衣悉被布飲酒醉眠顗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卧具去體謂顗曰縣定奇温因流涕悲慟顗亦爲之傷感除太子舍人不就顏竣爲東陽州發教餉百年穀五百斛不受時山陰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爲衣冠所重竣餉吟米二百斛吟亦辭之百年卒山中蔡興宗爲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詣

郡門奉辭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閔康之字伯愉河東楊人也世居京口寓居南平昌少而篤學姿狀豐偉下邳趙繹以文義見稱康之與友善特進顏延之等當時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布帊席松葉枕一塊白石而卧了不相聞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晉陵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康之申王難顧遠有情理又爲毛詩義經籍疑滯多所論釋嘗就沙門支僧納學筭妙盡其能徵辟一無所就棄絶人事守志閉居弟雙之爲臧質車騎參軍與質徂下至赭圻病卒歷於水濱康之時得病小差牽以迎喪因得虛勞病寢頓二十餘年時有閒日輒卧論文義宋孝武即位遣大使巡行天下使反薦康之宜加徵聘不見省康之性清約獨處一室希與妻子相見不通賓客弟子以業傳受尤善左氏春秋齊高帝爲領軍時素好此學送本與康之康之手自點定又造禮論十卷高帝絶賞愛之及崩遺詔以入玄宮康之以宋明帝太始初與平原明僧紹俱徵辭以疾時又有河南辛普明東陽樓惠明皆以篤行聞普明字文達少就康之受業至性過人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亡仍帳施靈蚊甚多通夕不得寢而終不道侵盤僑居會稽會稽士子高其行當葬兄皆送金爲贈後至者不復受人問其故答

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親友之意今寔已足豈可利亡者餘贈邪齊豫章王嶷為揚州徵為議曹從事不就惠明字智遠立性貞固有道術居金華山舊多毒害自惠明居之無復辛螫之苦藏名匿迹人莫之知宋明帝召不至齊高帝徵又不至文惠太子在東宮甚延方至仍又辭歸俄賊八城塗地唯豐安獨全時人以為有先覺齊武帝敕為立館

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許人也太康孫綽為尋陽太守落日逍遥渚際見一輕舟陵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韻蕭灑垂綸長嘯綽甚異之乃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荅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邪綽益怪焉遂褰裳涉水謂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黃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方羊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胡不賛緝熙之美何悔用其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任人不達世務未辯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籍籍兮垂芳餌吞鉤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於籍河水汝汝兮志為樂貪餌吞鉤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於是攸然鼓棹而去綽字伯緒太守僕興曾之子也有學義

宋明帝甚知之位尚書左丞東中郎司馬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唐人也高祖含始平太守父遐征

虜參軍伯玉少有隱操寡慾年十八父為之昏婦入前門
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
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為吳郡甚禮致之
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纔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孫
與僧達書言聞褚先生出居貢館此子滅景雲棲不事王
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
棲治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高邽粒之士飡霞之人乃
可躡致不宜又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
之日躡紆清塵亦願助為璧說僧達荅曰褚先生從白雲
游舊矣古之逸人或留廬岳或使韋唫咸市而此子索
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嶠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
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茯苓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
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荒孝建二年散騎常侍樂詢行風
俗表薦伯玉加徵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齊高帝即位手
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敕於剡白
石山立太平館居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伯玉常居一
樓上仍葬樓所孔珪從其受道法為於館側立碑
顏歛字景怡一字玄平吳興鹽官人也家世寒賤父祖竝
為農夫歛獨好學年六七歲知推六甲家貧父使田中驅
雀歛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及長篤志不倦閭吳興東遷邵玄之能傳五經文句假爲書師從之受業同郡顧顗之臨縣見而異之遣諸子與游及孫憲之並受經焉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母亡水漿不入口六七日廬于墓次遂隱不仕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户山鳥集其掌取食好黃老通解陰陽書爲數術多效驗初以元嘉中出都寄住東府忽題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因東歸後元凶弒逆是其年月日也弟子鮑靈緥門前有一株樹大十餘圍上有精魅數見影歡即樹樹即枯死山陰白石村多邪病村人告訴求哀歡往村中爲講老子規地作獄有頃見狐狸龜鼈自入獄中者甚多即命殺之病者皆愈又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答曰唯有孝經而已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也而後病者果愈後人問其故答曰善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也齊高帝輔政徵爲揚州主簿及踐祚乃至稱山谷臣顧歡上表進政綱一卷時貞外郎劉思効表陳讜言優詔並稱美之歡東歸上賜麈尾素琴永明元年詔徵爲太學

博士同郡顧黯爲散騎侍郎黯字長孺有隱操與歡不就
徵會稽孔珪嘗詣尋歡共談四本歡曰蘭石危而寧宣
國安而疎士季似而非公深謬而是揜而言之其失則同
辰緯而意斷南北羣迷暗爭失得無準情長則申意短則
屈所以四本竝通莫能相塞夫中理唯一豈容有二四本
無正失中故也於是著三名論以正之尚書劉澄臨川王
常侍朱廣之竝立論難與之往復而廣之才理尤精詣也
廣之字處深吳郡錢唐人也善清言初歡以佛道二家教
異學者互相非毀乃著夷夏論曰夫辯是與非宜據聖與
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
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
右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
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華無量壽或爲國師
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歡論之曰五帝三皇不聞有
佛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聖
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
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
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爲其入不同其
爲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紳諸華之容剪

髮曠衣羣夷之服擊跽折佞匍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槨葬中夏之風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育妻孥上絕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曾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捨華効夷義將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乖矣屢見刻舷沙門守株道士交諍小大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為兩或混俗以為一是牽異以為同破同以為異則乖爭之由淆亂之本也尋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麤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

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辯也聖匠無心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教亦易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為高破惡則勇猛為貴佛迹光大宜以化物道迹密微利用為己優劣之分大略在茲夫蹲夷之儀婁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聆解猶蚩蝘鳥聒詎何足述効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宋司徒袁粲託為道人通公駁之其畧曰白日停光恒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似非入關方昭斯瑞又西域之記佛經之說俗以膝行為禮不慕蹲坐為恭道以三遠為虔不尚踞傲為肅豈專戎土爰亦茲方襄童謁帝膝行而進趙王見周三環而止今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變編髮從道不逆彼俗俗風自殊無患其亂孔老釋迦其人或同觀方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教俗為本釋氏出世為宗發軫既殊其歸亦異又仙化以變形為上涅槃以毀形為先變形者白首還緇而未能無死毀神者使靈惑目擿湛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死之地垂說若此何謂其同歡蒼曰案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經之來始乎東漢年踰八百代歷數十若謂黃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又夷俗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於前仲尼誡之於後又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道出

於華豈非華風既變惡同戎狄佛來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貌可棄今諸華士女氏族弗華而露首偏踞澁用夷禮又若覩風流教其道必異佛非東華之道道非西夷之法魚鳥異川永不相關安得老釋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既東流道亦西邁故知俗有精麁教有文質然則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救末以存本請問所歸異在何許若以翦落爲異則俗巫立像矣此非所歸歸在常住常住之象常道軌異神仙有死權便之說神仙是大化之揔稱非窮妙之至名至名無名其有者二十七品仙變成其實變成神或謂之聖名有九品品極則入空寂無爲無名若服食餌芝延壽萬億壽盡則死藥極則枯此脩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明僧紹正二教論以爲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稱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垂老莊立言本理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好釋法皆與僧景翼爲道士太子召入玄圃衆僧大會子良使景翼禮佛景翼不肯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大略曰寶積云佛以一音廣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一之爲妙空玄絕於有境神化體於無窮爲萬物而無爲動一數而無數莫之能名強號爲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以不守

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但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於無二等級隨緣須道歸一歸一曰回向向正即無邪邪觀既遣億善日新三五四六隨用而施獨立不跋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導斯一老釋未始於常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億善備脩脩備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可思議司徒從事中郎張融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遥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辨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示太子僕周顒顒難之曰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貞則別論所謂道極無二者爲道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邪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爲鴻乙亭驅馳佛道無覺二末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往復文多不載歡只不辯善於著論又注王弼易二繫學者傳之知將終賦詩言志曰五塗無恒宅三清有常舍精氣因天行游魂隨物化鵬鴟適大海蜩鳩之桑柘達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安所乘何方不可駕翹心企前覺融然從此謝自剋死日自撰葬時卒於劉山時年六十四身體香軟道家謂之屍解仙化焉還葬舊墓木連理生墓側縣令江山圖表狀武帝詔歡諸子撰歡文議三十卷又始興人盧度字孝章亦有道術少隨張永北侵魏

永敗魏人追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犢流來接之得過然後隱居廬陵西昌三巔山鳥獸隨之夜有虎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食乃去逆知死年月與親友別永明末以壽終

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唐人也祖運劉毅衛軍參軍父道鞠州從事善彈棊京產恬靜閉意榮宦頗涉文義專脩黃老會稽孔顗清剛有一見而爲歎交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與同郡顧歡同契始寧東山開舍授學齊建元中武陵王曄爲會稽太守王僧虔爲長史京產齊高帝遣儒士劉瓛入東爲曄講瓛故往與之游曰杜生當今之臺尚也京產請瓛至山舍講書傾資供待子栖躬自雇屨爲瓛生徒下食孔珪周顒謝淪並致書以通殷勤永明十年珪及光祿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悰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表薦京產徵爲奉朝請不至於會稽日門山聚徒教授建武初徵員外散騎侍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爲白璧所回辭疾不就



卒會稽山陰人孔道徵守志業不仕與京產友善道徵父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異采樵者競取入手即成沙礫會有鹿中箭來投祐祐爲之養創愈然後去太守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敬

康曾孫也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為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道徵少厲高行能世其家風隱居南山終身不窺都邑豫章王嶷為揚州辟西曹書佐不至鄉里宗慕之道徵兄子撝有操行遇飢寒不可得衣食縣令吳興丘仲孚薦之除竟陵王侍郎竟不至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隱山中養鼠數千頭呼來即來遣去即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京產高祖子恭以來及子栖世傳五斗米道不替栖字孟山善清言能彈琴刺史齊豫章王嶷聞其名辟議曹從事仍轉西曹書佐竟陵王子良數致禮接國子祭酒何徵掌禮又重栖以為學士掌焉昏冠



儀以父老歸養栖能自竭壯及京產病旬日間便及篤自支京產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夜不罷哭不食鹽菜每營葬事自持版築鄰戚絕而復續嘔血數升時何徵謝朏立隱東山遺書敦厚識以數斛至五律禪葬事身自看視號泣不已聞者莫不感動其父慟哭而絕初徵兄點見栖數曰鄉風韻如此雖復嘉遯豈永年矣卒時年三十六當時咸嗟惜焉建武二年劍縣有小兒年八歲與母俱得赤斑病母死家人以小兒猶惡不令其知小兒疑之問云母嘗數問我病時來覺聲音嚥今不復聞何也因自投下牀扶匐至母尸側頓絕而死鄉隣告之縣令宗善才求表廬事竟不行

列傳第六十五

南史七十五

爲楊州刺史徵榮緒爲主簿不到建元中司徒褚彥回啓
高帝稱述其美以置秘閣榮緒惇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
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誡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
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常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陳五經
拜之自孺披褐先生又以飲酒亂德言常爲誡永明六年
辛初榮緒與關康之俱隱京口時號爲二隱
吳苞字夫蓋一字懷德濮陽鄄城人也儒學善三禮及老
莊宋太始中過江聚徒教學冠黃葛巾竹麈尾蔬食二十
餘年與劉瓛俱於補羣回宅講授瓛講禮苞講論語孝經
諸生朝聽瓛晚聽苞也齊隆昌元年徵爲太學博士不就

始安王遥光及江祏徐孝嗣共爲立館於鍾山下教授朝
士多到門焉當時稱其儒者自劉瓛以後聚徒講授唯
一人而已以壽終時有趙僧巖蔡薈皆有景行慕苞爲人
僧巖北海人寥廓無常人不能測與劉善明友善明爲青州
欲舉爲秀才大驚拂衣而去後忽爲沙門栖遲山谷常以
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
通九泉之路臘燭一挺以照七尺之尸至夜而亡時人以
爲知命蔡薈字休明陳留人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撝謂江
斅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曰寒涅而不緇曰白至如蔡休明
者可不謂之寒白乎又有魯國孔嗣之字敬伯宋時與齊

高帝俱為中書舍人並非所好自廬江郡守去官隱居鍾山朝廷以為太中大夫卒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也祖父竝郡掾史伯珍少孤貧學書無紙常以竹箭若葉甘蕉及地上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鄰皆奔走伯珍累牀而坐誦書不輟叔父璠之與顏延之友善還攜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從學積十年究尋經史游學者多依之太守琅邪王曇生吳郡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焉徵士沈儼造膝談論申以素交吳郡顧歡擢出尚書滯義伯珍訓荅甚有條理儒者宗之好釋氏老莊兼明道術歲嘗旱伯珍筮之如期而雨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避之早夜寢晚不復重娶自比貧家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鸞狸相望之五采世呼為婦人巖二年伯珍移居之閭戶之閒木生皆連理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棲其戶牖論者以為隱德之感焉刺史豫章王辟議曹從事不就家甚貧窶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為四皓建武四年卒年八十四受業生凡千餘人伯珍同郡婁幼瑜字季亦聚徒教授不應徵辟彌為臨川王映所賞異著禮捃拾三十卷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祖膺期晉太中大夫父慶之宋樂安令麟士幼而俊敏年七歲聽叔父岳言玄賓散言無所遺失岳撫其肩曰若斯文不絕其在爾乎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之心親亡居喪盡禮服闋忘日輒流涕弼旬吾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為織簾先生嘗為人作竹誤傷手便流淚而還同作者謂曰此不足損何至涕零荅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感而悲耳嘗行路隣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即跣而反隣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宋元嘉末文帝令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麟士應選不得已至都尚之深相接及至尚之謂子偃曰山藪故多奇士沈麟士黃叔度之流也豈可澄清濁濫邪汝師之麟士嘗苦無書因游都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少時稱疾歸鄉不與人物通養孤兄子義者鄉曲或勸之仕荅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為不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絕世太守孔山士辟不應宗人徐州刺史曇慶侍中懷文左率勃來候之麟士未嘗荅也隱居餘不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時為之語曰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居成市麟士重陸機連珠每為諸生講之征北張

永爲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即載妻
道游吳興因古墓爲山池也欲一觀之乃住停數月求欲
請爲功曹麟士曰明府德覆冲素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負
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渾池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
敏請附高鄉有蹈東海死耳不忍受此黔劓求乃止昇明
與約書曰名者實之賓本所不庶中央無心空勤南北爲
惠反凶將在於斯麟士無所營求以篤學爲務恒憑素几
鼓素琴不爲新聲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終老讀書不
倦遭火燒書數千卷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以反故抄寫
火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爲養身靜嘿
所致製黑蝶賦以寄意著周易兩繫莊子內篇訓註易經
禮記春秋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略數十卷梁天監
元年與何點同徵又不就二年辛於家年八十五以揚王
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緼俗乃自爲終制遺令氣絕
剔被取三幅布以覆屍又斂仍移布於屍下以爲斂服反
被左右兩際以周上不復製覆被不須沐浴含珠以米裹
衫先着褌凡二服上加單衣幅巾屢枕棺中唯此依士安
用孝經既殯不復立靈座四節及祥權鋪席於地以設玄
酒之奠人家相承漆棺令不復爾亦不須旐成服後即葬

作冢令小後祔更作小冢於濱合葬非古也冢不須聚土成墳使上與地平王祥終制亦爾葬不須輀車靈舫魑頭也不得朝夕下食祭奠之法至于葬唯清水一盃子孺奉而行之州鄉皆稱歎焉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父彥之宋太尉從事中郎以清幹流譽孝緒七歲出繼從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遺財百餘萬贍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胤之妍琅邪王晏之母聞者咸歎異之乳人憐其傳重辛苦輒竊玉羊金獸等物與之孝緒見而駭愕啓彥之送還王氏幼至孝性沉靜雖與童兒游戲恒以穿池築山爲樂年十三徧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彥之誡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庶爾躬荅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箕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爲居士年十六父喪不服縗纕雖蔬有味亦吐之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廢之必至顛竄聞其箔管穿籬逃匿不與相見曾食膳晏聞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餐竈覆醬及晏隸親戚爲之慟孝緒曰親而不薰何坐之及竟獲免梁武起兵圍建鄴家貲無以贍僮妾舂藕隣人墓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以一鹿牀爲精舍以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

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翔其人甚遠其為名流所欽尚如此自是欽慕風譽者莫不懷刺欲社望塵而息殷芸欲贈以詩昉曰趣舍既異何必相干芸乃止唯與比部郎裴子野交子野薦之尚書徐勉言其年十餘歲隨父為湘州行事不書官紙以成親之清白論其志行粗類管幼安以采章如似皇甫謐天監十二年詔公卿舉士秘書監傅昭上疏薦之與吳郡范元琰俱徵並不到陳郡袁峻謂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荅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微祿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為仁由己何関人世況僕非往賢之類邪初謝朏及伏暅應徵天子以為隱者苟立虛名以要顯譽故孝緒與何胤並得遂其高志後於鍾山聽講與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實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反隣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逢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時皆言其孝感所致有善筮者張有道曰見子隱迹而心難明自非考之龜筮無以驗也及布卦既拂五爻曰此將為咸應感之法非嘉遁之兆孝緒曰安知後爻不為上九果成遁卦有遁歎曰此所謂肥遁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孝緒曰雖

獲遁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高謝許生乃著高隱傳上自炎皇終于天監末群酌分為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為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為中篇挂冠人世栖心塵表為下篇湘東王著忠臣傳集釋氏碑銘丹陽尹錄研神記並先簡孝緒而後施行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人使麈麾可以異矣騏驥初建武末青溪宮東門無故自崩大風拔東宮門外楊樹或以問孝緒孝緒曰青溪皇家舊宅齊為木行東為木位金東門自壞木其衰矣武帝禁斧識緯孝緒兼有其書或勸藏之荅曰昔劉德畫淮南祕要適為更生之禍杜瓊所謂不如不知此言美矣客有求之荅曰已所不欲豈可嫁禍於人乃焚之鄱陽忠烈王妃孝緒姊也王嘗命駕欲就之游孝緒鑿垣而逃卒不有見王悵然歎息王諸子篤渭陽之情歲時之貢無所受納未嘗相見竟不之識或問其故孝緒曰我本素賤不應為王侯姻戚避逅所逢豈關始願劉敞嘗以米饋之孝緒不納敞亦棄之末年以蔬食斷酒其恒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補之鑿心敬禮經一夜忽然完復衆並異之大同二年正月孝緒自筮卦吾壽與劉著作同年及劉奄卒孝緒曰劉侯逝矣吾其幾何其年十月卒年五十八梁簡文在東宮隆恩厚贈

子恕等述先志不受顧協以為恩異常均議令恭受門徒追論德行謚曰文貞處士所著七錄前錄等一百八十一卷並行於世初孝緒所撰高隱傳中篇所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歊劉訏覽其書曰昔秋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吾等成邪對曰所謂荀君雖少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輒獲麟於二子歊訏果辛乃益二傳及孝緒亡訏兄絜錄其所遺行次篇末成絕筆之意云

南嶽鄧先生名郁荆州建平人也少而不仕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是不下山幽穀三十餘載唯以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梁武帝敬信殊篤為帝合丹

帝不敢服起五嶽樓觀以供養焉嘗白鶴往禮拜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少婦三十並著絳裙羅繡桂襦年皆可十七八許色豔桃李儀容瓊瑤言語良久謂郁曰君有仙分所以故來尋當相候至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悉如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謂弟子等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近青鳥既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內唯聞香氣世未嘗有武帝後令周捨為鄧玄傳具序其事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祖侃王府參軍父貞孝昌令初弘景母郭氏夢兩天人手執香鑪來至其所已而有

娠以宋孝建三年景申歲夏至日生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以荻爲筆畫庭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書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忽遠矣父爲妾所害引景終身不娶忽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踈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孔各有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善琴棊工草隸未弱冠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東帛敕所在月給伏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陵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禮即以隱居代名始從東陽孫游嶽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宴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棄舛若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豈唯身有仙相亦緣

勢使之然沈約爲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至弘景爲人負通謙謹出處宴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隨覺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絶唯一家僮得至其所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爲唯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圓産物醫術本草帝代年歷以善推知漢熹平三年丁丑冬至加時在日中而天實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漢歷後天二日十二刻也又以堯代皆取其先妣母后配饗地祇以爲神理宜然碩學通儒咸所不悟又嘗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云脩道所須非止史官用是深慕張良爲人云古賢無比齊末爲歌曰水丑木爲梁字及梁武兵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及聞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武帝既早與之游及即位後恩禮愈篤書問不絶冠蓋相望弘景既得神符祕訣以爲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及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每得其書燒香屢受帝使造年歷至已已

歲而加朱點實是清三年也帝手敕招之錫以鹿皮巾後
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
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
欲斅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
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爲山中宰相二宮
及公王貴要參候相繼贈遺未嘗脫時多不納受縱留者
即作功德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弘景辟穀導引之法
自隱處四十許年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
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嘗夢佛授其菩提記云名
爲勝力菩薩乃詣鄧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簡文
睹南徐州欽其風素召至後堂以葛巾進見與談論數日
而去簡文甚敬異之天監中獻丹於武帝中大通初又獻
二丹其一名善勝一名威勝並爲佳寶無疾自知應逝迨
剋亡日仍爲告逝詩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
盥申如常香氣累日氛氳滿山遺令既沒不須沐浴不須
施牀止兩重席於地因所著青衣上加生絹裙及臂衣鞾
冠巾法服左肘綠鈴右肘藥鈴佩符絡左腋下繞腰穿環
結於前鉞符於髮上通以大袈裟覆尸蒙首是明器有車
馬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內夜常然燈
旦常香火弟子遵而行之詔贈太中大夫謚曰貞白先生

弘景妙解術數逆知梁祚覆沒預制詩云東甫任散誕平
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詩秘在篋裏化後門
人方稍出之大同末人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侯景纂
果在昭陽殿初弘景母夢青龍無尾自已升天弘景果不
妻無子從兄子松喬嗣所著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注
帝代年曆本草集注効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以郡記圖
像集要及玉匱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合丹法式共秘密
不傳及撰而未訖又十部唯弟子得之時有沙門釋寶誌
者不知何許人右於宋太始中見之出入鍾山往來都邑
年已五六十矣齊宋之交稍顯靈跡被髮徒跣語嘿不倫
或被錦袍飲啖高於凡俗恒以鏡銅剪刀鑷屬桂杖肩之
而趍或徵索酒肴或累日不食預言未兆識他心智一日
中分身易所遠近驚起所居噂嗜齊武帝深異敬衆收付
建康獄旦日咸見游行市里既而檢校猶在獄中其夜又
語獄吏門外有兩輿食金缽盛飯汝可取之果是文惠太
子及竟陵王子良所供養物縣令呂文顯以啓武帝帝乃迎
入華林園少時忽重著三布帽亦不知於何得之俄而武
帝崩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相繼薨逝亦於此李矣靈味
寺沙門釋寶誌欲以納被遺之未及有言寶誌忽來牽被
而去蔡仲熊嘗問仕何所至了自不答直解衿頭左索繩

擲與之莫之解仲熊至尚書左丞方知言驗永明中住東宮後堂從平昌門中出入末年忽云門上血汙衣裳嘗走過至檽林見害果以牆車載屍出自此門舍故閣人徐龍駒宅而帝頸血流於閤限焉梁武帝尤深敬事嘗問年祚遠近荅曰元嘉元嘉帝欣然以為享祚倍宋文之年雖勑將死忽忽移寺金剛像出置户外語人云菩薩嘗去旬日無疾而終先是琅邪王鎮至莊嚴寺實誌遇之專交言歡至亡救命鎮為碑蓋先覺也

諸葛璩字幼玫琅邪陽都人也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閻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榮緒著晉書稱璩有發擿之功方之壺遂齊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薦璩於明帝言璩安貧守道悅禮敦詩如其簡退可揚清厲俗請辟為議曹從事帝許之璩辭不赴陳郡謝朓為東海太守下教揚其風槩飽穀百斛梁天監中舉秀才未就璩性勤於誨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之太守張友為起講舍璩勵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慍之色旦夕孜孜講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卒於家璩所著文章二十卷門人劉暾集而録之

劉慧斐字宣文彭城人也父元直淮南太守慧斐少博學能屬文起家梁安成王法曹行參軍嘗還都途經尋陽游於匡山遇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固不仕居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仍謂爲離垢先生慧斐尤明釋典工篆隸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者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遠近欽慕之簡文臨江州遺以几杖論者云自遠法師沒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元帝及武陵王等書問不絕大同三年卒慧斐兄慧鏡安成內史初元直居郡得罪慧鏡歷詣朝士乞哀懇惻甚至遂以孝聞子曇淨字元光篤行有父風解



褐安成王國左常侍父卒於郡曇淨奔喪不食飲者累日絕而又蘇每哭輒嘔血服闋因毀成疾會有詔士姓各舉四科曇淨叔父慧斐舉以應孝行武帝用爲海寧令曇淨又以兄未爲縣因以讓兄乃除安西行參軍父亡後事母尤淳至身嘗飡粥不以委人母疾衣不解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殆一旬母喪權瘞藥王寺時大寒曇淨身衣單布衣廬於瘞所晝夜哭臨不絕聲哀感行路未暮而卒

范元琰字伯珪一字長玉吳郡錢塘人也祖悅之太學博士徵不至父靈瑜居父憂以毀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親黨異之及長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然謙敬不以所

長驕人祖母患癰恒自含吮與人言常恐傷物居家不出
城市雖獨居如對賓客見者莫不改容憚之家貧唯以園
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具以
實答母問盜者爲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啓其名
復爲曹武平西參軍不至于時始安王遥光爲揚州謂徐
孝嗣曰曹武參軍甞是禮賢之職欲以西曹書佐聘之會
遥光敗不果時人以爲恨沛國劉璵深加器異嘗表稱之
天監九年縣令管慧辯上言義行楊州刺史臨川王宏辟
命不至卒于家
庾詵字彦寶新野人也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綜
緯候書射棊弄機巧並一時之絶而性託夷簡特愛林泉
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脩產業過火止出書數
簏坐於池上有爲火來者荅云唯恐損府乘舟從沮中山
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及至宅寄載者
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斛詵默然不言悉其取足隣人有
被執爲盜見劾妄款詵詵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
詐爲其親代之酬備隣人獲免謝詵詵曰吾矜天下無辜
豈期謝也梁武帝少與詵善及起兵署爲平西府記室參

軍誅不屈平生少所游狎河東柳惲欲與交拒而弗納普通中詔以為黃門侍郎稱疾不起晚年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徧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誅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亡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武帝聞而下詔嗟貞節處士以顯高烈誅所撰帝歷二十卷易林二十卷續伍端休江陵記一卷晉朝雜事五卷摠抄八十卷行於世子曼倩字世華亦早有令譽元帝在荊州為中錄事每出帝常自送之謂劉之遴曰荊南信多君子後轉諮議參軍所著衣服儀文字體例老子義疏筭經及七曜歷術并所製文章凡九十五卷子季才有學行承聖中位中書侍郎江陵平隨例入長安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也徙居壽陽貧窶無祖僧監父希並別駕從事孝秀長六尺餘白晳美鬚眉仕州中從事史過刺史陳伯之叛孝秀與州中士大夫謀襲之事覺逃於益水側有商人寘諸褚中展轉入東林伯之得其母郭以蠟灌殺之孝秀遺妻妾入臣山脩行學道服閱建安王召為別駕因去職歸山居于東林寺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衆遠近歸慕赴之如市孝秀性

通率不好浮華嘗冠穀皮巾躡蒲履手執竿閒皮塵尾服寒食散盛冬卧於石上傳涉羣書專精釋典僧有虧戒律者集衆佛前作羯磨而笞之多能改過善談論工隸書凡諸藝能莫不明習普通三年卒室中皆聞非常香衆簡文甚傷惜焉與劉慧斐書述其貞白云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鄢陵人也少沉靜有志操是非不涉於言喜慍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弱歲受學於南陽劉虬經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略所精練辭功曹不就乃與道士王僧鎮同游衡岳晚以弟疾還鄉里遂居土臺山梁鄱陽忠烈王在州欽其風味要與游處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論難鋒起異端競至承先徐相酬荅皆得所未聞忠烈王尤所欽重中大通三年盧山劉慧斐至荆州承先與之有舊往從之荆峽學徒因請承先講老子湘東王親命駕臨聽論議終日留連月餘乃還山王親祖道并贈篇什隱者美之其年卒刺史厚有贈賻門人黃士龍讓曰先師平素食不求飽衣不求輕凡有贈遺皆無所受臨終之日誡約家門薄棺周形巾褐爲斂雖蒙賚及不敢輕承教旨必違平生之操錢布輒付使反時論高之

馬樞字要理扶風鄠人也祖靈慶齊竟陵王録事參軍樞

數歲而孤爲其姑所養六歲能誦孝經論語老子及長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梁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爲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家學者各起問端樞乃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派別轉變無窮論者莫敢聽受而已綸甚嘉之尋遇侯景之亂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二卷付符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東名實則匏系柱下之言誠清虛則糠粃



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此求志之士墜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有終焉之志陳天嘉元年文帝徵爲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時樞親故並居京口每秋冬之際時往游焉及鄱陽王爲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尚鄙不能致乃卑辭厚意令使邀之樞固辭以疾門人勸請不得已乃行王別築室以處之樞惡其崇麗乃於竹林間自營寺宇而居每以王公餽餉辭不獲已者率十分受一樞少屬亂離凡所居處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自精洞黃能視闇中物有白鵝一雙巢前庭樹馴狎欄廡時至凡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太建十九

年卒撰道覺論行於世

論曰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擢志屈道借譽期通若使夫遇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然故也且巖壑閑開泉鬱林澤故知松山桂渚八龍高城萬雉莫不蕭壤闕麗矚桂冕東都夫何難之有非止素玩碧澗清瀾翫翮成羅





列傳第六十七

恩倖

戴法興 戴明寶 徐爰 阮佃夫 紀僧真

劉係宗 茹法亮 呂文顯 茹法珍 梅虫元

周石珍 陸驗 俞靈辯 司馬申 施文慶

沈客卿 孔範

夫鮑魚芝蘭在於所習中人之性可以上下然則謀於管仲齊桓有卻陵之師遷於易牙小白掩陽門之扇夫以霸者一身且有汚隆之別況下於此胡可勝言者乎故古之哲王莫不斯慎自漢氏以來年且千祀而近習用事無之

於時莫不宮由近親情因狎重至如中書所司掌在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在晉中朝常爲重寄故公旬之歎恨於失職于時舍人之任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詔誥其後郎還爲侍郎而舍人亦稱通事元帝用琅邪劉超以謹慎居職朱文世秋當周赴並出寒門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又用魯郡巢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爲非選帝遣尚之送尚書四十餘牒宣敕論辯義恭乃歎曰人主誠知人及明帝世胡毋顗阮佃夫之徒專爲佞倖矣齊初亦用久勞及以親信閑讞表啓發署詔敕頗涉辭翰者亦爲詔文侍郎之高復見侵矣建武世詔命始不關中書專出舍人省內舍人四人所直四省其下有主書令史舊用武官宋改文史人數無貴莫非左右要密天下文簿板籍入副其省萬機嚴祕有如尚書外司領武官有制局監外監領器仗兵役亦用寒人爰及梁陳斯風未改其四代之被恩侍者今立以爲篇以繼前史之作云爾

戴法興會稽山陰人也家貧父碩子以販紡爲業法興二兄延壽延興並脩立延壽善書書法興好學山陰有陳戴者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或云戴碩子三兒敵陳戴三千萬錢法興與少壹高山陰市後爲尚書倉部令史大將軍彭城

王義康於尚書中覓了子令史得法興等五人以法興爲記室令史義康敗仍爲孝武征虜撫軍記室掾及徙江州仍補南中郎典籤帝於巴建義法興與典籤戴明寶蔡閑俱轉參軍督護上即位並爲南臺侍御史同兼中書通事舍人法興等專管內務權重當時孝建元年爲南魯郡太守解舍人侍太子於東宮大明二年以南下預密謀封法興吳昌縣男明寶湘鄉縣男閑時已卒追加爵封法興轉太子旅賁中郎將孝武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雖出侍東宮而意在隆密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元嘉中侍始興王濬讀書亦涉獵文史爲上所知孝建初補東海國侍郎仍兼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轉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諸雜事多委明寶上性嚴暴睚眦之間動至罪戮尚之每臨事解釋多得全免殿省甚賴之而法興明寶大通人事多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明寶驕縱尤甚長子敬爲揚州從事與上爭買御物六宮嘗出敬盛服騎馬於車左右馳驟去來上大怒賜敬死繫明寶尚方尋被原釋委任如初孝武崩前廢帝即位法興遷越騎校尉時太宰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任同揔已而法興尚之執權日久威行內外義

恭積相畏服至是懾憚尤甚發帝未親萬機凡詔敕施爲悉決法興之手尚書中事無大小專斷之顧師伯義恭守空名而已尚之甚聰敏時百姓欲爲孝武立寺疑其名尚之應聲曰冥名天保詩云天保下報上也時服其機速廢帝年已漸長凶志轉成欲有所爲法興每相禁制謂帝曰官所爲如此欲作營陽邪帝意稍不能平所愛幸閹人華願兒有盛寵賜與金帛錙銖法興常加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嘗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謠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爲眞天子帝爲僞天子願兒因此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兩天子官是一人戴法興是一人官在深宮中人物不相接法興與太宰廣州一體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內外士庶無不畏服之法興是孝武左右復久在宮闈今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許帝遂免法興官徙付遠郡尋於家賜死法興臨死封閉庫藏使家人謹錄簽牲死一宿又殺其二子截法興棺兩和藉沒財物法興能爲文章頗行於世死後帝敕巢尚之曰不謂法興積聚豐累忽遂至於此吾今自覽萬機鄉等宜竭誠盡力尚之時爲新安王子鸞撫軍中兵參軍淮陵太守乃解舍又轉爲撫軍諮議參軍太守如故明帝初復以尚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南清河太守累遷黃門侍郎出爲新安太守病卒戴明寶南東海丹

徒人亦歷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孝武時帶南清河太守前廢帝即位權任悉歸法興而明寶輕矣明帝初天下反叛以明寶舊人屢經戎事復委任之後坐納貨賄繫尚方尋被宥位宣城太守昇明初老拜太中大夫病卒武陵國典書令董元嗣與法興明寶等俱為孝武南中郎典籤元嘉三十年奉使還都會元凶殺立遣元嗣南還報上以徐湛之等反上時在巴口元嗣具言殺狀上遣元嗣下都奉表於劭既而上舉義兵劭詔書元嗣荅云始下未有反謀劭不信備加考掠不服遂死孝武事剋贈員外散騎侍郎使文士蘇寶生為之誄焉大明中又有奚顯慶者南東海鄉人官至員外散騎侍郎孝武嘗使主領人功而苛虐無道動加棰撲暑雨冀雪不聽暫休人不堪命或自經死時建康縣考囚或用方材壓額及踝脛人間謠曰寧得建康壓額不能受奚慶拍又想戲曰勿反顧付奚慶其酷暴如此前廢帝嘗戲云顯慶為百姓疾比當除之左右因唱爾即日宣殺焉時人比之孫皓殺岑昏

徐爰字長玉南琅邪開陽人也本名瑗後以與傅亮父同名亮啓改為爰初為晉琅邪王大司馬府中典軍從北征微密有意理為武帝所知少帝在東宮入侍左右文帝初又見親任遂至殿中侍御史元嘉十二年轉南臺侍御史始

與王濟後行參軍復待太子於東宮遷員外散騎侍郎文
帝每出軍常懸授兵略二十九年重遣王玄謨等北侵配
爰五百人隨軍鴈磧徼衙中亶臨時宣示孝武至新亭江夏
王義恭南奔爰時在殿內詐劭追義恭因即得南走時孝
武將即大位軍府造次不曉朝章爰素諳其事文至莫不
喜悅以兼太常丞撰立儀注後兼尚書右丞遷左丞先是
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孝武初又使奉朝請
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踵成之孝建六年又以爰領著
作郎使終其業爰雖因前作而專為一家之書上表起元
義熙為二秦之始載序宣力為功臣之斷於是內外博議



太宰江夏王義恭等二十五人同爰宜以義熙元年為斷
散騎常侍巴陵王休若尚書金部郎檀道鸞二人謂宜以
元興三年為始太學博士虞龢謂宜以開國為宋公元年
詔曰項籍聖公編録二漢前史已有成例桓玄傳宜在宋
典餘如爰議孝武崩營景寧陵以本官兼將作大匠爰使
僻善事人能得人主微旨頗涉書傳尤悉朝儀元嘉初便
入侍左右預參顧問長於附會又飾以典文故為文帝所
任遇大明世委寄尤重朝廷大禮儀非爰議不行雖復當
時碩學所解過之者既不敢立異議所言亦不見從孝武
崩公除後晉安王子勛待讀博士諮爰宜習業與不爰荅

曰居喪讀喪禮習業何嫌少日始安王子真博士諮爰爰
曰小功廢業三年喪何容讀書其專斷乖謬皆如此前廢
帝凶暴無道殷省舊人多見罪黜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
忤誅羣公後以爰爲黃門侍郎領射聲校尉著作如故封
吳平縣子寵待隆密羣臣莫二帝每出行常與沈慶之山
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明帝即位以黃門侍郎改領長水
校尉兼尚書左丞明年除太中大夫著作並如故爰執權
日久上在蕃素所不悅及景和世屈辱卑約爰禮敬甚簡
益銜之泰始三年詔暴其罪徙交州及行又詔除廣州統
內郡有司奏以爲宋隆太守除命既下爰已至交州父之
舊遣仍除南康郡丞明帝崩還都以爰爲濟南太守復除
中散大夫元徽三年卒年八十二爰子希秀甚有學解亦
閑篆隸正覺禪靈三寺碑即希秀書也爰之徙交州明帝
召希秀謂曰比當令卿父還希秀再拜荅曰臣父年老恐
不及後恩帝大嗟賞即召爰還希秀位驍騎將軍淮南太
守子泓甚閑吏職而在事刻薄於人少恩住齊歷位臺郎
扶陵建康令湘東太守
阮佃夫會稽諸暨人也明帝初出閤選爲主衣後又請爲
世子師甚見信待景和末明帝被拘於殿內住在秘書省
爲帝所疑大禍將至佃夫與王道隆李道兒及帝左右琅

邪淳于文祖謀共廢立時萬閭將軍柳光世亦與帝左右
蘭陵繆方盛丹楊周登之有寵有舊方盛等又使登之結佃夫佃夫大悅先是帝亡皇后
普斷徵諸王奄人明帝左右錢藍生不欲自出帝動止輒以告淳
密使藍生候帝慮事泄藍生亦在例事畢未被遣
于文祖令報佃夫景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晡時帝出
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山陰主並待側明帝猶
在秘書省未被召益懼佃夫以告外監典事東陽朱幼又
告主衣吳興壽寂之細鎧主南彭城萎產之又語所
領細鎧將臨淮王敬則幼又告中書舍人戴明寶並擊應
明寶幼欲取其貝向曉佃夫等勸取開門鼓幼須約勒向
外使錢藍生密報建安王休仁等時帝欲南巡腹心直閤
將軍宗越等其夕並聽出外裝束唯有隊主樊僧整防華
林閤是柳光世鄉人光世要之即受命萎產之又要隊副
陽平聶慶及所領壯士會稽富靈符吳郡俞道龍丹楊宋
達之陽平田嗣並聚於慶舍佃夫慮力少更欲招合壽寂
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時巫覡言後堂有鬼其夕帝於
竹林堂前與巫共射之建安王休仁等山陰主並從帝素
不悅寂之見輒切齒寂之既與佃夫等成謀又慮禍至抽
刀前入萎產之隨其後淳于文祖繆方盛周登之富靈符

聶廢田嗣壬敬則俞道龍宋建之又繼進休仁聞行聲甚
疾謂休茂曰作矣相隨無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
不中乃走寂之追殺之事定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后
令除狂王今已太平明帝即位論功壽寂之封應城縣侯
產之汝南縣侯佃夫建城縣侯王道隆吳平縣侯淳于文
祖陽城縣侯李道兒新渝縣侯緣大盛劉陽縣侯周登之
曲陵縣侯富靈符惠懷縣子直閤慶建陽縣子田嗣將樂縣
子王敬則重安縣子俞道龍永陵縣子宋建之零陵縣子
佃夫遷南臺侍御史薛索兒慶淮為寇山陽太守程天祚
又反佃夫與諸軍破薛索兒降天祚後轉太子步兵校尉



南譙郡太守侍太子於東宮兼游擊將
軍及輔國將軍蓋次陽與二衛參貳次陽字崇基並昌
安丘人也位冠軍將軍卒時佃夫及王道隆楊運夫並執
權亞於人主巢戴大明之世方之蔑如也賞止皃應合朔
尚書奏遷元會佃夫曰元正慶會國之大禮何不遷合朔
日邪其不稽古如此大通貨賄凡事非重賂不行人有餉
絹二百疋嫌少不荅書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女妓數
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
造一物都下莫不法效焉於宅內開瀆東出平許里塘岸
整潔汎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遇佃夫出行

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帝便命施設一時珍羞莫不必備凡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常作數十人饌以待賞容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泰始初軍功既多爵秩無序佃夫僕從附隸皆受不次之位捉車人武貴中郎將傍馬者員外郎朝士貴賤莫不自結而矜傲無所降意入其室者唯吳興沈勃吳郡張澹數人而已明帝晏駕後廢帝即位佃夫權任轉重兼中書通事舍人加給事中輔國將軍餘如故欲用張澹爲武陵郡衛將軍表裂以下皆不同而佃夫稱敕施行又廬江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爲廣州刺史將發要佃夫飲設樂



見張氏恍之頻求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拂衣出曰惜指失掌邪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凡如此類並不敢執元徽三年遷黃門侍郎領右衛將軍明年改領驍騎將軍遷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猶管內任時廢帝猖狂好出游走始出宮猶整羽儀隊仗俄而棄部伍單騎與數人相隨或出郊野或入市廛內外莫不憂懼佃夫容與直閤將軍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于夫寶謀共廢帝立安成王五年春帝欲往江乘射雉帝每出常留隊仗在樂游苑前棄之而去佃夫欲稱太后令喚隊仗還閉城門分人守石頭東府遣人執帝廢之自爲揚州刺史輔政與幼等

已成謀會帝不成向江乘故事不行于天寶因以其謀告
帝帝乃收佃夫幼伯宗於光祿外部賜死佃夫幼等罪止
一身其餘無所問幼泰始初為外監配衣諸軍征討有濳
辦之能遂官涉三品為奉朝請南高亞太守封安浦縣侯
于天寶其先胡人豫竹林堂功元徽中封鄱縣子發佃夫
謀以為清河太守右軍將軍昇明中齊高帝以其反覆賜
死壽寂之位太子屯騎校尉南泰山太守多納貨賄請謁
無窮有一不從便切齒罵詈常云利刀在手何憂不辦鞭
尉吏所邏避將後為有司所奏徙送越州至豫章謀叛乃殺
之妻産之位南濟陽太守後北侵魏戰敗見殺王道隆員
與烏程人兄道迄涉學善書書形貌又美吳興太守王韶之
謂人曰有子弟如王道迄無所少道隆亦知書太始二年
兼中書通事舍人道隆為明帝所委過於佃夫而和謹自
保不妄毀傷人執權既久家產豐積豪麗雖不及佃夫而
精整過之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舉兵乃以討佃夫道隆
及楊運長為名休範奄至新亭見殺楊運長宣城懷安人
素善射為射師性謹慤為明帝委信及即位親遇甚厚後
廢帝即位與佃夫俱兼通事舍人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
南城縣子運長質木廉正脩身甚清不事園宅不受餉遺
而凡鄙無識唯與寒人潘智徐文盛厚善動止施為必與

二人量議文盛爲奉朝請頴平桂陽王休範封廣晉縣男
順帝即位遷長爲宣城太守尋還家沈攸之反遣長有異
志齊高帝遣驃騎司馬崔文仲誅之
紀僧真丹楊建康人也少隨逐征西將軍蕭思話及子惠
開皆被賞遇惠開性苛僧真以微過見罰既而委任如舊
及罷益州還都不得志而僧真事之愈謹惠開臨終歎曰
紀僧真方當貴我不見也以僧真託劉彥節周顒初惠
開在益州士反被圍危急有道人謂之曰城圍尋解檀越
當門後方大興無憂外賊也惠開密請僧真曰我子弟見
在者並無異才政是蕭道成耳僧真憶其言乃請事齊高

帝隨從在淮陰以開書題令荅遠近書疏自集官廢至高
帝冠軍府參軍主簿僧真夢青高文生滿江驚而白之高帝
曰詩人採蕭蕭即艾也蕭生斷流卿勿廣言其見親如此
後除南臺御史高帝領軍功曹上將廢立謀之表桑楮彥
回僧真啓上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表
楮明公豈得默已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慮高帝納
之高帝欲度廣陵起兵僧真又曰主上雖復往豐而累代
皇基猶固盤石全百口北度何必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
居深宮施號令目明公爲逆何以避此如其不勝則應北
走竊謂此非萬全策也上曰卿顧家豈能逐我行邪僧真

頓首稱無貳昇明元年除員外郎帶東武城令尋除給事中高帝坐東府高樓望石頭城僧真在側上曰諸將勸我誅袁劉我意未願便爾及沈攸之事起從高帝入朝堂石頭及夜高帝遣衆軍掩討宮城中望石頭火光及叫聲甚盛人懷不測僧真謂衆曰叫聲不絕是必官軍勝也尋而啓石頭平上起者賊不容自燒其城此必官軍府令僧真出頓新亭使僧真領千人在帳內初上在領軍府令僧真學上手迹下名至是報荅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初上在淮陰脩理城得古錫趺九枚下有篆文莫能識者僧真省事獨曰何須辯此文字此自久遠之物錫而有九九錫之徵也高帝曰卿勿妄言及上將拜齊公已剋日有楊祖之謀於臨軒作難僧真請上更選吉辰尋而祖之事覺上曰無卿言亦當致小狼狽此亦何異乎淹之冰轉齊國中書舍人建元初帶東燕令封新陽縣男轉羽林監遷尚書主客郎太尉中兵參軍兼中書舍人高帝疾甚令僧真典遺詔永明元年丁父喪起爲建威將軍尋除南太山太守又爲舍人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武帝嘗目送之笑曰人生何必計門戶紀僧真當常貴人所不及也諸權要中最被眄遇後除前軍將軍遭母喪開家得五色兩頭蛇武帝崩僧真號泣思慕明帝以僧真歷

朝驅使建武初除游擊將軍兼司農待之如舊欲令僧真
臨郡僧猛為鎮蠻護軍晉熙太守永泰元
年除司農卿明帝崩掌山陵事出為廬陵內史卒于官僧
猛後卒於晉熙太守兄弟皆有風姿舉止並善隸書僧猛
又能飛白書僧飛白賦僧真子交卿甚有解用宋時道人
建元初罷道為寧朔將軍封州陵男二年遣法持為軍主
領支軍救援胸山永明四年坐役使將客奪其鮭稟削封
卒

劉係宗丹楊人也少便書畫為宋竟陵王誕子景粹侍書
誕舉兵廣陵城內皆死敕沈慶之赦係宗以為東宮侍書
泰始中為主書以寒官累至勳品元徽初為奉朝請兼中
書通事舍人負外郎封始興南亭侯帶秣陵令齊高帝廢
蒼梧明旦呼正直舍人虞整醉不能起係宗歡喜奉敕高
帝曰今天地重開是卿盡力之日使寫諸處分敕令及四
方書疏使主書十人配之事皆稱旨高帝即
位除龍驤將軍建康令永明初為右軍將軍淮陵太守兼
中書通事舍人母喪自解起復本職四年白賊唐寓之起
宿衛兵東討遣係宗隨軍慰勞還至遭賊郡縣百姓被驅
逼者悉無所問還復人伍係宗還上曰此段有征無戰以

時平蕩百姓安怙甚快也賜係宗錢帛上欲脩白下城難於動役係宗啓謫役在東人丁隨寓之為逆者上從之後車駕出講武上履行白下城曰劉係宗為國家得此一城永明中魏使書常令係宗題荅祕書局皆隸之冊為少府鸞林即位除寧朔將軍宣城太守係宗父在朝省閑於職事武帝常云學士輩不堪經國唯大讀書耳經國一劉係宗足矣沈約王融數百人於事何用其重吏事如此建武二年卒官

茹法亮吳興武康人也宋大明中出身為小史歷齋幹扶侍孝武末年鞭罰過度校獵江右選白衣左右百八十人皆面首富室從至南州得鞭者過半法亮憂懼因緣格出家得為道人明帝初罷道還事阮佃夫累至齊高帝冠軍府行參軍及武帝鎮盆城須舊驅使人法亮求留為武帝江州典籤除南臺御史帶松滋令法亮便僻解事善於承奉稍見委信建元初歷東宮主書除奉朝請補東宮通事舍人武帝即位仍為中書通事舍人除員外郎帶南濟陰太守與會稽呂文度臨海呂文顯並以姦佞諂事武帝文度為外監專制兵權領軍將軍守虛位而已天文寺常以上將星占文度吉凶文度尤見委信上嘗云公卿中有憂國如文度者復何憂天下不寧文度既見委用大納財賄

廣開宅宇盛起土山奇禽怪樹皆聚其中後房羅綺王侯不能及又啓上籍被却者悉充遠戍百姓嗟怨或逃亡避役各富陽人唐寓之因此聚黨為亂鼓行而東乃於錢唐縣僭號以新城戍為僞宮以錢唐縣為僞太子宮置百官皆備三吳却籍者奔之衆至三萬籍稱吳國僞年號興平其源始於虞玩之而成於文慶事見虞玩之傳法亮文慶並勢傾天下太尉王儉常謂人曰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求明二年封望蔡縣男七年除臨淮太守轉竟陵王司徒中兵參軍巴東王子響於荊州殺僚佐上遣軍西上使法亮宣旨安撫子響法亮至江津子響尋法亮還畏不肯



往又求見傳詔法亮又不遣故子響怨遣兵破江略軍事平法亮至江陵誅賞處分皆稱敕斷決軍還上悔殊詘子響法亮被責少時親任如舊廣開宅宇杉齋光麗與延昌殿相埒延昌殿武帝中齋也宅後為魚池釣臺上山樓館長廊將一里竹林花藥之美公家苑囿所不能及鬱林即位除步兵校尉時有綦毋珍之居舍人之任凡所論薦事無不允內外要職及郡丞尉皆論價而後施行貨賄交至旬月之間累至千金帝給珍之宅宅邊又有空宅從郎併取輒令材官營作不關詔旨材官將軍細作丞相語云寧拒至尊教不可違舍人命珍之母隨弟欽之作暨陽令欽之

罷縣還珍之迎母至湖款輒刺青蟄百人自隨鼓角橫吹都下富人追從者百數歛之自行佐作縣還除盧陵王驃騎正將軍又詐宣敕使歛之領青蟄珍之有一銅鏡背有三公字常語人云數祥如此何患三公不至乃就蔣王廟乞願得三公封郡王啓帝求封朝議未許又自陳曰珍之西州伏事侍從入宮契闊忽脊塲盡誠力王融姦謀潛構自非珍之躍衛扶持事在不測今惜千户侯誰為官使者又有牒自論於朝廷曰當世祖晏駕之時內外紛擾珍之手抱至尊口行處分忠誠契闊人誰不知今希千户侯於分非過乃許三百戶賑恚形於言色進為三百户又不肯受明帝議誅之乃許封汝南縣有杜文謙者吳郡錢唐人帝為南郡王文謙侍五經文句歷太學博士出為溧陽令未之職會明帝知權蕭謙用事文謙乃謂珍之曰天下事可知灰盡粉滅匪朝伊夕不早為計吾徒無類矣珍之曰計將安出荅曰先帝故人多見擯斥今召而使之誰不慷慨近聞王洪軌與趙越常徐僧虎萬靈會共語皆攘袂槌牀著其密報周奉叔使萬靈會魏伯高殺蕭諶則營內之兵皆我用也即勒兵入尚書斬蕭令兩都伯力耳其次則遣荆輔豫讓之徒因諮事左手頓其首則方寸之刃足以立事亦萬世一時也今舉大事亦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

耳死社稷可乎若遲疑不斷復少日錄君冊敕賜死父母爲殉在眼中矣珍之不能用時徐龍駒亦當得封珍之耻與龍駒共語因求別立事未及行而事敗珍之在西州時有一手板相者云當貴每以此言動帝又圖黃門即帝嘗問之曰西州時手板何在珍之曰此是黃門手板官何須問帝大笑珍之時爲左將軍南彭城太守領中書通事舍人正直宿宣旨使郎往薛主廟祈福因收送廷尉與周奉叔杜文謙同死文謙有學行善言吐其父聞其死曰吾所以憂者恐其不得死地耳今以忠義死復何恨哉王經毋所以欣經之義也時人美其言龍駒以奪人本給安陸侯

後廢東宮爲齋師帝即位以後便佞見寵凡諸鄙賤雜事皆所諮勸位羽林監後閣舍人黃門署令淮陵太守帝爲龍駒置嬪御妓樂常住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按代帝畫敕內左右侍直與帝不異前代趙忠張讓之徒莫之能比封惠懷縣男事未行明帝請朱之懇至乃見許言於衆曰吾等荷恩今日應死報又見殺道剛字景昭彭城人性質直帝雖與之狎而未嘗敢訕帝悅市里雜事以爲歡樂道剛輒避之益州人韓護善騎馬帝嘗呼入華林

國令驕大賞狎之道剛出謂明帝主上猶是小兒左右皆
須正人使日見禮則近聞韓謙與天子齊馬並馳此導人
君於危地道剛欲殺之既而遣人刺殺謙及道剛死張馳
謂劉繪曰道剛似不為謙亦復不免也荅曰夫徑寸之珠
非不貴也而蠭之所病云何不療之哉此道剛所以死也
明帝即位高武舊人鮮有存者法亮以主者父事故不見
疑位任如故先是延昌殿為武帝陰室藏諸服御二少帝
並居西殿及明帝居東齋開陰室出武帝白紗帽防身刀
法亮見歛欷流涕永泰元年王敬則事平法亮復受敕宣慰
[illegible]無所納受東昏即位出法亮為大司農中書權利之
職法亮不樂去固辭不受既而代人已到法亮乘湯而出
卒官

呂文顯臨海人也吳平初為齊高帝錄尚書責事累遷殿
中御史後為秣陵令封劉陽縣男永明元年為中書通事
舍人文顯臨事以刻覈被知三年帶南清河太守與茹法
亮等迭出入為舍人並見親幸多四方餉遺並造大宅聚
山開池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世謂之四戶既總重
權勢傾天下晉宋舊制宰人之官以六年為限近世以六
年過久又以三周為期謂之小痛而遷換未來又不依三
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於道路四方守宰餉遺一年咸

數百萬舍人如法冤於衆中語人曰何須冤外禄此一戶
內年辦百萬蓋約言之也其後玄象失度宋官奏宜修祈
禳之禮王儉聞之謂上曰天文垂忤此禍由巫戶仍奏文
顯等事檀祠和拯言其事上雖納之而不能改也文顯累
遷左中郎將南東莞太守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鐵前直
叙所論之事後云謹鐵曰月下又云某官某鐵故府州置
吳鐵以典之本五品吏宋初改為七職宋氏晚運多以幼
少皇子為方鎮時主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籤鐵之權稍
重太明太始長王臨蕃素族出鎮莫不皆出內教命刺史
不得專其任也宗慤為豫州吳喜公為典籤慤刑政所施
喜公每多違執慤大怒曰宗慤年將六十為國命政得
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喜公稽顙流血乃止自
此以後權寄頓降典籤遞互還都一歲數反時主輒與間
言訪以方事刺史行事之美惡係於典籤之口莫不折節
推奉伯慮不及於是威行州郡權重蕃君劉道濟柯孟孫
等並慮發露雖即顯戮而權任之重不異明帝輔政深知
之始制諸州急事宜密者有所論不得遣典籤還都而典籤
之任輕矣後以文顯守少府見任使歷建武永元之世至
尚書右丞少府卿卒官

茹法珍會稽人梅蟲兒吳興人齊東昏時並為制局監俱

見愛幸自江祏姚安王遥光等誅後及左右應敕捉刀之徒並專國命人間謂之刀敕權奪人主都下為之語曰欲求貴職依刀敕須得富豪事御刀時又有新蔡人徐世檦檦所勸殺徐孝嗣後封臨汝縣子陳顯達事起加輔國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為都督而兵權實在世檦當時權勢傾法珍蟲兒又謂法珍蟲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阿儂貧主惡耳法珍等與之爭權遂以白帝帝稍發其凶強世檦懼欲生忠左右徐僧重密知之發其事收得千餘人仗及呪詛文又畫帝小像備為刑斬刻射支解之狀而自作已像著通天冠衮服題云徐氏皇帝永元二年事發乃挾之自是法珍蟲兒並為外監口稱詔敕中書舍人王暕之與相脣齒專掌文翰其餘二十餘人皆有勢力崔慧景平後法珍封餘干縣男崔慧景之平也敕都下及南兗州本以有賊當悉羣凶用事刑辟不依詔書無罪家富者不論赦令莫不受戮籍其家產與慧景深相關為盡力而家貧者一無所問始安顯達時亦已如此至慧景平復然或說王暕之云赦書無信人情大惡暕之曰政當復有赦耳復赦羣小誅戮亦復如先帝自羣公誅後無復忌憚無日不游走所幸潘妃本姓俞名尼子王

敬則伐北或云宋文帝有潘妃在位三十年於是改姓曰潘其父寶慶亦從改焉高帝呼寶慶及法珍為阿丈蠻兒及東治營兵俞靈韻為阿兄帝與法珍等俱謔寶慶帝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為市中雜語以為諧謔又帝輕騎戎服往諸王家游宴有吉凶輒往慶弔在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為張子最有寵參預朝政雖王晅之蠻兒之徒亦不之控制大臣移易敕詔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懾息其佐成賢亂者法珍蠻兒及王晅之俞寶慶俞靈韻祝靈勇范亮之徐僧重時崇濟阮安泰劉文泰呂文慶胡燁光繆寶義章道之楊敬子李檠之周管之范昊濟石昊悅張惡奴王勝公王懷藻梅師濟翻伯兒史元益王靈範席休又解滂及太史令駱文叔大巫朱光尚凡三十一人又有奄官王寶孫王法昭許朗之許伯孫方佛念馬僧猛盛劭王笠兒隨要義係世等十人梁武平建鄴皆誅又朱興光為茹法珍所疾得罪被繫豐勇之與王珍國相知行殺皆免初左右刀敕之徒悉號為鬼宮中訛云趙鬼食鴨劇諸鬼盡著調當畔莫解梁武平建鄴東昏宛轉小一時誅戚故稱為諸鬼也俗間以細劇內滌以薑桂曰劇意者必當皆當細劇而烹之也

周石珍建康之厮隸也以販綃為業梁天監中稍遷至

宣傳左右身長七尺頗閑應對後遂至制局監帶開陽令
歷帝直閤將軍大清三年封南豐縣侯瑾領制局臺城未
陷已射書與侯景相結開門納出入殿庭武帝方坐文德殿怪問
徒入直殿內或驅驢馬驟出之石珍曰皆丞相甲士上曰何物丞相對曰侯丞相亡怒
叱之曰是名侯景何謂丞相石珍求媚於賊乃養其黨留
遷以為已子遷亦父事之景篡位制度羽儀皆石珍自出
景平後及中書舍人嚴亶等送于江陵亶本為齊監臺
省積久多閑故實在賊君要臣於石珍及簡文見立亶學
比人著靴上殿無肅恭之禮有怪之者亶曰吾豈畏劉禪
乎於景圍巴陵郡吐曰荊州那不送降及至江陵將刑于
市江謂石珍曰吾等死亦是罪盈石珍與其子鼻相抱哭
亶謂監刑人曰倩語湘東王不有廢也君何以與俱腰斬
自是更殺賊黨以板押舌釘釘之不復得語
陸驗徐驎並吳郡吳人驗少而貧苦落魄無行邑人鄙吉
鄉者甚富驗傾身事之吉鄉貸以錢米驗借以商販遂致
千金因出都下散貲以事權貴朱异其邑子也故賓有德
遂言於武帝拔之與徐驎兩人遞為少府丞太市令驗本
無藝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生犀其形甚陋故閭里
咸謂驗為生犀驗並以苛刻為務百賈畏之异尤與之

昵世人謂之三蠹司農卿傳岐梗直士也嘗謂昇曰卿任參國鈞榮寵如此此日所聞鄙穢狼藉若使聖主發悟欲免得乎昇曰外間謗讀知之久矣心苟無媿何卹人言岐不懼知惡而不改天奪其鑒其能久乎驗竟以侵削爲能數年遂登列棘鳴佩珥貂並肩秉彥仕至太子右衛率卒贈右衛將軍遠近聞其死莫不快之驎素爲邵陵王綸所憾太清二年爲綸所殺

司馬申字季和河內溫人也祖慧速梁都水使者父玄通梁尚書左丞郎申早有風鑒十四使著棊嘗隨父候吏部尚書到溉時梁州刺史陰子春領軍朱异在焉呼與棊申每有妙思异觀而奇之因引申游廳太清之難父母俱沒困此自誓擔土菜食終身梁元帝承制累遷鎮西外兵記室參軍及侯景寇郢州申隨都督王僧辯據巴陵每進棊皆見行用僧辯歎曰此生要鞬汗馬或非所長若使撫衆守城必有奇績僧辯之討陸納也子時賊衆奄至左右披靡申躬敵僧辯蒙楯而前會裴之橫救至賊乃退僧辯顧而笑曰仁者必有勇豈虛言哉陳太建中除秣陵令在職以清能見紀有白雀集于縣庭復爲東宮通事舍人叔陵之肆逆也事既不捷出據東府申馳召右衛將軍蕭摩

訶帥兵先至追斬之後主深嘉焉以功除太子左衛率封
文招縣伯兼中書通事舍人遷右衛將軍歷事三帝內掌
機密頗作威福性忍害好飛書以譖毀朝之端士遍羅其
缺參預謀謨乃於外宣說以爲己力省中秘事往往泄漏
性又果敢善應對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己者必以微言譖
之附己者因機進之是以朝廷內外皆從風靡初尚書右
僕射沈君理卒朝廷議以毛喜代之申慮喜預政乃短喜
於後主曰喜臣之妻兄高帝時稱陛下有酒德請逐去官
臣陛下寧忘之邪喜由是廢錮又與施文慶李脫兒比周
共相殘傳綽奪任忠部曲以配蔡徵孔範是以文武解體至
於覆滅申省書寢於尚書下省有烏啄其口流血及地時
論以爲諸賢之效也後加散騎常侍右衛舍人如故至德
四年卒後主嗟悼久之贈侍中護軍將軍進爵爲侯謚曰
忠及葬後主自爲製誌銘子琇嗣官至太子舍人

施文慶不知何許人也家本吏門至文慶好學頗涉書史
陳後主之在東宮文慶事焉及即位擢爲中書舍人仍屬
叔陵作亂隋師臨境軍國事務多起倉卒文慶聰敏強記
明閑吏職心弄口占應時條理由是大被親幸又自太建
以來吏道疏簡百司弛縱文慶盡其力用無所縱捨分官
聯事莫不振懼又引沈客卿陽惠朗徐哲暨慧景等至有

吏能後主信之然並不達大體擢責苛碎聚斂無厭王公
大人咸共疾之後主益以文慶爲能尤更親重內外衆事
無不任委累遷大子左衛率舍人如故禎明三年湘州刺
史晉熙王叔文在職既久大得人和後主以其據有上流
陰忌之自慶素與群臣少恩恐不爲用無所任者乃擢文
慶爲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欲令西上仍徵叔文還朝
文慶深喜其事然懼居外後執事者持己短長因進其黨
沈客卿以首代未發聞二人共掌機密時隋軍大舉分道
而進尚書僕射袁憲驃騎將軍蕭摩訶及文武群臣共議
請於京口採石各置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
爲防備文慶恐無兵從己廢其述職而客卿又利文慶之
任已得專擅俱言於朝曰必有論議不假面陳但作文啓
即爲通奏憲等以爲然二人齎啓入白後主曰此是常事
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驚擾及隋軍臨江間
諜驟至憲等慤勤奏請至于再三文慶等曰元會將逼南
郊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便廢覲後主曰今且出兵
若北邊無事因以永軍從郊何爲不可又對曰如此則聲
聞鄰境便謂國弱後又從貫動江摠摠內爲之游說後主
重違其意而迫羣官之請乃令付外詳議又抑憲等由是
未決而隋師濟江後主性怯懦不達軍事晝夜啼泣臺內

勳分一以委之文慶既知諸將疾已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快快素不伏官追此事機那可專信凡有所啓請經略之計並皆不行尋敕文慶領兵頓于樂游苑陳主隋晉王廣以文慶受委不忠曲為誦佞以被耳目乃黨數人並於石關前斬之以謝百姓

沈客卿吳興武康人也美風采善談論博涉群書與施文慶少相親昵仕陳累遷至尚書儀曹郎聰明有口辯頗知故事每朝廷體式吉凶儀注凡所疑議客卿斟酌裁斷理雖有不經而衆莫能爭事多施行至德初以為中書舍人兼步兵校尉掌金帛局以簿制軍人士人二品清官並無



關市之稅後主盛脩宮室窮極耳目府庫空虛有所興造恒苦不給客卿每立異端唯以刻削百姓為事奏請不問士庶並責關市之估而又增重其舊價於是以陽惠朗為太市令覽慧景為常責金帛都令史二人家本小吏考校簿領豪釐不差糺讁嚴急百姓嗟怨而客卿居舍又揔以督之每歲所入過於常格數十倍後主大悅尋加客卿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舍人如故惠朗惠景奉朝請禎明三年客卿遂與文慶俱掌機密隋師至文慶出頓樂游苑內外事客卿揔焉臺城失守隋晉王以客卿重賦厚斂以悅於上與文慶暨惠景陽惠朗等俱斬於石闕前徐哲不知何許

人施文慶引爲制局監掌刑法亦與客鄉同誅
孔範字法言會稽山陰人也曾祖景偉齊散騎常侍祖淵
梁海鹽令父佖歷職清顯範少好學博涉書史陳太建中
值宣惠江夏王長史後主即位爲都官尚書與江揔等並
爲狎客範容止都雅文章贍麗又善五言詩尤見親愛後
主性愚很惡聞過失每有衆事範必由爲文飾稱揚贊美
時孔貴人絶愛幸範與孔氏結爲兄妹寵遇優渥言聽計
從朝廷公鄉咸畏範因驕矜以爲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從
容白後主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慮豈
其所知後主以問施文慶文慶畏範無爲然自是將帥



微有過失即奏其兵分配文吏隋師將濟江羣官請爲備
防文慶沮壞之後主未決範奏曰長江天塹古來限隔虜
軍豈能飛度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自恨位卑虜若
能來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
因死去後主笑以爲然故不深備尋而隋將賀若弼陷南
徐州執城主莊元始韓擒陷南豫州敗水軍都督高文泰
與中領軍魯廣達頓于白塔寺後主多出金帛募人立功
範素於武士不接莫有至者唯負販輕薄多從之高麗百
濟崑崙諸夷並受督時任蠻奴請不戰而已度江攻其大
軍又司馬消難言於後主曰弼若登高舉烽與韓擒相應

鼓聲交震人情必離請急遣兵北據蔣山南斷淮水質其
妻子重其賞賜陛下以精兵萬人守城莫出不過十日食
盡二將之頭可致闕下範異欲立功志在於戰乃曰司馬
消難狼子野心任蠻奴淮南傖士語並不可信事遂不行
隋軍既逼蠻奴又欲爲持久計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爲官
勒石燕然後主從之明日範以其徒居中以抗隋師未陣
而北範脫身遁免尋與後主俱入長安初晉王廣所戮陳
五佞人範與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瓘過惡未
彰故免及至長安事並露隋文帝以其姦佞諂惑並暴其
過惡名爲四罪人流之遠裔以謝吳越之人瑳儀並琅邪
人瑳刻薄貪鄙忌害才能儀佞意承顏傾巧側媚又獻其
二女以求親昵瓘儉慘苛酷發言邪諂故同罪焉

八坐五曹各有恒任係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職至於冠冕
搢紳任疎人貴伏奏一務既寢趨走之勞亦息闕宣所寄
屬當事有所歸遍驛內外切自音旨若夫竭忠盡節仕子
恒圖隨方致用明君盛典舊非本舊因新以成舊者也狎
非先狎因疎以成狎者也而任隔疎情殊塗一致權歸近
狎異世同揆故環纓斂笏俯仰晨昏瞻幄坐而逡躬陪蘭
檻而高眄採求恩色習覩威顏遷蘭變鮑久而彌信因城

社之固執開壅之機長主君世振來持領賞罰事穀能不
踰漏宮省咳唾義必先知故窺盈縮於顏景獲驪珠於龍
睡坐歸聲勢則震都鄙賄賂日積苞苴歲通富擬公侯威
行州郡制局小司專典兵力雲陛天居亘設蘭綺羽林精
卒重兎廣衛至於元戎啓轍武候還壘遷迴清道神行梭
巒督察往來馳驟役分部親承凡梭鎮護所攝示
摠成規若徵兵動衆大興人役優劇遠近斷於外監之心
讒辱詆訶恣於典事之口抑符緩詔姦僞非一書死爲生
請謁成市左臂揮金右手利字紙爲銅落筆由利染故閤
同玉署家號金穴嬪媛侍女羅綺綵鄭之聲旋池碧渠魚
龍雀馬之羣莫不充牣錦室照徹青雲書啟傷人於斯爲
切況乎主幼時昏讒慝亦荷可勝也

列傳第六十七

南史七十七

# 夷貊上

## 海南諸國

李延壽 南史七十八

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或四五千里遠者二三萬里其西與西域諸國接漢元鼎中遣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諸國自武帝以來皆朝貢後漢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貢獻及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經過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中國者蓋鮮故不

載史官及宋齊至梁其奉正朔脩貢職航海往往至矣今采其風俗粗著者列爲海南云

林邑國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也伏波將軍馬援開南境置此縣其地從廣可六百里城去海百二十里去日南界四百餘里北接九德郡其南界水步道二百餘里有西圖夷亦稱王馬援所植二銅柱表漢家界處也其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又出琦瑁昇齒古貝沈木香古貝者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布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爲斑布沈木香者土人斫斷積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沈故名曰沈香次浮者梔香漢末大亂功曹區王殺縣令自立爲王數世其後王無嗣外甥范熊代立死子逸嗣晉咸帝咸康三年逸死奴文篡立文本日南西卷縣夷帥范幼家奴常牧牛於山澗得鱧魚二化而爲鐵因以鑄刀刀成文向石呪曰若所石破者文當王此國因所石如斷芻莫文心異之范幼常使之商賈至林邑因教林邑王作宮室及兵車器械王寵任之後乃譖言諸子各奔餘國及王死無嗣文爲於隣國迎王子置毒於漿中殺之遂脅國人自立時交州刺史姜莊使所親韓戢謝幼前後監日南郡並貪殘諸國患之穆帝永和三年臺遣夏侯覽爲

太守侵刻尤盛林邑素無田土貪日南地肥沃常欲略有之至是因人之怨襲殺覽以其屍祭天留日南三年乃還林邑交州刺史朱藩後遣督護劉雄戍日南文復滅之進寇九德郡害吏人遣使告藩願以日南北境橫山爲界藩不許文歸林邑尋復屯日南文死子佛立猶屯日南征西將軍桓溫遣督護滕畯九眞太守灌邃討之追至林邑佛乃請降安帝隆安三年佛孫須達復寇日南九德諸郡無歲不至殺傷甚多交州遂致虛弱須達死子敵眞立其弟敵鎧擄母出奔敵眞追恨不能容其母弟捨國而之天竺禪位於其甥國相藏驎固諫不從其甥立而殺藏驎藏驎



子又攻殺之而立敵鎧同母異父弟曰文敵文敵復爲扶南王子當根純所殺大臣范諸農平其亂自立爲王諸農死子陽邁立陽邁初在孕其母夢生兒有人以金席藉之其色光麗夷人謂金之精者爲陽邁若中國云紫磨者因以爲名宋永初二年遣使貢獻以陽邁爲林邑王陽邁死子咄立篡其父復曰陽邁其國俗居處爲閣名曰干闌門戶皆北向書樹葉爲紙男女皆以橫幅古貝繞腰以下謂之干漫亦曰都漫穿耳貫小環貴者著革屣賤者跣行自林邑扶南以南諸國皆然也其王者著法服加瓔珞如佛像之飾出則乘象吹螺擊鼓罩古貝繖以古貝爲幢旗國

不設刑法有罪者使象踢殺之其大姓號婆羅門嫁娶必
用八月女先求男由賤男而貴女同姓還相婚姻使婆羅
門占婚冝婦擪手相付呪曰吉利吉利爲成禮死者焚之中
野謂之火葬其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國王事尼乾道鑄金
銀人像大十圍元嘉初陽邁侵暴日南九德諸郡交州刺史
杜弘文建牙欲討之聞有代乃止八年又寇九德郡入四
會浦口交州刺史阮彌之遣隊主相道生帥兵赴討攻區
栗城不剋乃引還十二年十五年十六年十八年每遣使
貢獻獻亦陋薄而寇盜不已文帝忿其違慢二十三年使
交州刺史檀和之振武將軍宗慤伐之和之遣司馬蕭景



憲爲前鋒陽邁聞之懼欲輸金一萬斤銀十萬斤銅三十
萬斤還所略日南戶其大臣萬僧達諫止之乃遣大帥范
扶龍戍其北界區栗城景憲攻城剋之乘勝即剋林邑陽
邁父子並挺身逃奔獲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又銷其金
人得黃金數十萬斤和之高平金鄉人檀媽之子也以功
封雲杜縣子孝建三年爲南郡州刺史坐酣飲黷貨迎獄
中女子入內免官禁錮後病死見胡神爲祟追贈左將軍
謚曰襄子孝武孝建二年林邑又遣長史范龍跋奉使貢
獻除龍跋揚武將軍大明二年林邑王范神成又遣長史
范流奉表獻金銀器香布諸物明帝泰豫元年又遣使獻

方物齊求明中范文賛累遣使貢獻梁天監九年文賛子
天凱奉獻白猴詔加持節督緣海諸軍事威南將軍林邑
王死子弼毛跋摩立奉表貢獻普通七年王高戍勝鎧遣
使獻方物詔以爲持節督緣海諸軍事綏南將軍林邑王
大通元年又遣使貢獻大通二年行林邑王高戍律陁羅
跋摩遣使貢獻詔以爲持節督緣海諸軍事綏南將軍林
邑王六年又遣使獻方物廣州諸山並狸獠種類繁熾前
後屢爲侵暴歷世患之宋孝武大明中合浦大帥陳檀歸
順拜龍驤將軍檀乞官軍征討未附乃以檀爲高興太守
遣前朱提太守費沈龍驤將軍武期南伐并通朱崖道並
無功輒殺檀而反沈下獄死

扶南國自南岸之南海西大灣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
邑西南三千餘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廣十里從西流
東入海其國廣輪三千餘里土地洿下而平博氣候風俗
大較與林邑同出金銀銅錫沈木香象犀孔翠五色鸚鵡
其南界三千餘里有頓遜國在海嶼上地方千里城去海
十里有五王並羈屬扶南頓遜之東界通交州諸賈人其
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往還交易其市東西交會日
有萬餘人珍物寶貨無所不有又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
汁停瓮中數日成酒頓遜之外大海洲中又有毗騫國去

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頭長三尺自古不死莫知其年王神聖國中人善惡及將來事王皆知之是以無敢欺者南方號曰長頸王國俗有室屋衣服皆粳米其人言語小異扶南有山出金金露生石上無央限也國法刑人並於王前啖其肉國內不受佞客有往者亦殺而啖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樓居不與人共食不事鬼神其子孫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扶南王數使與書相報荅常遣扶南王純金五十人食器形如圓盤又如椀着受一升王亦能作天竺書書可三千言說其宿命所由與佛經相侔並論善惡事又傳扶南東界郎大漲海



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大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以爲手巾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汚則投火中復更精絜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扶南國俗本裸文身被髮不製衣裳以女人爲王號曰柳葉年少壯健有似男子其國有激國有事鬼神者字混填夢神賜之弓乘賈人舶入海混填晨起即詣廟於神樹下得弓便依夢乘舶入海遂至扶南外邑柳葉人衆見舶至欲劫取之混填張弓射其舶舟度一面矢及侍者柳葉大懼舉衆

葉爲妻生子分王七邑其後王混盤況以詐力間諸邑令
相疑阻因舉兵攻併之乃選子孫中分居諸邑號曰小王
盤況年九十餘乃死立中子盤盤以國屬委其大將范蔓
盤盤立三年死國人共舉蔓爲王蔓爲人健有權略復以兵
威攻伐旁國咸服屬之自號扶南大王乃作大船窮漲海
開國十餘闢地五六千里次當伐金鄰國蔓遇疾遣太子
金生代行蔓姊子旃因纂蔓自立遣人詐金生而殺之蔓
死時有乳下兒名長在人間至年二十乃結中壯士襲殺
旃旃大將范尋又攻殺長而代立更結國內起觀閣遊戲
之朝旦中晡三四見客百姓以蕉葉覆障爲禮國法無牢
獄有訟者先齋三日乃燒斧擲赤令訟者捧行七步又以
金鏡雞卵投沸湯中令探取之若無實者手即爛有理者
則不又於城溝中養鱷魚門外圈猛獸有罪者輒以餧猛
獸及鱷魚魚獸不食爲無罪三日乃放之鱷大者長三丈
餘狀似鼉有四足喙長六七尺兩邊有齒利如刀劒常食
魚過得麞鹿及人亦噉之若捨以南及外國皆有之吳時
遣中郎康泰宣化從事朱應使於尋國國人猶裸唯婦人
著貫頭泰應謂曰國中實佳但人皮露可怪耳尋始令國
內男子著橫幅橫幅今干漫也大家乃截錦爲之貧者乃
用布晉武帝太康中尋始遣使貢獻穆帝升平元年天竺

旃檀奉表獻馴象詔以勞賚停之其後王憍陳如本天竺婆羅門也有神語曰應王扶南憍陳如心悅南至盤盤扶南人聞之舉國欣戴迎而立焉乃改制變用天竺法憍陳如死後王持梨陁跋摩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十二年十五年表獻方物齊永明中王憍陳如闍邪跋摩遣使貢獻梁天監二年跋摩復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獻方物詔授安南將軍扶南王其國人皆醜黑拳髮所居不穿井數十家共一池引汲之俗事天神以銅為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其王出入乘象嬪侍亦然王坐則偏踏翹膝左腳至地以白疊敷

前設金盆香鑪於其上國俗居喪則剃除鬚髮死者有四葬水葬則投之江流火葬則焚為灰燼土葬則瘞埋之鳥葬則棄之中野人性貪吝無禮義男女恣其奔隨十年十三年跋摩累遣使貢獻其年死庶子留陁跋摩殺其嫡弟自立十六年遣使竺當抱老奉表貢獻十八年復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婆羅樹葉并獻火齊珠鬱金蘇合等香普通元年中大通二年大同九年累遣使獻方物五年復遣使獻生犀又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釋雲寶隨使往迎之先是三年八月武帝改造阿育王佛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八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

短放之則旋亟爲蠶形按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猶如藕
莖縈佛三昧經云我昔在宮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
放已右旋還成蠶文則與帝所得同也阿育王鬪浮提一天下佛滅度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萬四
千塔此郎其一吳時有尼爲其地爲小精舍孫綝尋毀除
之塔亦同滅晉吳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焉晉元帝初
渡更脩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程造小塔未及
成而亡弟子僧顯繼而脩立至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輪
及承露其後有西河離石縣胡人劉薩訶過疾暴亡而心
猶暖其家未敢便殯經七日更蘇說云所兩吏見録向西
北行不測遠近至一大城入地獄隨報重輕受諸楚毒觀世音
語云汝緣未盡若得還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楊會稽並
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若壽終則不墮地獄語竟如墜高
巖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慧達遊行禮塔次至丹楊未知
塔處及登越城四望見長千里有異氣因就禮拜果是先
阿育王塔所屢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衆就掘
入一丈得三石碑並長六尺中一碑有鐵函函中有銀函
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髮爪各一枚髮長數尺即遷
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西造一層塔十六年又使沙門
僧尚加爲三層即是武帝所開者也初穿土四尺得龍窟

及昔人所捨金銀瓔釧鈸鐲等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至石磉磉下有石函函內有鐵壺以盛銀坩坩內有金鏤甕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函內有瑠璃椀椀內得四舍利及髮爪爪有四枚並爲沈香色至其月二十七日帝又到寺禮拜設無碍大會大赦是日以金鉢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隱不出帝禮數十拜舍利乃於鉢內放光旋回久之乃當中而止帝問大僧正慧念曰見不可思議事不慧念荅曰法身常住湛然不動帝曰弟子欲請一舍利還臺供養至九月五日又於寺設無碍大會遣皇太子王侯朝貴等奉迎是日風景明淨傾都觀屬所設金銀供具等物並留寺供養并施錢一千萬爲寺基業至四年九月十五日帝又至寺設無碍大會竪三刹各以金甕次玉甕重盛舍利及爪髮內七寶塔內又以石函盛寶塔分入兩刹刹下及王侯妃主百姓富室所捨金銀環釧等珍寶充積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寺僧又請帝於寺發願若經題爾夕二塔俱放光明敕鎮東邵陵王綸製寺大功德碑文先是二年改造會稽鄮縣塔開舊塔中出舍利遣光宅寺釋敬脫等四僧及舍人孫照等迎還臺帝禮拜竟即送還縣入新塔下此縣塔亦是劉薩訶所得也晉咸和中丹楊尹高悝行至長侯橋見浦中五色光長數尺不知何怪乃令人

於光處得金像無有光趺悝乃下車載像還至長干巷首
牛不肯進悝乃令馭人任牛所之牛徑率至寺悝因留像
付寺僧每至夜中常放光明又聞空中有金石之響經一
歲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忽見有銅花趺浮出取送縣
縣人以送臺乃施像足宛然合會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
浦人董宗之採珠沒水底得佛光餘交州送臺以施於像
又合焉自咸和中得像至咸安初歷三十餘年光趺始具
初高悝得像後有西域胡僧五人來詣悝曰昔於天竺得
阿育王造像來至鄴下逢胡亂埋於河邊今尋覓失所五
人嘗一夜俱夢見像曰已出江東為高悝所得悝乃送此
王僧至寺見像嘘欷流涕像便放光照燭殿宇又云宮寺
慧遠欲摸寫像形寺主僧尚慮損金色謂遠曰若能令像
放光回身西向乃可相許慧遠便懇拜請其夜像即轉坐
放光回身西向明旦便許摸之像趺先有外國書莫有識
者後有三藏那跋摩識之云是阿育王為第四女所造也
及大同中出舊塔舍利敕市寺側數百家宅地以廣寺域
造諸堂殿并瑞像周回閣等寫於輪奐焉其圖諸經變並
吳人張縣運手縣丹青之工一時冠絕
西南夷訶羅陁國宋元嘉七年遣使奉表曰伏承聖主信
重三寶興立塔寺周滿世界今故遣使二人表此微心

呵羅單國都闍婆洲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環赤鸚鵡烏天竺國白疊古貝等物十年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奉表曰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隱三達六通爲世間導是名如來臣故至誠五體敬禮其後爲子所篡奪十三年又上表二十六年文帝詔曰呵羅單婆皇婆達三國頻越遐海款化納貢遠誠宜甄可並加除授乃遣使策命之二十九年又遣長史婆和沙瓈獻方物婆皇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婆羅跋摩遣使獻方物四十一種文帝榮命之爲婆皇國王二十八年復遣使貢獻孝武孝建三年又遣長史竺那婆智奉表獻方物以那婆智爲振威將軍大明三年獻赤白鸚鵡六明八年明帝泰始二年又遣使貢獻明帝以其長史竺須羅遠前長史振威將軍竺那婆智並爲龍驤將軍

婆達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不陵伽跋摩遣使獻方物文帝策命之爲婆達國王二十六年二十八年復遣使獻方物

闍婆達國元嘉十二年國王師黎婆達阿陁羅跋摩遣使奉表曰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教化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降伏四魔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我雖在遠亦霑靈潤

槃槃國元嘉孝建大明中並遣使貢獻梁中大通元年四
年其王使使奉表累送佛牙及畫塔并獻沈檀等香數十
種六年八月復遣使送菩提國舍利及畫塔圖并菩提樹
葉詹糖等香
丹丹國中大通二年其王遣使奉表送牙像及畫塔二軀
并獻火齊珠古貝雜香藥大同元年復遣使獻金銀瑠璃
雜寶香藥等物
干陁利國在海南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班布古
貝檳榔檳榔特精好爲諸國之極宋孝武世王釋婆羅那
隣陁遣長史竺留陁獻金銀寶器梁天監元年其王瞿曇脩



跋陁羅以四月八日夢一僧謂曰中國今有聖主十年之
後佛法大興汝若遣使貢奉禮敬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
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得自安初未之信既而又夢此僧曰
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乃於夢中至中國拜覲天子既
覺心異之陁羅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武帝容質飾以丹
青仍遣使并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使人既至摸寫帝形
以還其國比本畫則符同焉因盛以寶函日加敬禮後跋
陁死子毗耶跋摩立十七年遣長史毗員跋摩奉表獻
金芙蓉雜香藥等普通元年復遣使獻方物
狼牙脩國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

北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土氣物產與扶南畧同偏多棧洞婆律香等其俗男女皆祖而被髮以古貝爲干漫其王及貴臣乃加雲霞布覆肩以金繩爲絡帶金環貫耳女子則布以瓔珞繞身其國累壔爲城重門樓閣王出乘象有幡旄旗鼓罩白蓋兵衛甚嚴國人說立國以來四百餘年後嗣衰弱王族有賢者國人歸向之王聞乃加囚執其鎖無故自斷王以爲神因不敢害乃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妻以長女俄而狼牙主死大臣迎還爲王二十餘年死子婆伽達多立天監十四年遣使阿撒多奉表

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行國界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氣暑熱如中國之盛夏穀一歲再熟草木常榮海出文螺紫貝有石名坦貝羅初采之柔軟及刻削爲物暴乾之遂大硬其國人披古貝如帕及爲都縵乃用班絲者以瓔珞繞身頭著金冠高尺餘形如弁綴以七寶之飾帶金裝劒偏坐金高坐以銀鐙支足侍女皆爲金花雜寶之飾或持白毡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駕輿以雜香爲之上施羽蓋珠簾其道士從吹螺擊鼓王姓憍陳如自古未通中國問其先及年數不能記自言白淨王夫人即其國女天監十六年遣使奉表獻金席等普通三年其王頻伽復遣使珠智獻白

鸚鵡青蟲蚍蜉銀金瑠璃器古貝螺杯雜香藥等數十種
中天竺國在大月支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里一名身毒
漢世張騫使大夏見邛竹杖蜀布國人云市之身毒即天
竺也從月支高附西南至西海東至盤越列國數十每國
置王其名雖異皆身毒也漢時羈屬月支其俗土著與月
支同而卑濕暑熱人民戰弱於月支國臨大江名新陶源
出崑崙名為五江摠名恒水其水甚美下有真鹽色正白
如水精土出犀象貂鼠璅瑁公孺金銀銅鐵金縷織成金
罽細靡白疊好裘氈毾㲪公廙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曜
別之則蟬翼積之則郊紗穀之重沓也西與大秦安息交
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璣琅玕蠻金蘇合
蘇合是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又云大秦人采蘇合
先笮其汁以為香膏乃賣其滓與諸國賈人是以展轉來
達中國不大香也蠻金猶出廣賓國華色正黃而細與
芙蓉華秉被蓮者相似國人先取以上佛寺積日槁乃
糅去之賈人以轉賣與他國也漢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
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漢世唯一通焉其國人行賈
往往至扶南日南交阯其南徼諸國人少有到大秦者孫
權黃武五年有大秦賈人字秦論來到高阯太守吳邈遣
送詣權權問論方土風俗論具以事對時諸葛恪討丹楊

獲黝歙短論見之曰大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
吏會稽劉咸送論咸於道物故乃徑還本國也漢和帝時
天竺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叛遂絶至桓帝延熹二年四
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魏晉曲絶不復通唯吳時扶南王
范旃遣親人蘇勿使其國從扶南發投拘利口循海大灣
中正西北入歷灣邊數國可一年餘到天竺江口逆水行
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驚曰海濱極遠猶有此人乎郎令
觀視國內仍差陳宋等二人以月支馬四疋報旃勿積四
年方至其時吳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見陳宋等具問天
竺土俗云佛道所興國也人敢庞土饒沃其王號茂論所
都城郭水泉分流繞于渠壍下注大江其宮殿皆雕文鏤
刻街曲市里屋舍樓觀鐘鼓音樂服飾香華水陸通流百
賈交會寶玩珍瑋恣心所欲左右嘉維舍衛婆等十六
大國去天竺或二三千里共尊奉之以為在天地之中天
監初其王屈多遣長史竺羅達奉表獻瑠璃唾壺雜香古
貝等物

天竺迦毗黎國元嘉五年國王月愛遣使奉表獻金剛
指環摩勒金環諸寶物赤白鸚鵡各一頭明帝泰始二年
又遣貢獻以其使主竺扶大竺阿珍並為建威將軍加嘉
十八年蘇摩黎國王那羅跋摩遣使獻方物孝武孝建

二年天竺月氏國王釋迦羅那隣陁遣長史竺留陁及多獻
金銀寶器後廢帝元徽元年婆黎國遣使貢獻凡此諸國
皆事佛道佛道自後漢明帝法始東流自此以來其教稍
廣別為一家之學元嘉十二年丹陽尹請幕之奏曰佛化
被于中國已歷四代而自頃以來更以奢競為重請自今
以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列
言須許報然後就功詔可又沙汰沙門罷道者數百人孝
武大明二年有曇標道人與羌人高闍謀反上因是下詔
於在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其誅坐於是設諸條禁自非
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而諸寺皆出入宮掖交開妃后此制

竟不能行先是晉世庾冰始創議欲使沙門敬王者後桓
玄復述其義並不果行大明六年孝武使有司奏沙門接
見皆盡敬詔可前廢帝初復舊孝武寵嫗殷貴妃薨為之
立寺貴妃子子鸞封新安王故以新安為寺號前廢帝殺
子鸞乃毀廢新安寺驅斥僧徒尋又毀中興天寶諸寺明
帝定亂下令脩復宋世名僧有道生道人彭城人父為廣
戚令道生為沙門法大弟子幼而聰悟年十五便能講經
及長有異解立頓悟義時人推服元嘉十一年卒於廬山
沙門慧琳為之誄慧琳者秦郡秦縣人姓劉氏少出家住
治城寺有才章兼內外之學為廬陵王義真所知當著均

莫論頗黎裁佛法云有白學先生以為中國聖人經綸百
世其德弘矣智周萬變天人之理盡矣道無隱而教固遺
荅聰叡迪哲何負於殊論哉有無學道士陋之謂不照幽
冥之塗弗及衆生之化雖嘗重深也為客主訓荅其歸以為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
悲齊立論行於世舊僧謂甚敗黜釋氏欲加擯斥文帝見
論賞之元嘉中遂參權要朝廷大事皆與議焉賓客輻湊
門車常有數十兩四方贈賂相係勢傾一時方筵七八座
上恒滿琳著高展披貂裘置通皇畫佐權徉宰輔會嚫乳
顛嘗詣之遇賓客填咽暄涼而已顛慨然曰遂有黑衣宰
相可謂冠屨失所矣注孝經及莊子逍遥篇文論傳於世
又有慧嚴慧議道人並住東安寺學行精整為道俗所推
時闘場寺多禪僧都下為之語曰闘場禪師窟東安談義
林孝武大明四年於中興寺設齋有一異僧衆莫之識問
名荅言名明慧從天安寺來忽然不見天下無此寺名乃
改中興曰天安寺大明中外國沙門摩訶衍苦節有精理
於都下出新經勝鬘經尤見重釋學
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種
不須時節其國舊無人正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估來
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顯其所堪價商人依價

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住者遂成大國晉義熙初始遣使獻玉像經十載乃至像高四尺二寸五色絜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在荒官寺先有徵士載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世人號之三絕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爲槃妾潘貴妃作釵釧宋元嘉五年其王剎利摩訶遣使奉表貢獻十二年又遣使奉獻梁大通元年後正迦葉伽羅訶黎邪使使奉表貢獻

列傳第六十八

南史七十八



列傳第六十九

夷貊下

東夷

蠻

蠕蠕

西戎

西域諸國

南史七十九

東夷之國朝鮮爲大得箕子之化其器物猶有禮樂云魏時朝鮮以東馬韓辰韓之屬世通中國自晉過江之海來使有高句麗百濟而宋齊間常通職貢梁興又有加羅扶桑國在昔未聞也梁普通中有道人稱自彼而至其言元本元悉故并録焉

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其先所出事詳北史地方可二千里中有遼山遼水所出漢魏世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其王都於九都山下地多大山深谷無原澤百姓依之以居食澗水雖土著無良田故其俗節食好脩宮室於所居之左大立屋祭鬼神又祠零星社稷人性凶急喜寇鈔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加主簿優台使者帛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慎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消奴部爲王微弱桂婁部代之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俗喜歌舞國中邑落男女每夜羣聚歌戲其人潔淨自喜善戲讓跪拜申一脚行皆走以十月祭天大會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所著以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無牢獄有罪者則會諸加評議重者便殺之沒入其妻子其俗好淫男女多相奔誘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共死有椁無棺好葬金銀財幣盡於送死積石爲封列植松柏兄死妻嫂其馬皆小便登山國人尚氣力便弓矢刀矛有鎧甲習戰鬬沃沮東濊皆屬焉晉安帝義熙九年高麗王高璉遣長史高翼奉表獻赭白馬晉以璉爲使持節都督營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高麗王樂浪公宋武帝践祚加

璉鎮東大將軍餘官並如故三年加璉散騎常侍增督平州諸軍事少帝景平二年璉遣長史馬寧等來獻方物遣謁者朱邵伯王邵子等慰勞之元嘉十五年馮弘爲魏所攻敗奔高麗北豐城表求迎接文帝遣使王白駒趙次興迎之弁令高麗資遣璉不欲弘南乃遣將孫漱高仇等襲殺之白駒等率所領七千餘人生禽漱殺仇等二人璉以白駒等專殺遣使執送之上以遠國不欲違其意白駒等下獄見原璉每歲遣使十六年文帝欲侵魏詔璉送馬獻八百匹孝武孝建二年璉遣長史董騰奉表慰國哀再周弁獻方物大明二年又獻肅慎氏楛矢石砮七年詔進璉

遙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官並如故明帝泰始後廢帝元徽中貢獻不絕歷齊並授爵位百餘歲死子雲立齊隆昌中以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征東大將軍樂浪公梁武帝即位進雲車騎大將軍天監七年詔爲撫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常侍都督王並如故十一年十五年累遣使貢獻十七年雲死子安立普通元年詔安襲龍驤將軍封爵持節督營平二州諸軍事寧東將軍七年安卒子延立遣使貢獻詔以延襲爵中大通四年六年大同元年七年累奉表獻方物太清二年延卒詔其子成襲延爵位

百濟者其先東夷有三韓國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弁韓辰韓各十二國馬韓有五十四國大國萬餘家小國數千家總十餘萬戶百濟即其一也後漸強大兼諸小國其國本與句麗俱在遼東之東千餘里晉世句麗即據有遼東百濟亦據有遼西晉平二郡地矣自置百濟郡晉義熙十二年以百濟王餘映為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將軍百濟王宋武帝踐祚進號鎮東大將軍少帝景平二年映遣長史張威詣闕貢獻元嘉二年文帝詔兼謁者閻白恩子兼副謁者子敬子等往宣旨慰勞其後每歲遣使奉獻方物七年百濟王餘毗復備貢職以映爵號授

之二十七年毗上書獻方物私假臺使馮野夫西河太守表求易林式占書咎文帝並與之毗死子慶代立孝武大明元年遣使求除授詔許之二年慶遣上表言行冠軍將軍右賢王餘紀十一人忠勤並求顯進於是詔並加優進明帝泰始七年又遣使貢獻慶死立子牟都死立子牟大齊永明中除大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梁天監元年進大號征東將軍尋為高句麗所破衰弱累年遷居南韓地普通二年王餘隆始復遣使奉表獻方物高麗今始與通好百濟更為強國其年梁武帝詔隆為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寧東大將軍百濟王五年隆死詔

後以其子明爲持節督百濟諸軍事綏東將軍百濟王號所都城曰固麻謂邑曰檐魯如中國之言郡縣也其國土有二十二檐魯皆以子弟宗族分據之其人形長衣服潔淨其國近倭頗有文身者言語服章略與高麗同呼帽曰冠襦曰複衫袴曰褌其言參諸夏亦秦韓之遺俗云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累遣使獻方物并取涅槃等經義毛詩博士并工匠畫師等並給之太清三年遣使貢獻及至見城闕荒毀並號慟涕泣侯景怒囚執之景平乃得還國

新羅其先事詳北史在百濟東南五千餘里其地東濱大海南北與句麗百濟接魏時曰新盧宋時曰斯羅其國小不能自通使聘梁普通二年王姓募名泰始使隨百濟奉獻方物其俗呼城曰健牟羅其邑在內曰啄評在外曰邑勒亦中國之言郡縣也國有六啄評五十二邑勒土地肥美宜植五穀多桑麻作縑布服牛乘馬男女有別其官名有子賁旱支壹旱支齊旱支謁旱支壹吉支奇貝旱支其冠曰遺子禮襦曰尉解袴曰柯半靴曰洗其拜及行與高麗相類無文字刻木爲信語言待百濟而後通焉

倭國其先所出及所在事詳北史其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往鞮人種未稱紵麻蠶桑織績有薑桂橘

椒蘇出黑雉眞珠青玉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虵吞此
獸虵皮堅不可斫其上有孔作開作閉時或有光射中而
虵則死矣物產略與儋耳朱崖同地氣温暖風俗不涎男
女皆露髻富貴者以錦繡雜采爲帽俗中國胡公頭食飲
用邊豆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人性皆嗜酒俗不知正
歲多壽者或至八九十或至百歲其俗女多男少貴者至
四五妻賤者猶至兩三妻婦人不婬妒無盜竊少諍訟若
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則滅其宗族晉安帝時有倭王贊
遣使朝貢及宋武帝永初二年詔曰倭讚遠誠宜甄可賜
除授文帝元嘉二年讚又遣司馬曹達奉表獻方物讚死



弟珍立遣使貢獻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
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表求除正詔除
安東將軍倭國王珍又求除正倭隋等十三人平西征虜
冠軍輔國將軍等號詔並聽之二十年倭國王濟遣使奉
獻復以爲安東將軍倭國王二十八年加使持節都督倭
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將軍如故并
除所上二十三人職濟死世子興遣使貢獻孝武大明六
年詔授興安東將軍倭國王興死弟武立自稱使持節都
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安東大
將軍倭國王順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言自昔祖禰躬擐

甲冑政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
六十六國陵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葉
朝宗不愆于歲道迥百濟裝飾船舫而句麗無道圖欲見
吞臣亡考濟方欲大舉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簣
今欲練兵申父兄之志統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各
假授以勸忠節詔除武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秦韓慕
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齊建元中除武持節督
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鎮東大將軍
梁武帝即位進武號征東大將軍其南有侏儒國人長四
尺又南有黑齒國裸國去倭四千餘里船行可一年至又
西南離里有海人身黑眼白裸而醜其肉美行者或射而
食之文身國在倭東北七千餘里人體有文如獸其額上
有三文文直者貴文小者賤土俗歡樂物豐而賤行客不
齎糧有屋宇無城郭國王所居飾以金銀珍麗繞屋為塹
廣一丈實以水銀雨則流于水銀之上市用珍寶犯輕罪
者則鞭杖犯死罪則置猛獸食之有枉則獸避而不食經
宿則赦之大漢國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無兵士不攻戰
風俗並與文身國同而言語異
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云扶
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

故以為名扶桑葉似桐初生如笋國人食之實如棗而赤
績其皮為布以為衣亦以為錦作板屋無城郭有文字以
扶桑皮為紙無兵甲不攻戰其國法有南北獄若有犯輕
罪者入南獄重罪者入北獄北獄者男女相配生男八歲為奴生女九歲為婢犯罪之
身至死不出貴人有罪國人大會坐罪人於坑對之宴飲
分訣若死別焉以灰繞之其一重則一身屏退二重則及
子孫三重者則及七世名國王為乙祁貴人第一者為對
慮第二者為小對慮第三者為納咄沙國王行有鼓角導
從其衣色隨年改易甲乙年青景丁年赤戊己年黃庚辛
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有馬
車牛車鹿車國人養鹿如中國畜牛以乳為酪有赤黍經
年不壞多蒲桃其地無鐵有銅不貴金銀市無租估其昏
如法則婿往女家門外作屋晨夕灑掃經年而女不悅即
驅之相悅乃成昏昏禮大抵與中國同親喪七日不食祖
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設坐為神
像朝夕拜奠不制衰絰嗣王立三年不親國事其俗舊無
佛法宋大明二年罽賓國當有比丘五人游行其國流通
佛法經像教令出家風俗遂改慧深又云扶桑東千餘里
有女國容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

月競入水則任娠六七月產子女人胷前無乳頂後生毛
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
驚避偏畏丈夫食鹹草如禽獸鹹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味
如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築土爲牆其形圓其戶如竇
人居止則如中國而言語不可曉男則人身有狗頭其聲
云

河南宕昌鄧至武興其本並爲氐羌之地自晉南遷九州
分裂此等諸國地分西垂提挈于魏時逼江左今採其舊
土編于西戎云

河南王者其先出自鮮卑慕容廆初慕容東徙有二子
庶長曰吐谷渾嫡曰廆洛干卒廆嗣位吐谷渾避之西徙
上隴度抱罕出涼州西南至赤水而居之地在河南故以
爲號事詳北史其界東至疊川西隣于闐北接高昌東北
通秦嶺方千餘里蓋古之流沙地焉之草木少水潦四時
恒有冰雪唯六七月兩雹甚盛晉昌晴則風飄沙礫常蔽光
景其地有麥無穀有青海方數百里放牝馬其側輒生駒
土人謂之龍種故其國多善馬有屋宇雜以百子帳即穹
廬也著小袖袍小口袴以大頭長裙帽女子被髮爲辮其後
吐谷渾孫葉延頗識書記自謂胄祖弈洛干始封昌黎公

吾蓋公孫之子也禮以王父字為氏因姓吐谷渾亦為國
號至其末孫阿豺始通江左受官爵弟子慕延宋元嘉末
又自號河南王慕延死從弟拾寅立乃用書契起城池築
宮殿其小王並立宅國中有佛法拾寅死子度易侯立易
侯死子休留代立齊永明中以代為使持節都督西秦河
沙三州鎮西將軍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梁興進代
為征西將軍代死子休運筹襲爵位天監十三年遣使獻
金裝馬腦鍾二口又表於益州立九層佛寺詔許焉十五
年又遣使獻赤舞龍駒及方物其使或歲再三至或再歲
一至其地與益州隣常通商賈普通元年又奉表獻方物



筹死子呵羅真立大通三年詔以為寧西將軍護羌校尉
西秦河二州刺史真死子佛輔襲爵位其世子又遣使獻
白龍駒於皇太子

宕昌國在河南國之東益州之西北隴西之地西羌種也
宋孝武世其王梁瑾忽始獻方物梁天監四年王梁彌博
來獻甘草當歸詔以為使持節都督河涼二州諸軍事安
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宕昌王佩以金
章彌博死子彌泰立大同七年復襲授以父爵位其衣服
風俗與河南略同

鄧至國居西涼州界羌別種也世號持節平北將軍西涼

州刺史宋文帝時王象屈馘遣使獻馬梁天監元年詔以
鄧至王象舒彭爲督西涼州諸軍事進號安北將軍五年
舒彭遣使獻黃耆四百斤馬四疋其俗呼帽曰突何其衣
服與宕昌同
武興國本仇池楊難當自立爲秦王宋文帝遣裴方明討
之難當奔魏其兄子文德又聚衆襲蠡栄宋因授以爵位魏
又攻之文德奔漢中從弟僧嗣又自立復爲襲蠡栄文德
弟文度立以弟文洪爲白水太守屯武興宋世以爲武都
王武興之國自於此矣難當疾弟廣香又攻殺文度自立
爲陰平王襲蠡栄子皃立皃死子崇祖立崇祖死子

孟孫立齊永明中魏南梁州刺史仇池公楊盛舉珍據涪城
山歸齊齊武帝以靈珍爲北梁州刺史仇池公文洪死以
族人集始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梁天監初以集始爲持
節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
史武都王靈珍爲冠軍將軍孟孫爲假節督沙州諸軍事
平羌校尉沙州刺史陰平王集始死子紹先襲爵位二年
以靈珍爲持節督隴右諸軍事左將軍北涼州刺史仇池
王十年孟孫死詔贈安沙將軍北雍州刺史子定襲封爵
紹先死子智慧立大同元年剋復漢中智慧遣使上表求
率四千户歸梁詔許焉鄧以爲東益州其國東連秦嶺西

接宕昌其大姓有苻氏姜氏梁氏言語與中國同著烏皁
突騎帽長身小袖袍小口袴皮鞾地植九穀婚姻備六禮
知書疏種桑麻出紬綿布漆蠟椒等山出銅鐵
書云蠻夷猾夏其作梗也已舊及于宋之方盛蓋亦屢興
戎役豈詩所謂蠢爾蠻荆大邦為讎者乎今亦編録以備
諸蠻云爾
荆雍州蠻 九溪之後也種落布在諸郡縣宋時因晉於荆
州置南蠻雍州置寧蠻校尉以領之者武初罷南蠻併大
府而寧蠻如故蠻之順附者一戶輸穀數斛其餘無雜調
而宋人賦役嚴苦貧弱者不復堪命多逃亡入蠻蠻無徭穆
強者又不供官稅結黨連郡動有數百千人州郡力弱則
起爲盜賊種類稍多戶口不可知也所在多深險居武陵
巴東建平江北諸郡蠻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跡罕至焉前
世以來憂爲人患少帝景平二年宜都蠻帥石寧等一百
二十三人詣闕上獻文帝元嘉六年建平蠻張維之等五
十人七年宜都蠻田生等一百一十三人並詣闕獻見其
後沔中蠻夭動行旅斷絶天門漫中令宋矯之伐賊過重
蠻不堪命十八年蠻田向求等爲寇破漫中虜掠百姓荆
州刺史衡陽王義季遣行參軍曾孫念討破之免矯之官

二十年南郡臨沮當陽蠻反縛臨沮令傳僧鑷荊州刺史
南譙王義宣遣中兵參軍王諶討破之先是雍州刺史蔄
道產善撫諭蠻衆前後不附者皆引出平之多緣沔爲居及
道產亡蠻又反叛至孝武世爲雍州羣蠻斷道臺遣軍主
沈慶之連年討蠻所向皆平事在慶之傳二十八年正月
雍州刺史隨王誕遣使說之又遣軍討沔北諸蠻龍驤濁山
部又遣二千人係之蠻乃散走是歲涇水諸蠻因險爲寇
如白蜀松三柴剋之又圍斗錢柏義諸柴蠻悉力距戰軍
大破之孝武大明中建平蠻向光侯寇暴峽川巴東太守
王濟荊州刺史朱脩之遣軍討之光侯走清江清江去巴
東千餘里時巴東建平宜都天門四郡蠻爲寇諸郡人戶
流散百不存一明帝順帝世九其并州爲之虛竭云
豫州蠻稟君後也盤瓠稟君事並具前史西陽有巴水斷
水希水赤亭水西歸水謂之五水蠻所在並深峒種落熾
盛歷世爲盜賊北接淮汝南極江漢地方數千里宋元嘉
二十八年西陽蠻殺南川令劉臺二十九年新蔡蠻破大
雷戍晷公私船入湖有大命司馬黑石逃在蠻中共爲寇
文帝遣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討之孝武大明四年又遣
慶之討西陽蠻大克獲而及司馬黑石徒黨黑三人其一名

智黒名號曰大公以爲謀主一人名
續之號梁王率文山羅等討禽續之爲蠻世財所篡山羅
等相率斬世財父子六人豫州刺史王玄謨遣殿中將軍
郭元封慰勞諸蠻使縛送七命蠻乃執智安陽二人送詣
玄謨孝武使於壽陽斬之明帝初即位四方反叛及南賊
敗於鸛尾西陽蠻田益之田義之成邪財田光興等起義
攻郢州剋之以益之爲輔國將軍都統四山軍事又以蠻
戶立宋安光城二郡以義之爲宋安太守光興爲光城太
守封益之遠城縣王成邪財陽城縣王成邪財死子婆恩襲
爵云

王門以西達于西海考之漢史遍爲西域高昌近于次焉
則其所也自晉永以還雖有時而至論其風土甚未能詳
今畧備西域諸國編之于次云

高昌國初闞氏爲主其後爲河西王沮渠茂虔弟無諱襲
破之其王闞爽奔于蠕蠕無諱據之稱王一世而滅於魏
其國人又推麴氏爲王名嘉魏授爲車騎將軍司空公都
督秦州諸軍事秦州刺史金城郡公在位二十四年卒國
謚曰昭武王子堅堅嗣位魏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散騎
常侍都督瓜州刺史西平郡公開府儀同三司高昌王其
國善車師之故地南接河南東近敦煌西次龜茲北隣敦

勸置四十六鎮交河田地高燥臨川橫截柳婆湾林新興寧由始昌薰進白刃等鎮皆有四鎮將軍及置雜號將軍長史司馬門下校郎中兵校郎通事舍人通事令史諮議諫議校尉主簿國人言語與華略同有五經歷代史諸子集面貌類高麗辦髮垂之於背著長身小袖袍縵襠袴女子頭髮辮而不垂著錦繡纓絡環劍皆有六禮其地高燥築土爲城架木爲屋土覆其上寒暑與益州相似備植九穀人多噉麵及牛羊肉出良馬蒲桃酒石鹽多草木有卓實如蘭蘭中絲如細纊名曰白疊子國人取織以爲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有朝烏者旦集王殿前爲行列不



長人日出然後散去梁大同中子堅遣使獻鴈鵝蒲桃良馬氍毹等物

滑國者車師之別種也漢永建元年八滑從班勇擊北虜有功勇上八滑爲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至梁天監十五年其王厭帶夷栗陁始遣使獻方物普通元年遣使獻黃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七年又奉表貢獻鈿之居代都滑猶爲小國屬蠕蠕後稍強大征其旁國波斯盤盤罽賓焉耆龜茲疎勒姑墨于闐句盤等國開地千餘里土地溫暖多山川少樹木有五穀國人以麵及羊肉爲糧其獸有師子兩脚駱駝野驢有角人皆善騎射著

小袖長身袍用金玉爲帶女人被裘頭上刻木爲角長六尺以金銀飾之少女子兄弟共妻無城郭氈屋爲居東向開戶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與妻並坐接客無文字以木爲契與旁國通則使旁國胡爲胡書羊皮爲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月則出戶祀神而後食其跪一拜而止葬以木爲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即吉其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

呵跋檀周古柯胡密丹等國並滑旁小國也凡滑旁之國衣服容貌皆與滑同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使來貢獻方物白題國王姓支名史稽毅其先蓋匈奴之別種胡也漢灌嬰與劾奴戰斬白題騎一人是也在滑國東去滑六日行西極波斯土地出栗麥瓜果食物略與滑同普通三年遣使獻方物

龜茲者西域之舊國也自晉度江不通至梁普通二年王尼瑞摩珠那勝遣使奉表貢獻

于闐者西域之舊國也梁天監九年始通江左遣使獻方物十三年又獻波羅婆步鄣十八年又獻瑠璃鬘大同七年又獻外國刻玉佛

渴盤陁國于闐西小國也西隣滑國南接罽賓國北連沙勒國都在山谷中城周回十餘里國有十二城風俗與于

闐相類衣古貝布著長身小袖袍小口袴地宜小麥資以爲糧多牛馬駱駝羊等出好氈王姓葛沙民梁中大同七年始通江左遣獻方物

末國漢世且末國也勝兵萬餘戶北與丁零東與白題西與波斯接土人剪髮著氈帽小袖衣爲衫則開襟而縫前多牛羊騾驢其王安末深槃梁普通五年始通江左遣使來貢献

波斯國其先有波斯匿王者子孫以王父字爲氏因爲國號國有城周回三十二里城高四丈皆有樓觀城內屋宇數百千間城外佛寺二三百所西去城十五里有土山山非過高其勢連接甚遠中有鷹鳥啄羊土人極以爲患國中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出龍駒馬國地生珊瑚樹長一二尺亦有武晛馬腦真珠玟瑰等國內不以爲珍市貿用金銀昏姻法下婢財訖女壻將數十人迎婦壻著金線錦袍師子錦袴戴天冠婦亦如之婦兄弟便來捉手付度夫婦之禮於茲永畢國西及南俱與婆羅門國北與汋慄國接梁中大通二年始通江左遣使獻佛牙

北狄種類甚繁蠕蠕爲族蓋匈奴之別種也魏自南遷因擅其地故無城郭隨水草善畜牧以穹廬居辮髮衣錦小袖袍小口袴深雍靴韛其地苦寒七月流漸亘河宋昇明中遣

王洪軌使焉引之共謀魏齊建元三年洪軌始至是歲通使求并力攻魏其相國刑基祇羅回表言京房讖云卯金卒草肅應王歷觀圖緯代宋者齊又獻師子皮袴褶其國後稍侵弱求明中爲丁零所破更爲小國而移其居梁天監十四年遣使獻駝貌裘普通元年又遣使獻方物是後數歲一至焉大同七年又獻馬一疋金一斤其國能術祭天而致風雪前對皎日後則涅潦橫流故其戰敗莫能追及或於中夏爲之則不能兩問其故蓋以咽云

論曰自晉氏南度介居江左北荒西裔隔礙莫通至於南徼東邊界壤所接洎宋元嘉撫運爰命干戈象浦之絕威憲冥海於是鞮譯相係無絕歲時以洎齊梁職貢有序及侯景之亂邊鄙日蹙陳氏基命衰微已甚救首救尾身其幾何故西書南琛無聞於竹素豈所謂有德則來無道則去者也



列傳第六十九

南史七十九

賊臣　侯景　熊曇朗　留異　王偉　周迪　陳寶應　李　延壽

侯景字萬景魏之懷朔鎮人也少而不羈爲鎮


末北方大亂乃事邊將爾朱榮甚見器重初學兵法於榮
部將慕容超宗未幾超宗每詢問焉後以軍功爲定州刺
史始魏相高歡微時與景甚相友好及歡誅爾朱氏景以

衆降仍爲歡用稍至吏部尚書非其好也每獨曰何當離此及故紙耶尋封濮陽郡公歡之敗於沙苑景謂歡曰宇文泰恃於戰勝今必致急請以數千勁騎至關中取之歡以告其妃婁氏曰彼若得泰亦將不歸得泰失景於事奚益歡乃止後爲河南道大行臺位司徒又言於歡曰恨不得泰請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作太平寺主歡壯其言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杖任若已之半體景右足短弓馬非其長所在唯以智謀時歡曰將高昂彭樂皆雄勇冠時唯景常輕之言似豕突亦勢何所至及將鎮河南請孥歡曰今擁兵在遠數人易生詐僞大王若賜以書請異於他者許之每與景書別加微點雖子弟弗之知及歡疾篤其世子澄矯書召之景知僞懼禍因用王偉計乃以太清元年二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上表求降帝召羣臣議之尚書僕射謝舉等皆議納景非便武帝不從初帝以是歲正月乙卯於善言殿讀佛經因謂左右曰我昨夢天下大平爾其識之及和至校景實以正月乙卯日定計帝由是納之於是封景河南王大將軍使持節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高澄嗣事爲勃海王遣其辨慕容紹宗圖景於長社景急乃求割魯陽長社東荊北兗請救于西魏魏遣五城王元慶等

率兵救之紹宗乃退景復請兵於司州刺史平鴈仁鴈仁遣長史鄧鴻率兵至汝水元慶軍夜遁鴈仁乃據懸瓠時景將蔡道遵北歸言景有悔過志高澄以爲信然乃以書喻景若還許以豫州刺史終其身所部文武更不追攝閭門無恙并還寵妻愛子景報書不從澄知景無歸志乃遣軍相繼討景帝聞鴈仁已據懸瓠遂命羣帥指授方略大舉攻東魏以貞陽侯蕭明爲都督明軍敗見俘紹宗攻潼州刺史郭鳳棄城走景乃遣其行臺左丞王偉左戶郎中王則詣闕獻策請元氏子弟立爲魏主詔遣太子舍人元貞爲戲陽王須度江許卽位以乘輿之副資給之高澄又遣慕容超宗追景景退保渦陽使謂紹宗曰欲送客邪將定雌雄邪紹宗曰將決戰遂順風以陣景閉壘頃之乃出紹宗曰景多詭好乘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皆被短甲短刀但低視斫人脛馬足遂敗紹宗軍裨將斛律光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此賊之難也爾其當之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度渦水旣而又爲景敗紹宗謂曰定何如也相持連月景食盡誑其衆以爲家口並見殺衆皆信之紹宗遥謂曰爾等家並完乃被髮向北斗以誓之景士卒並北人不樂南度其將暴顯等各率所部降紹宗景軍潰散喪甲士四萬人馬四千疋輜重萬餘兩乃與腹

心數騎自硤石濟淮稍收散卒得馬步八百人南過小城
人登陴詬之曰跛脚奴何為耶景怒破城殺詈者而去晝
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禽公復何用紹
宗乃縱之既而莫適所歸馬頭戍主劉神茂者為韋黯所
不容因是踣馬乃馳謂景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韋
黯是監州耳王若次近郊必郊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
城之後徐以啓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
天教也及至而黯授甲登陴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對曰
黯需而寡智可說下也乃遣豫州司馬徐思玉夜入說之
黯乃開門納景景執黯數將斬之久而見釋乃遣子悅
馳以敗聞梁武詔優詔不許復求合約即授南豫州
史本官如故帝以景兵新破未忍移易故以鄱陽王範為
合州刺史即鎮合肥魏人攻懸瓠懸瓠糧少羊鴉仁去懸
瓠歸義陽魏人入縣瓠更求和親帝召公卿謀之張綰朱
异咸請許之景聞未之信乃僞作鄴人書求以貞陽侯換
景帝將許之舍人傅岐曰侯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且百
戰之餘寧肯束手受執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
力耳帝從之復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反景謂左右曰我
知吳兒老公薄心腸又請娶於王謝帝曰王謝門高非偶
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景悉曰會將吳兒女以配奴王偉曰

今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二計其圖之於是遂懷反計羣城
居人悉占募為軍士輒停責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
配將士又啓求錦萬疋為軍人袍中領軍朱异議以御府
錦署上充領[illegible]容以供邊用請送青布以給之又以臺
所給仗多不能精啓請東治鍛工欲更營造敕並給之景
自渦陽敗後多所徵求朝廷含弘未嘗拒絕是時貞陽侯
明遣使還梁述魏人請追前好許放之還武帝覽之流涕
乃報明啓當別遣行人帝亦欲息兵乃與魏和通景聞之
懼馳啓固諫帝不從爾後表疏啟言辭不遜又聞遣侯
廷徐陵使魏不知所為元貞知景異志累啓還朝景謂周



寧定江南何不少思貞益懼并還建業以事聞景又徵
司州刺史羊鴉仁同逆鴉仁錄送其使時鄱陽王範鎮合
肥及鴉仁俱累啓稱景有異志朱异曰侯景數百叛虜何
能為役並抑不奏聞景所以教諜益果乃上言曰高澄狡
猾寧可全信陛下納其詭語求與連和臣亦竊所笑也臣
行年四十有六未聞江左有侯羈之臣一旦入朝乃致顛
躓堪物骨投命讎門請乞江西一境委臣控督如其不
許即領甲臨江上向闕越非唯自恥亦是三公旰食
帝使朱异宣語答景景使曰聲名如貧家翁十客五客尚能得
意朕唯有一客致有怨言亦是朕之失也景又知臨賀王

正德怨望朝廷密令要結正德許爲內啓二年八月景遂發兵反於豫州城內集其將帥登壇歃血是日地大震於是以誅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左率陸驗衛尉監周石珍爲辭以爲姦臣亂政請帶甲入朝先攻馬頭不捷執太守劉神茂戍主曹璆等武帝聞之笑曰是何能爲吾以折箠笞之乃敕斬景者不問南北人同賞封二千戶無一州刺史其人主帥欲還北不須州者賞以絹布二萬匹禮發遣於是詔合州刺史鄱陽王範爲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爲北道都督司州刺州柳仲禮爲西道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裴之高爲東道都督同討景濟自歷陽又令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綸持節重募衆車景圍之諜於王偉偉曰莫若直掩揚都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聞拙速不聞工遲今便須進路不然邵陵及八月景發壽春聲云游獵人不覺也留僞中軍大都督王貴顯守壽春城出軍僞向合肥遂襲譙州助防童紹先降之執刺史豐城侯泰武帝聞之遣太子家令王質率兵三千巡江過防景進攻歷陽太守莊鐵鐵遣弟均夜斫景營戰沒鐵母愛其子勸鐵降景拜其母鐵乃勸景曰急則應機緩必致禍景乃使鐵爲導是時鎮戍相次啓聞朱异尚曰景必無度江志蕭正德先遣大船數十

般偽載敕實擬濟景皇至江將度慮王質爲梗俄而質被
追爲冊楊尹無故自退景聞未之信乃密遣覘之謂便者
質若退折江東樹枝爲驗覘人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
辦矣乃自揀石濟馬數百匹兵八千人都下弗之覺景出
分襲姑孰執桂南太守文成侯寧遂至蕪湖南津校尉江
子一奔還建鄴皇太子見事急入面啓武帝曰請以事垂
付願不勞聖心帝曰此自汝事何更問爲太子仍停中書
省指授內外擾亂相刼不復通於是詔以楊州刺史宣城
王大器爲都督內外諸軍事都官尚書僕射領軍將軍
以副焉遣南浦侯持守東府城西豐公大春守石頭輕車

長史謝禧守臺不能既而景至朱雀航遣徐思玉入啓乞降
甲入朝除君側之惡請遣了事舍人出相須解實欲觀城
中虛實帝遣中書舍人賀季主書郭寶亮隨思玉往勞之
于板橋景北面受敕季曰今者之舉何以爲名景曰欲爲
帝也王偉進曰朱异徐驎詔黷亂政欲除姦臣耳景既出
悉言留季不遣寶亮還宮先是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
壽陽來景渴陽之敗求錦朝廷所給青絲之是皆用爲袍
朱色尚書景乘白馬青絲爲轡欲以應謠正德先屯丹
楊郡至是率所部與景合建康令庾信率兵千餘人屯航
北及景至徹航始除一船見賊軍皆著鐵面遂棄軍走南

塘游軍復閉航度景皇太子以所乘馬授王質配精兵三
千使援硬信質至領軍府與賊遇未陣便齊景乘勝至闕
下西豐公大春棄石頭城走景遣其儀同于子悅據之謝
禧亦棄白下城走景遣百道攻城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
諸門城中舍卒未有備乃鑿門樓下水沃火久之方滅賊
又斫東掖門將入羊侃鑿門扇刺殺人賊乃退又登東宮
牆射城內至夜簡文募人出燒東宮臺殿遂盡所聚圖籍
數百厨一皆灰燼先是簡文夢有人畫作秦始皇云此人
復焚書至是而驗景又燒城西馬廐士林館太府寺明日
景又作木驢數百攻城上擲以石並皆碎破賊又作尖頂木
驢狀似槽石不能破乃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下焚之賊
既不剋士卒死者甚多乃止攻築長圍以絕內外又啓求
誅朱异陸驗徐驎周石珍等城內亦射賞格出外有能斬
景首授以景位并錢一億萬布絹各萬疋女樂二部莊鐵
乃奔歷陽紿言景已梟首景城守郭駱懼棄城走壽陽鐵
得入城遂奔尋陽十一月景立蕭正德為帝即偽位居於
儀賢堂改年曰正平初童謠有正平之言故立號以應之
識者以為正德卒當平殄也景自為相國天柱將軍正德
以女妻之景又攻東府城設百尺樓車鉤城堞盡落城陷
景使其儀同盧暉略率數十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內

文武倮身而出使交兵殺之死者三千餘人南浦侯推是日遇害景使王德子見理及暉略守東府城初景至都便唱云武帝已晏駕雖城亦以爲然簡文憲人情有變乃請上輿駕巡城上將登城陸驗諫曰陛下萬乘之重豈可輕脫因泣下帝深感其言乃幸大司馬門城上聞躁聲皆鼓譟軍人莫不脅涕百姓乃安景又於城東西各起土山以臨城城內亦作兩山以應之簡文以下皆親奮鍾初景至便望剋定建鄴號令甚明不犯百姓既攻不下人心離沮又恐援軍掩集衆必潰散乃縱兵殺掠交戶塞路富室豪家恣意衰剝子女妻妾悉入軍營又募北人先爲奴者並



今自拯賞以不次朱异家縣奴乃與其儕踰城投賊景以爲儀同從至閶闔下以誘城內兼馬披錦袍詬曰朱异五十年仕官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爲儀同於是奴僮競出盡皆得志景食石頭常平倉既盡使掠居人爾後米一升七八萬錢人相食有食其子者又築土山不限貴賤晝夜不息亂加毆捶疲羸者因殺以填山號哭之聲動天地百姓不敢藏隱並出從之旬日間衆至數萬景儀同莞桃棒突圍求以甲士二千人來降以景首應購遣文德主帥前白馬游軍主陳昕夜踰城入密啓言狀簡文以啓上上大悅使報桃棒事定許封河南王鏁銀券以與之簡

文恐其詐猶豫不決上怒曰受降常理何忽致疑朱异傳
竣同請納之簡文曰吾即堅城自守所望外援外援若至
賊豈足平今若開門以納桃棒桃棒之意尚且難知一旦
傾危悔無及矣桃棒又曰今止將所領五百餘人若至城
門自比皆脫甲乞朝廷賜容事濟之時保禽侯景簡文見其
言愈疑之朱异以手搥胷曰今年社稷去矣俄而桃棒軍
人魚腹伯和告景竝享之至是邵陵王綸率西豐公大春新
塗公大戍永安侯確南安鄉侯駿前譙州刺史趙伯超武
州刺史蕭弄璋步兵校尉尹思合等馬步二萬發自京口
直據鍾山景黨大駭咸欲逃散分遣萬餘人拒戰綸大敗
之於愛敬寺下景初聞綸至懼形於色及敗軍還尤言其
盛愈恐命具舟石頭將北濟任約曰去鄉萬里走欲何之
戰若不捷君臣同死草間乞活約所不為景乃留宋子仙
守壁自將銳卒拒綸陣於覆舟山北與綸相持會暮景退
還南安侯駿率數十騎桃之景回軍駿退賊趙伯超陣於
玄武湖北見駿退仍率軍前走衆軍前亂遂敗績綸奔京
口賊執西豐公大春綸司馬莊丘慧達直閤將軍胡子約廣
陵令霍儁等來送城下逼令云已禽邵陵王霍儁獨云王
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語未卒賊
以刀傷其口景義而驟馬正德乃收而害之是日鄱陽世

子嗣裴之高至後渚結營于黎洲景分軍屯南岸十二月
景造諸攻具及飛樓撞車登城車鉤堞車階道車火車竝
高數丈車至二十輪陳於闕前百道攻城以火焚城東南
隅大樓因火勢以攻城城上縱火悉焚其攻具賊乃退是
時景土山成城內土山亦成以太府卿韋黯守西土山左
衛將軍柳津守東土山山起芙蓉樓高四丈飾以錦罽
桿以烏笮山峯相近募敢死士寫衣袍鎧名曰僧騰客配
二山交矟以戰鼓叫沸騰昏旦不息土山攻戰既苦人不
堪命柳津命作地道毀分山擲雉尾炬燒其樓堞外山崩
壓賊且盡賊又作蝦蟇車運土石塡塹戰士外之樓車四
面竝至城內飛石碎其車賊死樓於城下賊又禍城東南
角城內作迂城形如却月以捍之賊乃退材官將軍宋嶷
降賊因爲立計引玄武湖水灌臺城闕前御街竝爲洪波
矣又燒南岸居人營寺莫不咸盡司州刺史柳仲禮衡州
刺史韋黁南陵太守陳文徹宣猛將軍李孝欽等皆來赴
援鄱陽世子嗣裴之高又濟江柳仲禮營朱雀航南裴之
高營南苑韋黁營青塘陳文徹李欽也卅揚郡鄱陽世子
嗣營小航南竝緣淮造柵及旦景方覺乃登禪靈寺門樓
以望之見韋黁營壘未合慶丘擊之黁敗景斬黁首徇城
下柳仲禮聞黁敗不遑貫甲與數十人赴之遇賊斬首數

百仍投水死者千餘人仲禮深入馬陷沒亦被重創自是賊不敢濟岸邵陵王綸又與臨城公大連等自東道集于南岸荆州刺史湘東王繹遣世子方等兼司馬吳曇天門太守樊文皎赴援營于洲子岸前高州刺史李遷仕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又率兵繼至既而鄱陽世子嗣永安侯確羊鴉仁李遷仕樊文皎率衆度淮攻破賊東府城前柵遂營于青溪水東景遣其儀同宋子仙緣水西立柵以相拒景食稍盡人相食者十五六初援兵至北岸衆號百萬百姓扶老攜幼以候王師纔過淮便競剥掠徵責金銀列營而立至相疑貳鄱陵王綸柳仲禮甚於灘敵臨城公大連求安侯確逾於水火無有鬬心賊黨有欲自拔者聞之風止賊之始至城中纔得固守平蕩之事期望援軍既而中外斷絶有羊車兒獻計作紙鴟繫以長繩藏敕於中簡文出大極殿前因西北風而放冀得書達羣賊駭之謂是獻勝之術又射下之其意急如此是時城中圍逼既久朕味絶簡文上廚僅有一肉之膳軍士竟多鳧鴈初宮門之閉公卿以食爲念殿堂舊多鴿群聚至是殲焉初宮門之閉公卿以食爲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億萬並聚德陽堂魚鹽推採所取甚衆至是乃壞尚書省爲新撒焉判以餉馬盡又食飲焉御甘露廚有乾苔味酸鹹

分給戰士軍人暑馬於殺省閒鬻之雜以人肉食者必病賊又置毒於水竇於是稍行腫滿之疾城中疫死者太半初景之未度江魏人遣檄極言景忠義及寬猛得衆又言帝飾智驚愚將爲景報讐實是禍賊之狀皆如所陳南人咸以爲誠時景軍亦飢不能復戰東城有積粟其路爲援軍所斷且聞湘東王下荆州江夏城劉邈乃說景曰大軍頓兵已久攻城不拔今衆軍雲集未易可破如聞軍糧不支一月運漕路絶野無所掠願速決掌上信在於今未若乞和全師而旋景乃與王偉計遣使約至城北拜表稱降以河南自効帝曰吾有死而已寧有是議眞賊凶逆多詐此言云何可信既而城中日蹙簡文乃請武帝曰侯景困獸猶鬬王之師今欲許和更思後計帝大怒曰和不如死簡文曰城下之盟乃是深恥白刃交前流矢不顧上遲回久之曰爾自圖之無令取笑千載乃聽焉景請割江右四州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解圍濟江仍許遣其儀同于子悅左丞王偉入城爲質中領軍傅岐議以宣城王嫡嗣之重有輕言者請劒擊之乃請石城公大款出送詔許焉遂於西華門外設壇遣尚書僕射王克兼侍中上甲鄉侯韶兼散騎常侍蕭瑳與于子悅王偉等登壇共盟右衛將軍柳津出西華門下景出其柵門與津遥相對刑牲歃血南兗

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前青衣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
侯世子或率衆三萬至于馬邛洲景憲北軍自白下而上
斷其江路請悉勤聚南岸敕乃遣北軍並進江潭苑景又
啓稱求安侯趙威方頻隔柵詒臣云天子自與爾盟我終
當逐汝乞召入城即進發敕竝召之景遂運東城米于石
頭食乃足又啓云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春鍾離便無處
安足權借廣陵譙州須征得壽春鍾離即以奉還朝廷時
荊州刺史湘東王繹師于武成河東王譽次巴陵前信州
刺史桂陽王慥頓江津竝未之進既而有敕班師湘東王
欲旋中記室參軍蕭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
未及度江童子能斬之必不爲也大王以十萬之師未見
賊而退若何湘東王不悅賁脅鰓士也每恨湘東不入援
營與王僧辯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平意王深爲憾遂
因事害之景既知援軍號令不一終無勤王之效又聞城
中死疾轉多當有應之者既却湘東王等兵又得城東之
米王偉具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背叛圍守宮闕已盈十
旬逼辱妃王陵穢宗廟今日持此何處容身願且觀變景
然之乃表陳武帝十失三年三月丙辰朝城內於太極殿
前設壇使兼太宰尚書僕射王克等告天地神祇以景遷
盟舉烽鼓譟初城圍之日男女十餘萬口貴賤者三萬至是

疫且盡守埤者止二三千人並悉羸懦橫屍滿路無人
埋瘞臭氣熏數里爛汁滿溝溢於是羊鴉仁柳僧禮鄱陽
世子嗣進軍於東府城北柵壘未立爲景將宋子仙所敗
送首級於闕下景又遣子子悅乞城內遣御史中丞沈浚
至景所無去意浚因責之景大怒即決石闕前水百道攻
城晝夜不息丁卯邵陵王世子子堅帳內白雲朗董勤華
於城西北樓納賊五鼓賊四面飛梯衆悉下永安侯確與
其兄堅力戰不能却乃還見文德殿言狀須臾景乃先使
王偉儀同陳慶入殿陳謝曰臣既與高氏有隙所以歸投
朝廷不蒙爲奏所以入朝而嫉佞懼誅深見推拒連兵多
日罪合萬誅武帝曰景今何在可召來景入朝以甲士五
百人自衛帶劒升殿拜訖帝神色不變使引向二公榻坐
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爲勞景默然又問卿何州人而來
至此又不對其從者任約代對又問初度江有幾人景曰
千人圍臺城有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
已有帝俛首不言景出謂其甥公王僧貴曰吾常據鞍對
敵矢刃交下而意了無怖今見蕭公使人自愧豈非天威
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出見簡文于永福省簡文坐與相
見亦無懼色初簡文寒夕詩云雪花無有滯氷鏡不安臺
人詠月云飛輪了無轍明鏡不安臺人以爲詩讖謂無

蒂者是無帝不安臺者臺城不安輸無輸者以邵陵名論
空有赴援名也既而景屯兵西州使儀同陳慶以甲仗
太極殿悉鹵掠乘輿服玩後宮嬪妾收王侯朝士送永福
省撤二宮侍衛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東堂矯
詔大赦自爲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其侍中使
持節大丞相王如故先是城中積屍不暇埋瘞又有已死
未斂或將死未絶景悉令聚而焚之臭氣聞十餘里尚書
外兵郎鮑正疾篤賊曳出林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絶景又
矯詔征鎮牧守各復本位於是諸軍並散降蕭正德爲侍
中大司馬百官皆復其職帝雖外迹不屈而意猶忿憤景

欲以宋子仙爲司空帝曰調和陰陽豈在此物景又請以
文德主鄧仲爲城門校尉帝曰不置此官簡文重入奏
帝怒曰誰令汝來景聞亦不敢逼後每徵求多不稱旨至
於御膳亦被裁抑遂懷憂憤五月感疾餒崩于文德殿景
祕不發喪權殯于昭陽殿自外文武咸莫之知二十餘日
然後升梓宮於太極前殿迎簡文即位及葬備陵使衛士
以大釘於要地釘之欲令後世絶滅矯詔赦北人爲奴婢
者冀收其力用焉時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據州吳興
太守張嵊據郡自南陵以上並各據守景制命所行唯吳
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六月景乃殺蕭正德於永福省封

元羅為西秦王元景龔為陳留王諸元子弟封王者十餘人以柳仲禮為使持節大都督隸大丞相參戎事十一月百濟使至見城邑丘墟於端門外號泣行路見者莫不灑泣景聞大怒收小莊嚴寺禁不聽出入大寶元年正月景矯詔自加班劍四十人給前後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從事中郎四人三月甲申景請簡文樂宴於樂游苑帳飲三日其逆黨咸以妻子自隨皇太子以下並令馬射箭中者賞以金錢翌日向晨簡文還宮景拜伏苦請簡文不從及發景即與溧陽主共據御牀南面並坐羣臣文武列坐侍宴四月辛卯景又召簡文幸西州簡文御素輦侍衛四百餘人景衆數千浴鐵圍繞簡文至西州景等逆拜上冠下屋白紗帽服白布裘襦景服紫紬褶上加金帶與其僞儀同陳慶索超世等西向坐溧陽主與其母范淑妃東向坐上聞絲竹悽然下泣景起謝曰陛下何不樂上為咲曰丞相言索超世聞此以為何聲景曰臣且不知豈獨超世上乃命景起儛景即下席擐弦而歌上顧命淑妃淑妃固辭乃止景又上禮遂逼上起儛酒闌坐散上抱景于牀曰我忩丞相景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至此上索筌蹄曰我為公講命景離席使其傖經景問超世何經最小超世曰唯觀世音小景即傖爾時無表意菩薩上大咲夜乃罷時

江南大飢江揚彌甚旱蝗相係年穀不登百姓流亡死者
塗地父子攜手共入江湖或弟兄相要俱緣山岳茎實花
所在皆罄草根木葉為之凋殘雖假命須臾亦終死山
澤其絶粒久者鳥面鵠形俯伏牀帷不出戶牖者莫不衣
羅綺懷金玉交相枕藉待命聽終於是千里絶烟人跡罕
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而景虐於用刑酷忍無道於石頭
立大春碓有犯法者擣殺之東陽人李瞻起兵為賊所執
送詣建鄴景先出之市中斷其手足刻析心腹破出肝腸
贍正色整容言咲自若見其膽者乃如升焉又禁人偶語
不許大酺有犯則刑及外族其官人任兼閤外者位必行
臺入附凶徒者並稱閉府其親皆隆重則流曰在右廂公
勇力兼人名冠庫真部督七月景又矯詔自進位相國封
太山等二十郡為漢王入朝不趨賛拜不名劒履上殿依
漢蕭何故事十月景又矯詔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
諸軍事以詔文呈簡文大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
乎初武帝既崩景立簡文升壻裴俶相佛為盟曰臣乞自
今兩無疑貳臣固不負陛下陛下亦不得負臣及南康王
會理之事景稍猜懼謂簡文欲謀之王偉因搆扇遂懷逆
謀矣二年正月景以王克為太宰宋子仙為太保元羅為
太傅郭元建為太尉張化仁為司徒任約為司空干慶為

太師統冥斤為太子太傅時靈讓為太子太保王偉為尚書左僕射索超世為右僕射於大航踈水築城名曰捍國四月景遣宋子仙襲陷郢州刺史方諸景逖勝西上號二十萬聯旗千里江左以來水軍之盛未有也帝聞之謂御史中丞宗懷曰賊若分守巴陵鼓行西上荆郢殆危此上策也身頓長沙徇地零桂運糧以至洞庭非吾有此中策也擁衆江口連攻巴陵銳氣盡於堅城士卒飢於半菽此下策也吾安枕而卧無所多憂及次巴陵王僧辯沈船卜戰若將已渡景遂圍城元帝遣平北將軍胡僧祐與居士陸法和大破之禽其將任約景乃夜遁還都左右有泣者景命斬之王僧辯乃東下自是衆軍所至皆捷先是景每出師戒諸將曰若破城邑淫殺劫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諸將以殺人為戲吠百姓雖死不從之是月景乃發簡文幽於永福省迎豫章王棟即皇帝位升太極前殿大赦改元為天正元年有回風自永福省吹其文物皆倒折見者莫不驚駭初景既平建鄴便有篡奪志以四方須定故未自立既而巴陵失律江郢喪師猛將外戚雄心內沮便欲速僭大號又王偉云自古移鼎非必須廢立故景從之其太尉郭元建聞之自泰郡馳還諫曰主上仁明何得廢之景曰王偉勸吾元建固陳不可景意遂回欲復帝位以棟為太

孫王偉固執不可乃禪位于棟景以哀太子妃賜鄭元建
元建曰豈有皇太子妃而降爲人妾竟不與相見景司空
劉神茂儀同尹思合劉歸義王暉梁乾王元顗等樓東陽
歸順十一月景矯蕭棟詔自加九錫漢國置丞相以下百
官陳備物於庭忽有烏似山鵲翔于景冊書上赤足丹觜
都下左右所無賊徒恐駭競射之不能中景又矯棟詔追
崇其祖爲大將軍父爲大丞相自加冕十有二旒建天子
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
罕樂儛八佾鍾虡宮懸之樂一如舊儀尋又矯蕭棟詔禪
位使僞太宰王克奉璽綬于已先夕景宿大莊嚴寺即南

郊柴燎于天升壇受禪大風拔木折蓋盡偃文物蕩失舊儀
既闕警蹕識者以爲名景而言警蹕非久祥也京聞惡之
改爲備蹕人又曰備於此便畢矣有司乃奏改云永蹕乃
以黃柳車載鼓吹鼙驅負犧牲輦上置垂脚坐焉景所帶
劒水精摽無故墮落手自拾取甚惡之將登壇有兔自前
而走俄失所在又白虹貫日三重日青無色還將登太極
殿醜徒數萬同共吹脣唱吼而上及升御牀牀脚自陷大
赦改元爲太始元年方饗羣臣中會而起觸衮墜地封蕭
棟爲淮陰王幽之改梁律爲漢律改左户尚書爲殿中尚
書五兵尚書爲七兵尚書直殿主帥爲直寢景三公之官

動置十數儀同尤多或乏馬孤行自執羈紲以宋子仙郭
元建張化仁任約爲佐命元功竝加三公之位王偉索超
世爲謀主于子悅彭儁主擊斷陳麥呂季略盧暉略于和
史安和爲爪牙斯皆尤毒於百姓者其餘王伯醜任延和
等後有數十人梁人而爲景用者則故將軍趙伯超前制
局監姬石珍內監嚴亶邵陵王記室伏知命此四人盡心
竭力者若太宰主克太傅元羅侍中殷不害太常姬弘正
等雖官尊止從人望非腹心任也景祖名乙羽周及纂以
周爲廟諱故改周弘正石珍姓姬焉王偉請立七廟景曰
何謂七廟僧曰天子登七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十世諱

敕太常具祭祀之禮景曰前世吾不復憶唯阿爺名標且
在朔州伊那得來敢是衆聞咸咲之景黨有知景祖名下
羽周者自外悉是王偉制其名位以漢司徒侯霸爲始祖
晉徵士侯瑾爲七世祖於是推尊其祖周爲大丞相父標
爲元皇帝子時景脩飾臺城及朱雀門童謡曰的
脰烏拂朱雀還與吳又曰脫青袍著芒屩荊州天子挺應
著時都下王侯庶姓五等廟樹咸見殘毀唯文宣太后廟
四周栢樹獨鬱茂及景營脩南郊路偽都官尚書呂季略
說景令伐此樹以立三橋始斫南面十餘株再宿悉柄生
便長數尺時既冬月翠茂若春賊乃大驚惡之使悉斫殺

識者以爲昔僵柳起於上林乃表漢宣之興今廟樹重青
必彰陝西之瑞又景牀東邊香爐無故墮地景呼東西南
北皆謂爲廟景曰此東南香爐那忽下地議者以爲湘東
軍下之徵十二月謝荅仁李慶等軍至建德攻元頵李占
柵大破之執頵占送京口截其手足徇之經日乃死景三
年謝荅仁攻東陽劉神茂降以送建康景爲大剉碓先進
其脚寸寸斬之至頭方止使衆觀之以示威王僧辯軍至
蕪湖城主宵遁侯子鑒擊步騎萬餘人度州并引水軍俱
進僧辯迎擊大破之景聞之大懼湏下覆面引衾良久
方起歎曰咄咄咄叱誤殺乃公初景之爲丞相君于西州
將率謀臣朝必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以次引進賚以酒
食言咲談論善惡必同及簪恒坐內不出舊將稀見面咸
有怨心至是登烽火樓望西師看一人以爲十人大懼僧
辯及諸將遂於石頭城西步上連營立柵至于落星墩景
大恐遣掘王僧辯父墓剖棺焚其屍王僧辯等進營於石
頭城北景列陣挑戰僧辯大破之景既退敗不敢入宮斂
其散兵屯于闕下遂將逃王偉按劒攬轡諫曰自古豈有
叛天子今宮中衛士尚足一戰脫可便走景曰我在北打
賀拔勝敗葛榮揚名河朔與高王一種人來南直度大江
取臺城如反掌打邵陵王於北山破柳仲禮於南岸皆乃

所親見今日之事恐是天亡乃好守城當復一決仰觀石
鼎逡巡歎息久之乃以皮囊盛二子挂馬鞍與其儀同田
遷泥希榮等百餘騎東奔王偉遂委臺城寓逸侯子鑒等
齊厲陵王克閣臺城門引裴之橫入宮縱兵蹂掠是夜遺
燼燒太極殿及東西堂延閣祕署皆盡羽儀鼗磬莫有子
重雲殿及門下中書尚書省得免僧辯迎簡文梓宮升於
朝堂三軍縞素踊於哀次命侯瑱裴之橫追賊於東焚僞
神主於宣陽門作神主於太廟收圖書八萬卷歸江陵杜
前守臺城都下戶口百遺一二大航南岸極目無煙老小
相扶競出纔度淮王琳杜龕軍人掠之甚于寇賊號叫聞
于石頭僧辯謂為有變登城門故亦不禁也僉以王師之
酷甚於侯景君子以是知僧辯之不終初景之圍臺城援
軍三十萬兵士望青袍則氣消膽奪及赤亭之役胡僧祐
以羸卒一千破任約精甲二萬轉戰而東前無橫陣既而
侯瑱追及景衆未陣皆舉幡乞降殺之迭于王僧辯景不
能制乃與腹心人數十單舸走推墮二子於水自滄瀆入
海至胡豆洲前太子舍人羊鯤殺之迭于王僧辯景長不
滿七尺長上短下眉目踈秀廣顙高權色赤少鬚低眠屢
顧聲散識者曰此謂豺狼之聲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

既南奔魏相高澄悉命先剥景妻子面皮以大鐵鏤盛油煎殺之女以入宮爲婢男三歲者立下蠶室後齊文宣愛獮猴坐御牀乃立煮景孚於鏤其子之在北者殲焉景性猜忍好殺戮恒以手刃爲戲方食斬人於前言笑自若口不輟飡或先斷手足割舌劓鼻經日乃殺之自篡立後時著白紗帽而尚披青袍頭插象牙梳牀上常設胡牀及荃蹄著靴垂脚坐或跂尸限或走馬遨游彈射鵾鳥自爲天子王偉不許輕出於是鬱悒更成失志曰吾無事爲帝與受擯不殊及聞義師轉近猜忌彌深牀前蘭鋏自逵然後見客每登武帝所常幸殿若有芒刺在身恒聞叱咄者又



夏宴寢殿一夜驚起若有物扣其心自是凡武帝所常居處立不敢處多在昭陽殿廊下所居殿屋常有鵂鶹鳥鳴呼景惡之每使人窮山野捕焉景所乘白馬每戰輒勝輒躑躅嘶鳴意氣駿逸甚有奔劒必俛頭不前及石頭之役精神沮喪卧不肯動景使左右拜請或加箠策終不肯進始景左足上有肉瘤狀似龜戰應剋捷瘤則隱起分明如不勝瘤則低至日瘤隱隱陷肉中天監中沙門釋寶誌曰掘尾狗子自發狂當死未死嚙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起自汝陰死三湘又曰山家小兒猴狀景遂喪陷都邑毒害皇家起自子景小字山家小兒果懷脅太極殿前作虎視狗

慰勉即昔之汝南巴陵有地名三湘景奔敗慰其言旨驗
景常謂人曰侯字人邊作主下作人此明是人主也臺城
既陷武帝嘗語人曰侯景必得爲帝但不久耳破侯景字
成小人百日天子爲帝當得百日景以辛未年十一月十
九日篡位壬申年三月十九日敗得一百二十日而景以三
月一日便往姑孰計在宮殿足滿十旬其言竟驗又大同
中大盛令朱耽宵夢犬羊各一在御坐覺而
告艾曰犬羊非佳物也今據御座將有變乎既而天子蒙
塵景登正殿焉及景將敗有僧通道人者意性若狂飲酒
噉肉不異凡等世閭游行已數十載姓名鄉里人莫能知
初言隱伏久乃方驗人竝呼爲閻梨景甚信敬之景嘗於
後堂與其徒共射時僧通在坐奪景弓射景陽山大呼云
得奴已景後又宴集其堂文召僧通僧通取肉搵鹽以進
景問曰好不景答所恨大鹹僧通曰不鹹則爛及景死僧
辯截其二手送齊文宣傳首江陵果以鹽五斗置腹中送
于建康暴之于市百姓爭取噉膾羹食皆盡并漂陽王亦
預食侯景焚骨揚灰皆雍其禍者乃以灰和酒飲之首至
江陵元帝命梟於市三日然後煮而漆之以付武庫先是
江陵謠言甘竹町市南有好荊州軍殺侯景及景首墜
元帝付諮議參軍李季長宅東即甘竹町也既加鼎鑊

即用市南水為景儀同謝弘仁行臺趙伯超降于侯瑱生
禽賊行臺田遷儀同房世貴於壽樂領軍王伯醜凶黨悉
乎斬房世貴於建康市餘黨送江陵初郭元建以有禮於
皇太子妃將降侯子鑒曰此小惠也不足自全乃奔齊
王偉其先略陽人父略仕魏為許昌令因居潁川偉學通
周易雅高辭采仕魏為行臺郎景叛後高澄以書招之偉
為景報澄書其文甚美澄覽書曰誰所作也左右稱偉之
文澄曰才如此何由不早使知邪偉既協景謀謨其文檄
立偉所製及行篡逆皆偉創謀也景敗與侯子鑒俱走相
失潛匿草中直潰戍主黃公喜禽送之見王僧辯長揖不
拜執者促之偉曰各為人臣何事相敬僧辯謂曰卿為賊
相不能死節而求活草間顛而不扶安用彼相偉曰廢興
時也工拙在人向使侯氏早從偉言明公豈有今日之勢
僧辯大咲意甚異之命出以徇偉曰昨及朝行八十里願
借一驢代步僧辯曰汝頭方行萬里何八十里哉偉咲曰
今日之事乃吾心也前尚書左丞虞騭嘗見寧於偉遇之
而唾其面曰死虜庸復能為惡乎偉曰君不讀書不足與
語騭慙而退及吾季略周石珍嚴置俱送江陵偉尚望見
全於獄為詩贈元帝下要人曰趙壹能為賦鄒陽解獻書
何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又上五百字詩於帝帝愛其才

將捨之朝士多忌乃請曰前日僖作檄文有異辭句元帝
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
四海所歸帝大怒使以釘釘其舌於柱剜其腸顏色自若
仇家爨其肉俛而視之至骨方刑之石珍及賈泣夷三族
趙伯超趙華子也初至建鄴王僧辯謂曰卿荷國重恩遂
復同逆對曰當今禍福恩在明公僧辯又顧謝荅仁曰聞
卿是侯景梟將恨不與卿交兵荅仁曰公英武蓋世荅仁
安能仰敵僧辯大咲荅仁以不失禮於簡文見窮伯超及
伏知命俱餓死江陵獄中彭僧鶚亦生獲破腹抽出其肝藏
偽猶不死然後斬之

熊曇朗豫章南昌人也世爲郡著姓曇朗跅弛不羈有膂
力容貌甚偉侯景之亂稍聚少年據豐城縣爲柵桀黠劫
盜多附之梁元帝以爲邑山太守魏剋荆州曇朗兵力稍
強劫掠隣縣縛賣居人山谷之中最爲巨患及侯瑱鎮豫
章曇朗外不服從陰欲圖瑱瑱侯才兒之友瑱也曇朗爲之
謀主瑱敗曇朗獲瑱馬仗子女甚多及蕭勃踰嶺歐陽頠
爲前軍曇朗紿頠共往巴山襲黃法𣰰又執法𣰰期共破
頠且曰事捷與我馬仗乃出軍與頠持角而進又紿頠曰
余孝頊欲相掩襲須分留奇兵頠送甲二百領助之及至
城下將戰曇朗僞北法𣰰乘頠失備狼狽退走曇朗取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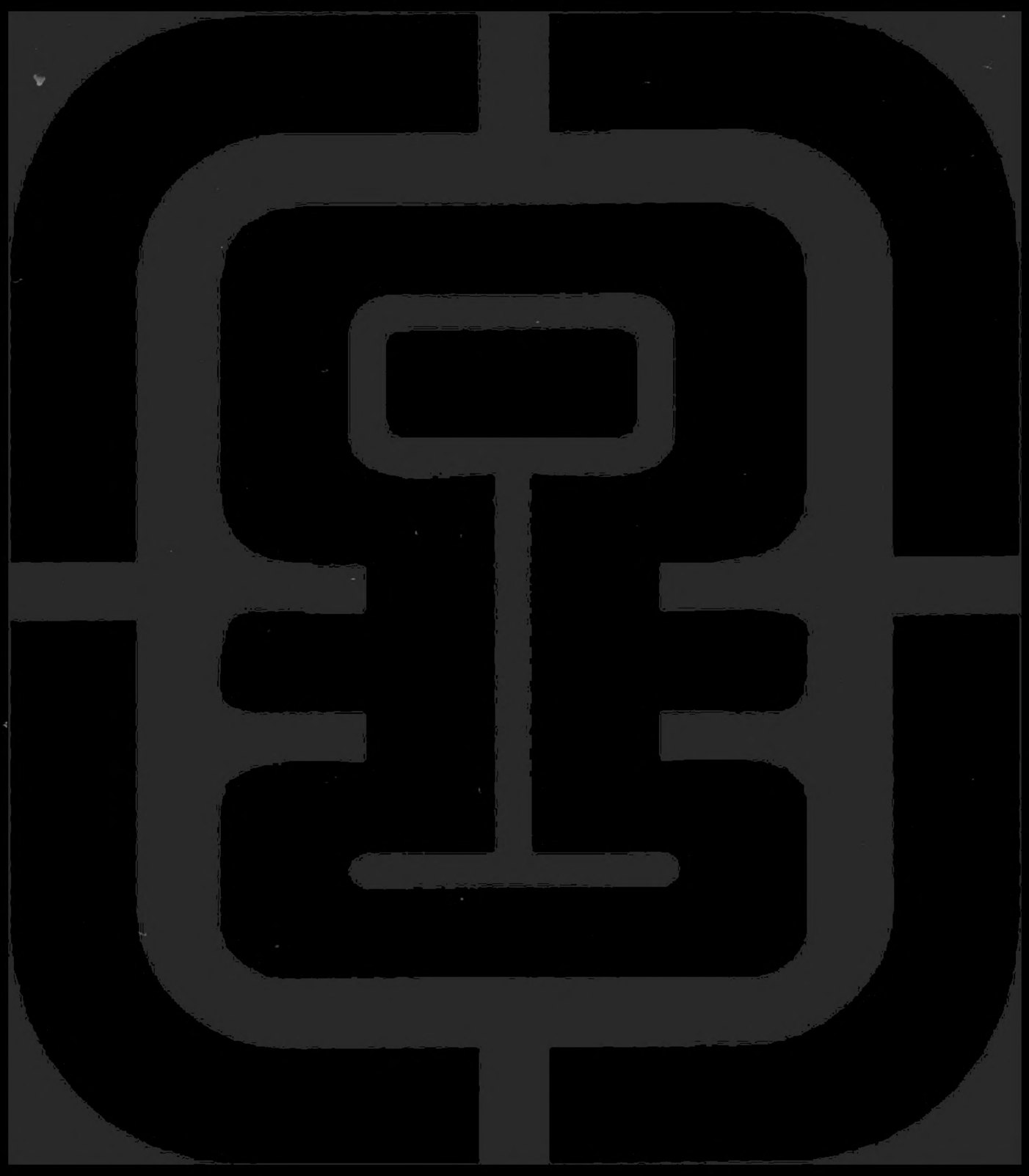
馬伏而歸時巴山陳寶應亦擁兵立柴曇朗僞以女妻定子又謂定曰周迪余孝頃並不願此昏必須以強兵來迎定信之及至曇朗執之收其馬仗並論僭逆貢贖陳初以南州豪帥歷宜新豫章二郡太守抗拒王琳有功封永化縣侯位平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周文育攻余孝勤於豫章曇朗出軍會之文育失利曇朗乃害文育以應王琳琳東下文帝徵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黃法𣰰欲公流應赴曇朗走入村中村人斬之傳首建鄴愍子朱雋航宗佐城曇朗乃據城列艦遏迪等及王琳敗走迪攻陷其無少長皆棄市

周迪臨川南城人也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強弩以弋獵為事俠景之亂迪宗人周續起兵於臨川梁始興王蕭詧以郡讓續迪占募多人從之每戰勇冠諸軍續所部渠帥皆郡中豪族稍驕橫續頗禁之渠帥等乃殺續推迪為主梁元帝授迪高州刺史封臨汝縣侯紹泰二年為衡州刺史領臨川內史周文育之討蕭勃也迪按甲保境以觀成敗陳武帝受禪王琳東下迪欲自據南川乃招召所部八郡守宰結盟聲言入赴朝廷恐其為變因厚撫之琳至盆城新吳洞主余孝頃舉兵應琳琳以為南川諸郡可傳檄而定乃遣其將李孝欽樊猛等南徵撞鉦孝欽擊與余孝

頃遇迪迪大敗之禽孝頃送璽綬以功加吾南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文帝嗣位熊曇朗不迪與周敷黃法𣰰
等圍曇朗晉之王琳敗後文帝徵迪出鎮盆口又徵其子
入朝迪趑趄顧望立不至豫章太守周敷本屬迪至是與
法𣰰率其部詣闕交帝錄其波熊曇朗功並加官賞迪聞
之不平乃陰與留異相結及上詔討異迪猶懽乃使其弟
方興襲周敷敷與戰破之又別使兵襲華皎於盆城事覺
盡殺舍人嘉三年文帝乃使江州刺史吳明徹都督衆
軍與高州刺史黃法𣰰豫章太守周敷討迪不能剋文帝
乃遣宣帝撝督討之迪衆遺脫與踰嶺之晉安依陳寶應
寶應以兵資迪留異又遣第二子忠臣隨之明年秋復越
東與嶺文帝遣都督章昭達征迪迪又散千山谷初侯景
之亂百姓皆棄本爲盜唯迪所部獨不侵擾耕作肆業各
有贏儲政令嚴明徵斂必至性質朴不事威儀冬則短身
布袍夏則紫紗袜腹居常徒跣雖外列兵衛內有女伎授
綏破幾傍若無人然輕財好施凡所周贍鄣蠆必均訥於
語言而衿懷信實臨川人皆德之至是並藏匿雖加誅戮
無肯言者昭達仍度嶺與陳寶應相抗迪復收合出東與
文帝遣都督程靈洗破之迪又與十餘人竄山穴中後遣
人潛出臨川郡市魚鮭臨川太守駱牙執之令取迪首

劾誘迪出獵伏兵斬之傳首建鄴梟于朱雀航三日
留異東陽長山人也世爲郡姓異善自居處言語醞藉爲
鄉里雄豪多聚惡少陵侮貧賤守宰皆患之仕梁晉安安
固二縣令侯景之亂還鄉里占募士卒太守沉巡援臺讓
郡於異異使兄子超監知郡事率兵隨巡出都及城陷異
隨衆臨城公大連大連委以軍事異性殘暴無遠略私樹
威福衆並患之會景將宋子仙濟浙江異奔還鄉里尋以
衆降子仙子仙以爲鄉道令執大連邵陵王綸聞之曰姓
作去留之留名作同異之異理當同於逆虜侯景暫異爲
東陽太守收其妻子爲質行臺劉神茂建義拒景異外同
神茂而密契於景及神茂敗被景誅異獨獲免景平後王
僧辯使異慰勞東陽仍保據巖隅不受僧辯以異爲東陽太守陳文帝平定會稽異雖有糧饋而
擁擅一郡威福在已紹泰二年以應接功除縉州刺史領
東陽太守封永嘉縣侯又以文帝長女曹安公主配異弟
三子貞臣陳求定三年徵異爲南徐州刺史遷延不就文
帝即位改授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異頻遣其長史王泚
爲使入朝漸毎言朝廷虛弱異信之恒懷兩端與王琳沿
通信使及琳敗文帝遣左衛將軍沈恪代異爲郡實以兵
襲之異與恪戰敗乃表啓遜謝時朝廷方事湘郢且羈縻

之異知終見討乃使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湘州平
文帝乃下詔揚其罪惡使司空侯安都討之異與第二子
忠臣奔陳寶應及寶應平并禽異送都斬建康市子姪並
伏誅唯第三子貞臣以尚王獲免

陳寶應晉安侯官人也世爲閩中四姓父羽有材幹爲郡
雄豪寶應性反覆多變詐梁時晉安數反羣殺郡將羽初
並扇惑成其事後復爲官軍鄉導破之由是一郡兵權皆
自已出侯景之亂晉安太守宣化侯蕭雲以郡讓羽羽年
老但主郡事令寶應典兵時東境飢饉會稽尤甚死者十
七八而晉安獨豐沃士衆殷盛侯景平元帝因以羽爲晉
安太守陳武帝輔政羽請歸老求傳郡於寶應武帝許之
紹泰二年封侯官縣侯武帝受禪授閩州刺史領會稽太
守文帝即嗣加其父光禄大夫仍命宗正録其本系編爲
宗室寶應娶留異女爲妻侯安都之討異寶應遣命助之
達深溝高壘不與戰但命爲陣俄而水盛乘流放之突其
又資周迪兵糧出寇臨川及都督章昭達破迪文帝因命
討寶應詔宗正絶其屬籍寶應據建安湖際逆拒昭達昭
水柵寶應衆潰執送都斬建康市
論曰侯景起于邊服備嘗艱險自北而南多行依箬于時
江表之地不見干戈梁武以耄期之年溺情釋教外弛藩

雖之固內絕防閑之心不備不虞難以爲國加以姦回在側貨賄潛通景乃因機騁詐肆行矯慝王偉爲其謀主飾以文辭武帝溺於知音惑茲邪說遂使乘村直濟長江喪其天險揚旌指闕金墉立其地利生靈塗炭宗社丘墟於是村北嶋壁之豪郡邑嚴穴之長恣陵侮而爲暴資剽掠以爲雄陳武應期撫運戡定安輯熊雲朗周迪留異陳寶應等雖逢興運未改迷塗志在亂常自致夷戮亦其宜矣